

ISSN 2075-0404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九月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19

September 2012



東吳大學出版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九月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19

September 2012

發行人 潘維大

Publisher: Pan, Wei-ta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編輯委員：林伯謙（召集人・東吳大學教授）

EDITORIAL COMMITTEE : Lin, Po-chien

陳松雄（東吳大學教授）

Chen, Sung-hsiung

蘇淑芬（東吳大學教授）

Su, Shu-fen

侯淑娟（東吳大學副教授）

Hou, Shu-chuan

涂美雲（東吳大學副教授）

Tu, Mei-yun

鍾正道（東吳大學助理教授）

Chung, Cheng-tao

許清雲（東吳大學教授）

Hsu, Ching-yun

鄭明嫻（東吳大學教授）

Cheng, Ming-li

林宜陵（東吳大學副教授）

Lin, Yi-ling

陳慷玲（東吳大學副教授）

Chen, Kang-ling

執行編輯：曾甲一助教

EXECUTIVE EDITOR : Tseng, Chia-yi

東吳大學出版

臺灣 11102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No. 70,

Lin-hsi Road, Shin Lin, Taipei, 11102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九月

目 錄

【博碩士生論文】

- 《山海經》與《楚辭》中的「絲」
.....楊書瑋.....1
- 《史記》列傳說話術舉證
.....吳佩珊.....13
- 陸機〈辨亡論〉的故國歷史圖像
.....陳俊偉.....39
-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聲調組合現象
.....王媛珈.....59
- 清代台灣詩學的玉山書寫
——以陳夢林〈玉山歌〉〈望玉山記〉為中心
.....劉芝慶.....85
- 論梁實秋《雅舍談吃》中的北平圖象
.....陳紫華.....103

《山海經》與《楚辭》中的「鯀」

楊書瑋*

提 要

中國神話內容瑰麗豐富，其中不乏諸多活潑生動之神話要角。在有關治水的神話中，「鯀偷息壤」的故事常為人津津樂道，而這個故事也分別出現在《楚辭》與《山海經》這兩部先秦典籍中。

雖然同樣在記錄「鯀」的治水神話，然而當中所呈現有關「鯀」的形象卻截然不同。出現在《楚辭》中的「鯀」是悲劇英雄；出現在《山海經》裡的「鯀」卻是違抗帝命的逆臣，兩者的形象、個性落差甚大。

藉由對《楚辭》與《山海經》中有關「鯀」的記載加以比較之後可以發現，對於事件的解讀，會隨著時代、地域及作者本身的觀點而有所不同，因而造就了讀者在兩部經典中所看見的，不同面貌的「鯀」形象。

關鍵詞：鯀、治水神話、《楚辭》、《山海經》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山海經》與《楚辭》為先秦時期保存神話資料相當豐富的兩部典籍，而《楚辭》與《山海經》中的神話記錄有著密切關係。《楚辭》中關於鯀的記錄多集中在〈天問〉篇裡，其所提出的自然之理，於《山海經》之內容多能相互闡發，另外，在《楚辭·離騷》和《楚辭·九章》中也有對鯀的描述，而這兩部典籍所言「鯀」的神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觀點。

從《山海經》和《楚辭》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鯀治水神話的內容，但在《山海經》中，鯀的形象乃是一違抗帝命，私竊息壤的罪人，甚而在《左傳》、《國語》中，鯀更被塑造為「四凶」、「逆臣」的形象。但是在《楚辭》裡，屈原卻將鯀視為個性耿直，犧牲自己的悲劇英雄，對他的遭遇感到惋惜。本文所欲探討的，便是在《山海經》與《楚辭》之中，鯀形象的差異及成因。

本文分二點論述，首先陳述《山海經》與《楚辭》中鯀所呈現的逆臣及英雄兩種形象，接著從文化融合與屈原之心境兩點切入，分析造成兩部典籍中鯀形象差異之成因。

二、「鯀」的形象

在《山海經》與《楚辭》中均有關於鯀治水神話的記錄，兩相對照之下，於《山海經》中的鯀具有違抗帝命形象，這個形象亦被《史記》、《尚書》等典籍擴大運用，產生了歷史上暴戾反叛的鯀。而《楚辭》中，屈原則認為鯀是剛直的悲劇英雄，以下分兩點論述在《山海經》和《楚辭》中鯀的形象。

（一）抗命逆臣

《山海經》關於鯀的記載有七處，從鯀的世系到鯀如何違抗帝命，以致喪命的過程皆有描述，而這些片段事蹟，到了其他典籍中，更被擴大渲染，使鯀違逆的形象更加顯明，儼然成為逆臣的代表。

鯀乃中國洪水神話中的重要人物，根據《山海經·海內經》之記載，鯀為黃帝族裔：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鯀。¹

〈海內經〉謂白馬即鯀，而在《史記·夏本記》亦記有鯀之世系：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²

從上引兩段文字可以發現，雖然鯀在《山海經》與《史記》的世系有所出入，然而誠如

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2月），頁465。

²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夏本記》（臺北：萬卷樓，2006年2月），頁41。



袁珂（1916-2001）所言：「神話之世系尤不可以歷史之世系律之。……以歷史釋神話，宜恆扞格而難通也。」³神話非一人一時一地所形成，經過長久的流傳，往往在後世記錄時，有所差別，但無損其文化價值。

在〈大荒南經〉中，記載驩頭為鯀之族裔：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有驩頭之國。⁴

此言鯀妻士敬，士敬生炎融，炎融又生驩頭。此處所說之驩頭之國，在〈海外南經〉中亦有記錄：

謹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謹朱國。⁵

按袁珂之說法，《淮南子·墜形篇》有謹頭國。謹頭國或謹朱國，即丹朱國，⁶又謹頭國或作「驩頭國」也。⁷而〈大荒南經〉言鯀之子炎融生驩頭，然而在〈大荒北經〉卻言：「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⁸這兩則關於驩頭之世系記載，按徐旭生之說法，應該是由於驩頭國可能曾分別為鯀和顓頊的所屬國，所以被列入他族族裔之中，呈現出不同部族之間的主從關係，因而產生世系記載之差別。⁹且《山海經》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因此在產生的過程中，一地重出或語言不一致的情形難以避免。

《山海經》中關於鯀治水神話之記載，最完整者錄於〈海內經〉：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¹⁰

中國遠古時期，洪水滔天，地上百姓生命受到威脅。此時鯀見洪水橫流，百姓生命垂危，遂私竊息壤以填洪水，卻未徵得帝命，以致遭殺身之禍，為祝融殺於羽郊。

從上引之原文可以發現，《山海經》中的鯀「不待帝命」、「竊帝之息壤」，呈現出一種抗天命、逆主意的「違命」形象，這樣的形象在其他典籍之中，逐漸被渲染擴大。

中國神話經過長久的流傳，逐漸產生歷史化、仙話化的趨向，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鯀」的神話中。在《山海經》裡的鯀，因不待帝命，竊息壤以治水，終為祝融殺害，這則神話在《尚書·堯典》中卻有不同的陳述：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

³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海內經》，頁 465。

⁴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378-379。

⁵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189。

⁶ 參見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海外南經》，頁 190。

⁷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大荒南經》，頁 379。

⁸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大荒北經》，頁 436。

⁹ 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臺北：仲信出版社，1999 年），頁 59-61。

¹⁰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472。



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¹¹

在〈堯典〉中，鯀的身份從天神轉為人間帝王堯的臣子，按照文章內容，堯之時發生了大洪水，危害生靈，堯於是徵詢分掌四岳的諸侯，是否有適合的治水人選，眾人皆推薦鯀，然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咈」者，戾也，按孔穎達之疏，意謂鯀性「既頑且囂，又好爭訟」，¹²並非適合人選，然眾人認為餘人已盡，無人可用，何不讓鯀姑且一試，若不成則放退之，堯遂命鯀前往治水，而鯀治水九年，未見績效。

又《尚書·洪範》箕子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¹³

按箕子的說法，鯀因為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違逆天道，是以天帝動怒，放鯀至死不赦，並由禹來繼承其治水工程。而《尚書·舜典》則謂舜：

流共工於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¹⁴

舜把鯀與共工、驩兜及三苗視為四凶，因四者皆有危害，故以刑懲之。由於舜治此四罪皆當其實，是以天下服從之。另外，在《史記·夏本紀》中亦有類似的記載：

當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為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¹⁵

比較《尚書》和《史記》對鯀治水神話可以發現，都有神話歷史化的傾向，同時鯀的形象逐漸改變，在《山海經》內「不待帝命」的形象漸漸擴大，產生了「方命圯族」、「負命毀族」以及治水失道的負面形象。

除此之外，《呂氏春秋·行論篇》記載：

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¹⁶

上列引文中，透過鯀和堯的對話，道出鯀欲與舜爭位，而有為亂之心，將鯀頑劣囂張的

¹¹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26。

¹² 《尚書·堯典》，頁26。

¹³ 《尚書》，頁167-168。

¹⁴ 《尚書》，頁40。

¹⁵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頁41-42。

¹⁶ 呂不韋著，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頁1398。



形象刻劃出來，使鯀成為一個「居功」、「爭位」，甚且不惜叛亂的逆臣。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鯀的形象在後世典籍中轉變成一個剛愎自用、負面的逆臣形象。

（二）悲劇英雄

相較於中原學者對鯀形象的描述，南方的詩人屈原在《楚辭》之中，則將鯀視為一個壯烈犧牲的悲劇英雄。

神話是原始先民用幻想的方式來表達對自然、社會生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是人類原始心理經驗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顯現。而中國早期人類生活環境的嚴酷，使中國神話的悲劇精神更加強烈。從古籍記載中也可以窺見先民遭遇的洪水、乾旱、毒蛇猛獸等各種各樣的災難。《孟子·滕文公上》言：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¹⁷

指出上古時代的中國正是洪水橫流，龍蛇雜處，是以先民生存不易。而現今所知的女媧補天、后羿射日、鯀禹治水等神話，亦多顯現出先民所面臨的惡劣生存環境。於是先民在神話中，透露出他們在面對大自然的力量時，感到惶恐，卻又企求擺脫這種惶恐的心理狀態，以求戰勝大自然。於是中國神話出現了許多的悲劇英雄。而在許多悲劇中的英雄身上，往往可以分析出其面對困境的反抗以及對於自我追求的強烈意識。

關於悲劇英雄的反抗，朱光潛（1897-1986）提到：

因此，對悲劇來說緊要的不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對待痛苦的方式。沒有對災難的反抗，也就沒有悲劇。引起我們快感的不是災難，而是反抗。¹⁸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悲劇中英雄的反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不是災難所帶來的苦難，而是在面對災難時，英雄堅強抵抗、奮鬥的態度。所以，悲劇人物面對苦難時，其壯烈奮鬥的精神是悲劇的主要因素。而後世之人則從神話中，對於悲劇人物的失敗感到惋惜，亦同時讚美的其力量和堅毅。正因為在神話之中，面對苦難而奮鬥的精神是主要的因素，是以在中國古代神話所出現的悲劇英雄之中，其性情多具有一種強烈的自我追求意識，以及自我完成的渴望。

在《楚辭》的〈天問〉、〈離騷〉和〈九章〉中，對鯀的形象有別於《山海經》之描述。〈天問〉寫道：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蒼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¹⁹

任，意為勸使，汨者，治也。意謂如果鯀不堪使治理洪水的任務，眾人為什麼推而上之，

¹⁷ 《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97-98。

¹⁸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84年11月），頁209。

¹⁹ 王逸注：《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頁118-119。



薦其治水？而「僉蒼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注曰：

僉，眾也。課，試也。言眾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眾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²⁰

在這裡，屈原提出了疑問：眾人都說他沒有什麼問題，帝若知其不能，又為什麼不先考察後再任用他呢？屈原這樣發問的一個前提是，即使鯀真的沒有治理洪水的能力，那也是推舉任用他的四嶽和與帝的失察。因此，假使鯀治水是失敗的，那麼，責任也不全在於鯀。

而實際上，在屈原的認知中，鯀治水是接近成功的，卻在快要成功時，受到懲罰：「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鯀偷了天帝之息壤以填洪水，這種不待帝命的行為引發天帝的震怒，是以天帝誅殺鯀，主要原因不在於其治水無功，更重要的是以此來懲罰鯀偷取息壤，反抗帝命的態度。是以屈原才會對此抱不平，而提出這樣的疑惑。

鯀被殛於羽山，復化生出禹，《山海經》謂：「鯀復生禹」，袁珂注云：

《初學記》卷二十二引《歸藏》云：「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亦其事也。經文「鯀復生禹」即《楚辭·天問》所謂「伯鯀腹禹」（原作「伯禹復鯀」，從聞一多《楚辭校補》改也）也。²¹

從〈天問〉與《山海經》的記載中可以發現，鯀於羽山遭殛後，復化為禹，繼承治水大業的記錄，從這段記載中亦可以發現〈天問〉中的鯀所具有的悲劇英雄特質，鯀因違帝意而遭處刑，其勇於反抗權威的精神為屈原所欽佩，因而為之發出不平之鳴，而鯀死復生禹，以禹續繼己志，從鯀的死亡及禹的誕生之中，可見出鯀精神的一貫，禹繼續完成治水工程，象徵著鯀精神的延續不朽。屈原不同於中原學者，強調鯀的逆天背道，而是同情其所遭受的待遇，為鯀提出不平之問。

除〈天問〉之外，屈原在〈離騷〉中言：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罵余。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²²

「女嬃」，王逸注曰：「屈原姊也。」²³因見屈原遭個性耿直遭流放，遂以鯀因性直倔而遭亡身之禍為例，以此警惕屈原，莫重蹈覆轍。

而在〈九章·惜誦〉中云：

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²⁴

亦提及鯀是一個行為剛直不改初衷的人物，是以獲罪遭誅，無法功成名就。這種倔強堅毅的個性，使鯀寧可忤逆天威「不待帝命」，竊壤治水，以拯救蒼生為己任。而屈原亦

²⁰ 王逸注：《楚辭章句》，頁 119。

²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海內經》，頁 473。

²² 王逸注：《楚辭章句》，頁 39。

²³ 王逸注：《楚辭章句》，頁 39。

²⁴ 王逸注：《楚辭章句》，頁 160。



有著相同的耿直性格，一心想要報效國家，卻無法得到任用，終遭放逐，兩人的際遇如此相同，使屈原對鯀產生了同理心，因而能提出對鯀不同的形象觀點，使鯀有別於中原典籍中的頑劣面貌，賦予他剛毅正直的形象，成為洪水神話中勇於反抗權威，拯救眾生，犧牲自己的悲劇英雄。

悲劇英雄這種精神上的特色，在《楚辭》之中，便成為一種獨特的生命情懷。屈原透過對道德標準的再次確認，使讀者看見鯀所遭受的痛苦，亦看見其不畏強權，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

三、鯀形象差異之成因

在《山海經》及《楚辭》兩部典籍中，對於洪水神話中鯀的記載有較大差異，前者將之塑造成不待帝命的「逆臣」形象，後者則視之為犧牲自我的「悲劇英雄」，兩種樣貌截然不同。產生這種差異的成因，根據楊寬等人的說法，是源於東西文化融合之下，民族意識的滲入，使得鯀神話遭到修改；再者，《楚辭》是一部文學作品，屈原在創作的過程中，將自己的心境與文學創作融合，使得在書寫鯀的同時，亦帶有自身際遇的色彩。以下，就此兩點論述之。

（一）民族意識的滲入

袁珂認為《山海經》所記載的神話故事，除反映先民征服自然的精神，還有反映原始部落之間的戰爭，指出《山海經·大荒西經》內「有禹攻共工國山」、「有池名曰孟翼之攻顛頊之池」，以及《山海經·大荒北經》中「有鯀攻程州之山」等記載，「可能都是反映原始社會部落戰爭（主要是黃帝和炎帝兩大部落間長期持續的戰爭）的神話的縮影。」²⁵

再者，古史辨派學者對於鯀禹治水之神話亦曾特別關注。顧頡剛（1893-1980）認為，凡是特殊的神話，皆有民族種姓做其背景，而雜處的各民族所共戴的偉人，多是由一個民族的神話人物所放大。關於鯀、禹的傳說的民族背景，顧氏以為大概是起於西方的戎族。其中又以姜戎一族最為興盛，而華化的姜戎便是齊、許、申、呂等國，尤以呂國為姜姓大宗，且呂國於西周時頗為強盛。²⁶顧頡剛舉出《詩經》中的〈大雅·生民〉與〈魯頌·閟宮〉篇說明周人傳說中的祖先「稷」是由姜嫄所生，並繼承禹的統緒而產生周民族，顯示出稷和姜姓民族和禹的關係也代表禹和西方戎族及周代有著密切關聯。²⁷

此外，對於《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的資料，他提出以下看法：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²⁵ 袁珂：《神話論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7年1月），頁28。

²⁶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93年10月），頁117-118。

²⁷ 參見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頁120。



禹興于西羌，即是禹傳說出於姜姓民族的鐵證。因為禹興于西羌，所以後來又有「戎禹」之稱。²⁸

同時他又指出：

禹與西方戎族有關，尚有一個鐵證：我們知道西方戎族的大支叫做「九州之戎」，而禹與「九州」更有不可分解的關係，「禹定九州」，是誰都知道的傳說，其實禹所定的「九州」就是由西方的「古九州」擴充而成的。²⁹

以此來證明禹之傳說源於西方戎族。

關於鯀的傳說部分，楊寬（1914-2005）有進一步的說明。他認為鯀的神話屬於東夷神話，而鯀的原型或是殷人東夷水神玄冥，為殷人東夷河伯神話之分化。³⁰既然鯀神話是源自東夷，何以會出現在與禹相關的西戎神話之中？對於這個問題，楊寬認為：

中國上古民族文化不外東西二系，在史前期，彩陶文化由西來，黑陶文化由東往，以兩文化之交流融合，乃生殷墟之高度文化，入於有史時代，其形勢猶然。³¹

在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下，東夷和西戎的神話開始相互融合，產生變化。原始社會時期，東夷殷人與西戎周人有過部落之間的爭戰，周人獲勝，在兩方民族相處的過程中，其神話傳說也逐漸融合，因此，從《山海經》中鯀禹治水神話可以發現，鯀和禹同時出現在治水神話中，但是兩人卻有不同的結局，鯀因竊息壤而遭殛，禹卻奉命治水，治水成功。但鯀本屬殷之水神，在《山海經》神話中的鯀卻不待帝命，為祝融所殛，由殷人之神變為遭罪之神，其原因在於周人克殷之後，於殷人之神形象加以破壞，是以楊寬謂：

古史一人之傳說往往有極端相反者，或以為善，或以為惡，蓋出於民族間愛仇之心理：本民族擁護其宗神及酋長，異民族則互相抵毀其宗神及酋長，故古代東方人（楚亦本東夷）盛稱羿啟之功；淫佚之說，蓋周人詆毀殷神之辭耳。鯀共工等之傳說亦然。³²

在成王敗寇的概念下，周人之民族意識表現在歷史中，便對殷人君王加以誹謗，呈現於神話中，遂對殷之神靈加以詆毀。故《山海經》所記之鯀神話，在周人的民族意識下，被塑造成違逆天帝的負面形象。

（二）屈原自我意識的呈現

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保留許多南方神話材料的原始樣貌，並呈現出南方的文化特色。楚民族本是久居中原華夏族的一支，之後自立於南方，在南遷的過程中，

²⁸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頁 121。

²⁹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頁 122。

³⁰ 參見楊寬：〈鯀共工與玄冥馮夷〉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頁 329-344。

³¹ 楊寬：〈論古史傳說演變之規律性〉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七冊》，頁 148。

³² 楊寬：〈鯀共工與玄冥馮夷〉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七冊》，頁 336。



將殷商時代濃烈的巫風文化保留，進而擁有獨特的發展歷史和文化淵源，形成自己的民族傳統和民族意識。王孝廉在〈神話與詩〉中提到：

楚文化在古代是不同於中原文化的另一南方文化系統，春秋以前，儒家的勢力並沒有侵入這個南方的楚文化系統，因此我們可以在楚文化系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楚辭》中找到許多古代神話的原始痕跡，……。³³

說明南方楚文化是有別於中原一派的獨立系統，而其中許多原始神話的痕跡被保留在《楚辭》中。屈原生長在楚國，並曾被流放到保有原始宗教巫術傳統的沅湘一帶，在漫長的放逐過程中，其足跡遍佈湘、資、沅、澧等區。王逸在《楚辭章句·九歌序》言：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³⁴

在這些地方宗教、巫術儀式盛行，多留有原始氏族社會的傳統，且民間亦保有許多原始形態的神話。深入到原始文化地區這段經歷，使屈原得以採集在民間保存原始面目的神話資料。因此他所記錄、保存的神話，自然與中原所流傳，經過融和、更動的神話有所差異。

洪水神話是世界神話史上所共有的現象，在西南少數民族如苗、瑤及古代東南之吳、越間都有著「洪水遭民，再造人類」的神話，荆楚地區與之相近，文化關係密切，是以屈原放逐江南期間接觸了這些神話素材，在其文學作品中的神話也因而呈現獨特的南國特色，例如在〈天問〉之中，他把鯀禹治水的洪水神話放在地理部分，將之置於宇宙初成和大地地況之間，說明洪水乃產生於天地再造的洪荒遠古時期，是屬於創世神話的一支，反映出南方民族的神話特點。而關於鯀神話的記載，在《山海經》中，指他為治洪水而私竊息壤，不待帝命因此被殛於羽郊；在屬於周人典籍的〈堯典〉之中，鯀便成為一個方命圯族的形象。但是在記載南方神話的〈惜頌〉、〈離騷〉中，鯀的個性是婞直不豫，耿直剛正，而〈天問〉裡的鯀則被塑造成為治洪水，不惜冒犯上帝竊取息壤，只求為民治水除害的正面形象。根據楊寬的說法，楚本亦東夷，³⁵在東西融和的過程中，西戎（周）詆毀了東夷（殷）的人王和神祇，借以維護及展現自身的民族意識與統治者的權威。這種說法正可以為鯀在東夷傳說中由水神形象，轉化到〈堯典〉中，方命圯族的形象，以及在《山海經》的記載中，鯀竊息壤，不待帝命的負面逆臣形象下注解，同時也能夠說明，屈原在《楚辭》中所記載之神話應是屬於原始的南方神話。

《楚辭》是一部文學創作，而文學之內容往往透露作者自身心境。關於屈原的經歷，《史記》謂其本是楚懷王之左徒，因見讒而為王所疏，一片忠君為國之心卻因政治紛爭而遭人侮蔑，使屈原內心感到苦悶，而寫〈離騷〉。司馬遷認為〈離騷〉展現出屈原耿直廉潔的性格：

³³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12月），頁15。

³⁴ 王逸注：《楚辭章句》，頁80。

³⁵ 參見楊寬：〈鯀共工與玄冥馮夷〉收入《古史辨第七冊》，頁336。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³⁶

正由於屈原有著高潔的志向節操，使他無法輕易向周遭險惡的政治環境妥協，但又無法改變現況，對於這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遭遇，司馬遷直言其「能無怨乎？」而在此埋怨之情下所創作出來的〈離騷〉，自然充滿對世間的不滿與質疑的情緒。屈原有著滿腔熱誠，想要達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使楚國能更加強盛，然而現實卻是，楚王為小人所蒙蔽，不接受屈原的建言，反而聽信小人讒言而將屈原流放遠方，現實的困難與內心的失落使屈原感到痛苦。而這段信而見疑，見疏離國，流放蠻荒的經歷，與鯀努力治水，卻因觸怒天帝而被殛的遭遇暗合。且兩人的性格亦屬耿直，使屈原對鯀更產生了一份同理心，反映在鯀治洪水的神話中，使屈原對鯀這個角色衍生出不同的情感。是以在〈天問〉裡他問道：「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於〈離騷〉中則謂：「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文學作品的生命力，來自於文學家自身的生命情懷。屈原始終秉持著忠君愛國、正直廉潔的德行追尋自己的理想，卻因為楚王的昏庸與奸臣的挑撥而無法實現，是以在創作的過程中，屈原受到自身意識的影響，於運用鯀治水神話的同時，流露出自己對鯀的憐惜，因而為其鳴不平，而產生了《楚辭》中犧牲自我的治水英雄。

五、結語

由《山海經》與《楚辭》中對鯀治水神話的記載可以發現，兩者對於鯀的形象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山海經》謂鯀「不待帝命」，而諸多典籍也隨著此一內容將鯀逆違帝命的形象逐漸放大、扭曲，最終，這位神話裡的治水英雄成為人間暴戾的逆臣。相對於《山海經》，在《楚辭》中，屈原運用自己的觀點，寫出自己對鯀的正面評價，認為鯀為民治水而犧牲自己，卻因個性耿直才觸怒天帝，召來殺身之禍。

關於這兩部典籍中鯀的形象何以會有正反兩極的評價，筆者根據楊寬等人之觀點，歸納出在遠古時代的神話中，具有東西融和的現象，在融和的同時，部落自身的民族意識也夾雜其中，因此在成王敗寇的觀念下，身為東夷（殷）的神祇鯀，遂被西戎（周）詆毀，而成為現在於《山海經》所看到的模樣；而《楚辭》中屈原所記的，則是較為原始，流傳於南方的鯀神話，這是源自於屈原被放逐後的所見所聞，再者，屈原自身的遭遇與鯀相似，使他對鯀更多了一份同理心，因此在創作時，對於鯀的事蹟更加以肯定，產生了為治水救民犧牲生命的正面英雄形象。

《山海經》與《楚辭》皆是先秦以來保留諸多神話的典籍，其中有許多珍貴的神話材料，無論相同或相異，皆有其可觀性，經由比較、分析，這些原始的神話素材提供後

³⁶ 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頁 1010。



代神話研究者新的思考面向，對於瞭解中國遠古神話亦有所幫助。

引用書目

一、研究專書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2月。

王逸注：《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呂不韋著，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06年2月。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年12月。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84年11月。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臺北：仲信出版社，1999年。

袁珂：《神話論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7年1月。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93年10月。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Kun” in *Shan Hai Ching* and *Tsu Tzu*

Yang, Shu-wei*

Abstract

Chinese mythology is appealing and there are many vivid characters. In mythology related to water regulation, the story “kun stole the heavenly soil” was popular, and it was mentioned in two Pre-Chin books: *Tsu Tzu* and *Shan Hai Ching*.

In the water regulation myths which recorded “kun”, the images of “kun” were very different. “Kun” in *Tsu Tzu* was a tragic hero and that in *Shan Hai Ching* was a rebellious courtier. The images and characters were extremely different.

After comparing the records about “kun” in *Tsu Tzu* and *Shan Hai Chi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t differs according to times, regions and the authors’ views. Thus, the readers recognize different images of “kun” in two classics.

Keywords: kun, water regulation mythology, *Tsu Tzu*, *Shan Hai Ching*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史記》列傳說話術舉證

吳佩珊*

提 要

「說話術」，於本文中，約分為「準備式」與「策略式」說話術之不同。「準備式」說話術，蓋為筆者從坊間「卡內基說話術」中整理而來，講究的是「說話者的準備」，簡言之，即要求說話者在進行「說話術」之前，應作到能使說話內容「首尾並重」、「清晰明瞭」、「心意懇切」等特質，方能成就好的說話內容；而「策略式」說話術，相對而言，是一種對外、即對被說話者的效用講求，是一種講究說話時注重謀篇布局、章法結構、邏輯思考，且尋求效果的「策略」。大抵而言，可分為「訴諸情感式」、「奇言巧語式」兩大類，此二類皆屬於技巧性語言，若妥善運用於說話場合中多能達到預期之目的，故本章即以《史記》列傳為論述範圍，舉證中兩種「說話術」之效用，最後合併貫用，合兩種說話術於一體，相謀為用。可見，不論是策略式說話術，抑或準備式說話術，多能於《史記》中找到例證，足見司馬遷對話敘述藝術之成就！

關鍵詞：《史記》、卡內基、說話術、「準備式」、「策略式」

* 現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準備式說話術」之技巧與功效

「準備式」之說話術，即由卡內基說話術中彙整而來，蓋卡內基式說話術，講求對於說話者本身之要求，舉凡聲調、節奏、情意懇切等，都是說話者於事先可以練習、準備的，因此筆者暫擬為「準備式」說話術，而相對而言，中國傳統的說話術，如哭訴法、投好法等，多強調的是「說話」之策略，故本文於此，擬稱為「策略式」說話術，以相區別。

從古至今，不論中外，在整個人類文化與歷史中，「語言」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語言之出現，遠在文字之前，因此透過歷史書籍、文學作品等，可知語言以其神奇形式，為人類自發性地運用，且隨著時代推移、文化累積、約定俗成等因素，使得原本較為簡約的語言，愈來愈精確繁複，甚至講究運用說話之方法，即說話術之應用，以期能達到說話之目的。因此說話術乃為技巧性之語言，若能於說話情境中審時度勢且運用得當，對於預期之目的或效果較易於達成。因此，本文所謂「說話準備」，是以西方說話大師卡內基理論文依歸，從中加以整理並歸納出西方關於「說話準備」之技巧、方法，並以三個部分作探討此種「卡內基說話術」所指涉「說話準備」的重要性：一、「說話術」乃技巧性之語言；二、「準備式」說話術之技巧；三、善用「準備式」說話術之功效。

（一）「說話術」乃技巧性之語言

坊間對於「說話術」之定義，精要言之，則「說話術」是一種經過說話者嚴謹組織後，所呈現出來的話語，其中多具有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思慮明朗之特點，因此「說話術」即為講究方法與技巧之運用的說話方法。若能於說話情境中妥善運用各種說話術，將較易於達成預期目的或效果，因此「說話術」對於所有的人類而言，為一門終身必修之科目。

關於人類「說話」之口頭傳播的歷史，經由現有文獻及學者考證，可知語言之產生早於文字，且說話的能力幾乎與人類同時並存。然而人類早期的語言與今日所習用之語言，並非全然相同，意即不論古今中外，皆存有語言變遷的事實，此乃跟文化累積及習慣養成等因素有關。因此，相較於早期的語言使用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展，語言也漸趨複雜化、精緻化、結構化、技巧化等等，並且人類用來表情達意的語言漸趨繁複、精確、結構、技巧之後，人類對於事物的表達方式也越趨完美，進而促進人類看待與解決事物的方式，亦推動人類文化與歷史之發展。此種重視精緻性、技巧性的語言，即所謂的「說話術」，是一種不同於隨口而出、亂無章法之胡言亂語、自言自語等。

再者，說話術無所不在，不只於正式場合中出現，如外交談判、政治協商、對上建言等，即使是一般隨意性閒聊，也可運用說話術。因為說話沒有方法或技巧的人，將無法適時地表達自己、暢所欲言、傳達心聲等，因而造成人際交往的障礙。因此在任何需



要說話的場合中，語言都具有說服、改變別人的力量，¹說話者可以適時適切、審時度勢地運用說話術來增強自己的人際關係、左右主管的營運方針、改變在上位者的施政，以至於在外交場合的折衝樽俎中，更要以完美的說話術來爭取最有利的結果。因此，說話術對於所有人類而言，是一門實用學科，不僅要依照各種說話情境來運用說話方法，更要精進不已，不斷地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史書教訓等為磨練踏板，期能因為說話術運用得當，讓整個人類文化與歷史更進一步。

（二）「準備式」說話術之技巧

「說話術」大抵可區分為「準備式」說話術與「策略式」說話術，所謂「準備式」說話術為筆者從坊間卡內基說話術中歸納而來，卡式說話術，多是對於說話者本身的要求，是一種可事先準備得當的技巧，如語調節奏、清晰明瞭等，都是對於「說話者」本身的準備工夫，說話者都可事先準備妥當，故筆者暫擬此種性質之「說話術」為「準備式」說話術，與策略式說話策略之「說話術」作區隔。以下筆者歸納出坊間書架上所陳列關於卡內基式「說話準備」方法之書籍中，所提及較為重要的幾個說話技巧，並以《史記》文本為論證，得以瞭解說話術於《史記》敘事之表現與成就，並能給予後世讀者借鏡與參考。

1、語調節奏

首先，於說話情境中，聆聽者對於說話者最先注意到的，除了表達者的外貌，即為說話者的語調與節奏，若能掌握好說話時的語調節奏，將比聲音優美悅耳更能擄獲聽者的心思。因為說話時的語調節奏，舉凡聲音強弱、音質好壞、音量變化、聲調抑揚頓挫、節奏緩急有致等等，皆具有感動人的力量。²因此若欲達說話目的，而聲音卻平板無奇，甚至引人昏睡，即便說話內容再好再精采，也會因為沒有高低起伏或抑揚頓挫的聲音而功虧一簣。因此所有偉大或者成功的說話家、演說家，無不具備活用自己聲音潛能之工夫，聽者將會隨著說話者的音調不同而情緒隨之起伏，說話者若以聲調和態度來強調重要性之所在，將會使聽者感受到你的殷切和誠意。³因此，若善加運用語調和節奏，將會使說話之初期開得勝，進而將聆聽者引領至說話者之中心主旨，進而達到說話之目的與功效。

2、清晰明瞭

說話時除了講究語調節奏，更要把自己所欲傳達的思想、建議等，以清晰明瞭、具有邏輯性地呈現。說話術的應用通常是為了使自己的想法、建議或心聲為人所接受，因此在說話之前要把所欲傳達的內容，經過全盤思索並確認無誤之後再做清楚的呈現。所

¹ 佛諾·霍華著，張樂水編著：《說服力》（臺北：國家出版社，1989年5月），引愛莫生之言，頁218。

² 早川著，柳之元譯：《語言與人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2月，民國70年12月），頁67。

³ 戴爾·卡耐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10月），頁99。



謂清楚的說話亦即說話術要門之一，即經過你內心邏輯化之後再說，讓聆聽者不用再花費精神組織你的話語，並且要盡量保持客觀性，一次只表達一個想法，⁴待聽者消化吸收後，再繼續接下來的議題。透過說話者調理如貫且秩序井然的說話法，將可使聽者因為清晰明瞭且具邏輯性的表達而更能親近的你談話。否則就如哈巴德·斯賓賽所言：「一個人的思想沒有條理的時候，那麼他擁有的知識愈多，思想也愈混亂。」⁵因此，為了讓滿腔的思想與意念適切的傳達給聽者，除了注重話語的語調節奏，非經過說話者的邏輯組織與恰當表達不可，千萬不能沒有準備就如亂槍打鳥一般的亂語一通，如此只能收敗事之果，不可不察。

3、心意懇切

所謂「言為心聲」，即心之所想，以言語達之，若要聽者接受並採納說話者的言談，除重視語言節奏、表達明朗清晰之外，要之，則為心意懇切，讓聆聽者感受說話者的真情真意。因為人類對於虛情假意之人，通常都會敬而遠之，且若只有空虛的奉承，終究無益於人心的收服。因此，若遇到以誠心待人者，其充滿誠意的說話，即便是有求於人，通常聽者都會心悅誠服，甚至傾囊相助、在所不辭。再者，舉凡歷史上著名的演說或辯論，其內涵與力量必定都是出自說話者內心深處，因此說話術中除了使用技巧、內涵豐富之外，更重要的是誠心誠意的表現，⁶此即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的說話法。因此，若能將精彩內容與心意懇切相結合，則於說話情境中自然可以事半功倍之效。

4、首尾並重

凡事若要成功，皆重視好的開頭，俗語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雖為老生常談，卻是絕佳至理。因此，說話時除了開頭需要吸引注意與重視，結尾亦不可馬虎，因為說話的開端與結尾，最能表現言論之巧拙，而說話終結的部份，更是留在聽眾記憶中最長久的，⁷聽者將會就你所說的結尾進行整合、歸納、消化、吸收，進而納入考量與思慮中。因此，對於說詞的結尾要慎思而後言，且應具有發人省思或餘音繞樑的成份，使聽者在聽完說詞後能思前想後，甚至馬上答覆你所做的要求。可見談話之結尾具有舉足輕重的決定性因素，若結尾巧妙融洽，對於說話之目的與效果，將能達完美之境界。

以上乃論者所歸納出的數點原則性的說話技巧。除此之外，尚有手勢之運用、眼神之傳遞、聆聽之重要、沉默之態度等等。若能運用這些說話時的小技巧，在談話過程中，不論於外交場合的折衝樽俎、商場上的叱吒風雲、情場上的春風得意、人際上的順遂如意，亦或史書中能言善道者對君王或主上所做之建言等等，多能因為表達者能夠留心語調節奏、組織明瞭清晰、表達誠心誠意等，而得以使接收的聆聽者深受感動，進而接納

⁴ 詹姆斯·摩利斯著，唐瑜雲譯：《談話的藝術》（臺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89年11月初版，1998年3月再版第五刷），頁41-45。

⁵ 戴爾·卡耐基著，林鬱主編：〈第三章、名人的演說法〉所引述，《卡耐基的語言藝術》，頁47。

⁶ 戴爾·卡耐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10月），頁81。

⁷ 同註6，頁152-168。



建議並實行。

總之，「說話術」是一門藝術，也是技術，若能清楚認識這門藝術，將是練就良好談吐的技術之一。⁸而談吐得宜且適切，將會是人生目標成功的基本關鍵，舉凡中國歷史進程上，從春秋戰國到今日，幾乎都是表達第一的時代，若能運用成功的說話術將自己的想法、內涵有效的推銷出去，將會擁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人生機會，因此說話術可說是人人必須鑽研之終生課題。大多數懂得善用說話技巧的人，不僅能達成預設的目標或想望，更能以此作為成功的必備條件，進而可以擁有更美好順利的人生。

（三）善用「準備式」說話術之功效

從上一小節所談可知所謂的「說話準備」式的「說話術」，即說話方法，包含說話時的態度、聲調、姿態，⁹以及說話內容的充實與豐富。然而，不論說話是為了說服或煽動、啟示對方、取信於人、造成印象、娛樂聽者等目的，¹⁰說話方法的講求遠比說話內容等其他外圍因素更重要。¹¹因為方法就是工具，講究方法的說話必定比起胡言亂語更能引人注意且達到說話目的。

因此，不論古今中外，舉凡政論發表、外交場合、朋友交際、男女交往、夫妻相處等，觸處可及說話術之運用巧妙處及功效，其中最可徵者莫如史書所記載能言善道者，如中國先秦《戰國策》中縱橫捭闔之士、《左傳》中子產、聲子等、《史記》中蒯通、武涉、酈食其等，或是美國總統林肯、柯林頓、歐巴馬等人，甚至今日的市井小民或高級主管於商場中的對話，都為了講求說話之目的與效果之達成，莫不練就一番講究技巧的說話工夫。以《史記》酈食其與沛公之對話為例：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¹²〈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在司馬遷的這段記載中，酈食其對於沛公的好惡極為熟知：「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故酈食其以一介儒生而欲說服沛公，就必須誇越沛公厭惡儒生的特質，因此酈食其先採取「先抑後揚」之說話法，故意指謫沛公

⁸ D. Sarnoff 著，楊麗瓊譯：《說話的藝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8月1日初版，1992年4月16日初版23刷），頁12。

⁹ 戴爾·卡耐基著，林鬱主編：《卡耐基的語言藝術》，頁97。

¹⁰ 戴爾·卡耐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頁93。

¹¹ 同註10，頁111。

¹²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97（臺北：天工書局，1989年9月10日），頁4584-4585。



「不宜倨見長者」，再獻「欲率諸侯破秦」之策。此後，司馬遷則以精彩的側寫呈現酈食其使用說服術之後的功效：酈食其說話術是否成功，司馬遷不直言沛公之認同，或大喜之情，反而藉由沛公動作的轉換，來驗證酈食其說話術的成功。觀其寫沛公，從一開始的「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中間經過酈食其的「抑法」，轉而「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再到酈食其獻「陳留策」後，沛公的動作轉為「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由此三階段的改變，明顯而直接的映襯了酈食其說話策略的成功（即先抑後獻策之說話策略），而由沛公動作之改變，再到酈食其受封廣野君，可知道酈食其的目的是有效的達成了。

如同伍夫曾說：「人間一切協定或贊可……都要經過語言的程序才能得到，否則就根本無法成立。」¹³此即說話術之運用所得到的結果與功效，簡言之即說話術就是為了達成說服、呈現建言、表述心跡等功效而存在的說話方法。意即：若運用說話術的目的是為了要說服別人，那你將會使對方專心傾聽，最後可以改變態度並接受你的見解或意見；¹⁴若運用說話術的目的是為了建言，則要配合聲調高低起伏、節奏抑揚頓挫、手勢眼神恰當以及邏輯條理分明且理由充分具足，待聽著聆聽完你的建議後，多半會接納；若運用說話術的目的是為了表述心跡，不論是對父母、對情人、對朋友、對晚輩、對長輩，甚至對陌生人，善用說話技巧亦多能讓你的心聲如期傳達，進而感動人心等等。可見，懂得善用說話術者，在各種場合中，多能因為說話術之運用，而意於達成所預期之目的與功效。

綜上所述，可知「說話術」是一種經過說話者邏輯組織，進而以言語呈現的說話方法，其中多具有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思慮明朗等特點。因此，「說話準備」式「說話術」即為講究方法與技巧之運用的技巧性語言，在運用說話術時，需要留心一些原則性說話技巧之運用，如聲調節奏、明朗清晰、心意懇切、首尾並重，再加上手勢運用、眼神傳遞、注重聆聽、事實沉默等說話技巧，則多能達成說話目的與功效。善用說話術之效用小至於提升自己的人際關係，大則在國際政治場合中左右決定，如歷史所記載的多位能言善道之士，如何以其談說辯論之術，促進歷史的大繁榮大演進，並作為後世讀者的參考借鏡。因此，對於「說話術」有所認識與熟悉之後，論者於下一節中，歸納整理出數種「策略式」說話術，首先加以定義闡析，再以《史記》列傳中精彩的說話術為例證，多方分析歸整，期能呈現《史記》列傳中所具有的說話術以及其精采之處。

二、「策略式」說話術於《史記》列傳之呈現

前節所述「準備」式的「說話術」，主要以介紹卡內基說話要法的說話術為主。從上節論述得以發現，卡內基式說話方法，較偏向於對「說話者」本身的準備的要求，如「語調節奏」、「清晰明瞭」、「首尾並重」、「心意懇切」等，都是對說話者本身的一種訓

¹³ 早川著，柳之元譯：〈第一章、語言和生存〉所引述，《語言與人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2月，民國70年12月），頁1。

¹⁴ 倪高振編著：《縱橫說服技巧》（臺北：先見出版公司，1992年11月30日第1版2刷），頁14。



練、方法及要求，甚至是一種說話時的「方程式」，故言之「準備式」說話術，運用這種「說話術」所呈現出來的內容，是一種經過說話者之邏輯組織而呈現出具有章法結構、思路清晰等特點的話語，其中展現出說話者的性格、品德、修養及才智。¹⁵因此，於說話場合中若欲達成說話目的與功效，必要講究說話術之運用，因為方法就是捷徑，有了說話方法，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換言之，這種卡內基式的「說話準備」要法，是「對內」（即對「說話者本身」的）方法，是較容易訓練且掌握要點的方法。

而本節所論述者為「策略式」說話術，屬於較「中國式」的說話術。所謂中國式說話術，乃以準備式各種對說話者的基本要求的說話術為前提，再加上說話者對於說話環境以及接受者的性格、心理、情緒等外圍以及內在條件，作過通盤考量之後，說話者所選擇的說話方法，因此較接近「說話策略」，不同於本文對於準備式說話術所定義的各種技巧，故本文擬其名為「策略式」說話術。然而，不論中西方「說話術」，皆由人類溝通中所產生，其中定有殊途同歸之可能性。故筆者於此節中，整理歸納幾種中國式說話術，並探討這些說話術在《史記》中的運用。

所謂「策略式」說話術，於本節中筆者將參閱並擷取洪明達所撰《先秦說話術研究》¹⁶一文、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書中第十章〈為說話藝術之指南〉¹⁷，以及許立軒《戰國策說服術研究》¹⁸中對於「說話術」之分類及定義。大抵將《史記》列傳中的說話術分為二大方向：一、訴諸情感式；二、奇言巧語式。首先，在「訴諸情感式」中細分為幾大端：「直言法」、「哭訴法」、「激將法」、「激賞法」、「威嚇法」；再者，「奇言巧語式」中則分為：「直言法」、「轉進法」、「剛柔法」、「興味法」、「產婆法」等，再歸納整理《史記》列傳中人物的說話文本，進而對《史記》列傳中的「策略式說話術」進行分類與闡述與探析。

（一）訴諸情感式

若要使說話目的得以成功，除了運用各種技巧，如手勢眼神、節奏語調、條理清晰、誠心誠意之外，若能再加以感情因素的配合，將會讓說話技巧更臻於美好與易成。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凡為人皆有七情六欲，若說話目的是為了取信於人，此時激起聽者的熱情比起引導他們思考更為有效，因此你所說的內容必須先感動自己，再經由技巧性地表達，將會把你的感情透過你眼中的光采和語氣中的力量傳達給聽者，進而達成溝通或談話的目的，¹⁹此乃「訴諸情感」的說話方法。

關於訴諸情感的說話術，論者將擇以下數種說話方法加以論述並舉證之：投好法、哭訴法、激將法、激賞法、威嚇法。

1、投好法

¹⁵ 趙謙：《大說話家》（臺北：三思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5月），頁26。

¹⁶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年6月）。

¹⁷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再版，民國79年8月再版）。

¹⁸ 許立軒：《戰國策說服術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¹⁹ 戴爾·卡內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頁115。



所謂「投好法」，乃順從聽者之所好，言其所喜聽者，因為人們總是喜歡選擇並相信對自己最有利的事，²⁰因此若說話的對象偏向固執己見或者喜歡別人迎合，尤其是小孩子、工商企業主管，以及古代的君王，多能因投好法之說話術的應用，而易於達成目標。因此，溝通說話之高手，必須察覺對方「抗拒的徵兆」，並且不著痕跡地先迎合投對方之所好，再將對方的想法朝自己預定的方向引導，可見投好法屬於柔軟性的才智，²¹此舉〈韓信盧綰列傳〉為例：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舐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虜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²²〈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此乃典型之投好法。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將七位非劉氏之功臣封王，然高祖欲封與其轉戰且立下汗馬功勞之盧綰，卻害怕群臣怨恨不滿，等到俘虜臧荼後，高祖想在群臣中挑選可封為燕王者，群臣知曉高祖欲封盧綰之心，因投其所好、順水推舟云：「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使得高祖能乘勢所趨而順理成章地封盧綰為燕王。

2、哭訴法

所謂「哭訴法」，乃訴諸哭泣之說話修辭法，其目的在於博取他人之同情，以達成預期之目的，因為人心不同，有時請之、勸之、激之、誘之、諷之、嚇之、理析之俱不可得，於是僅能動之以情，以泣感之。²³待接受者受到說話者的淚水攻勢而真情感召之後，則說話者所預設的說話目的將因情緒同化作用，而更易於達成目標。此舉〈樊鄴滕灌列傳〉為例：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²⁴〈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黥布謀反時，高祖一度病重，厭惡接見朝臣，終日與患官為伴，群臣皆不敢進言且莫可奈何，獨直言不諱之樊噲及肱骨大臣，敢於勇闖高祖寢殿，並對高祖動之以情，哭訴曰：

²⁰ 佛諾·霍華著，張樂水編著：《說服力》（臺北：國家出版社，1989年5月），頁63。

²¹ 菅原美千子著，謝佳玲譯：《共鳴力：打動人心的說話術》（新北市：智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5月），頁214。

²²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三，頁4497。

²³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年），頁478。

²⁴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95，頁4529-4530。



「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於是一語驚醒高祖，並笑而起身，一轉先前病懨懨的窘態。其中可見樊噲的另外一面：樊噲雖為一介武夫，卻能夠審情度事，而與眾大臣「排闥直入」高祖寢宮，並巧用哭訴之法，使高祖對他及大陳言聽計從，可說是鐵漢亦有柔情面，完全不能與其在鴻門宴中的豪氣相提並論，可見其智慧與用心之所在。

3、激將法

所謂「激將法」，是以激怒或逼迫的方式，帶動接受著的情緒，使接受者產生自尊心或自信心，進而接受說話者的意見。²⁵當接受者的個性為懦弱不前、遇事裹足、優柔寡斷、倔強好強者，在遇到急需解決的事情時，皆能使用激將之法，而達成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激將法的說話原理即「心理刺激」，而以接受者的個性、說話時的環境等因素為依歸，而施以不同程度的心理刺激，有的「稍許加熱」即可，有的則要「火上澆油」；有的「點到即止」，有的卻要「窮追猛打」；有的可以「藏而不露」，有的則需「痛快淋漓」。可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²⁶以〈酈生陸賈列傳〉為例，其中酈食其即以激將法促使沛公改變「倨見長者」的壞習慣，進而輸之以破秦大計：

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²⁷

沛公來到高陽，派人召見酈食其。酈生到了之後，看見沛公正坐在床邊伸著兩腿讓兩個女人洗腳，於是酈生就以激將法問沛公：您是想幫助秦國攻打諸侯呢？還是想率領諸侯滅掉秦國？此語激起沛公怒氣並辱罵酈生後，酈生隨後進言：如果要召集義兵並推翻暴虐秦朝，就不應以傲慢無禮的態度接見長者。聽完這番話之後，沛公立刻起身，穿戴整齊後，請酈生坐於上座，並且向他道歉。我們可以看到，酈生此處說話術應用目的，乃在於吸引沛公之注意力，故其使用「激將法」，暗貶了沛公一頓，使沛公「出乎意料」，而提高注意力，隨後酈生才建議沛公應保有陳留之計。觀此例中，若酈生不用激將法，沛公不可能改掉「厭儒」的觀念，更不可能接受陌生儒生的建議，所以須先利用說服術，改變沛公觀念，獻策才有可能，蓋說服術是運用戰略，通過信息符號的傳遞，以非暴力

²⁵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頁 420。

²⁶ 穆子青：《說服與反說服》（臺北：正展出版，2006 年），頁 403。

²⁷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97，頁 1072-1073。



手段去影響他人的觀念、行動，從而達到預期的目的，²⁸酈生於此成功詮釋了說服術的境界：改變了沛公的觀念：「厭儒」，並促成沛公的行動：「下陳留」。

4、激賞法

所謂「激賞法」，即說話者真心讚揚並賞識接受者的某些優點，使接受者心生歡喜與親切感，而易於達成說話目的。²⁹每個人都喜歡別人的真心讚美，尤其說話者若能就接受者所在意的事物加以美言，可以拉進說話者與接受者的距離。因此，激賞法的說話原理「真心讚賞」，為應注意者，乃真誠讚賞與花言巧語或巧言令色不同，前者會讓接受者感受到重視與尊重，後者則只會讓接受者感到不自在或不悅，在運用時，要多加留心。以〈淮陰侯列傳〉為例，其中韓信即以激賞法促使廣武君卸下心防，並獻策給韓信：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³⁰廣武君曰：「……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³¹

韓信和張耳率領軍想要突破井陘口，攻擊趙國的時候。廣武君李左車向成安君陳餘獻計應該要截斷韓信軍隊的後路，可是未被成安君所採納。韓信暗中得知此事後，才領兵進入井陘狹道，因此瞭解廣武君之兵才。最後攻破趙國時，亦生擒廣武君，欲以為用。於是韓信問廣武君說：如果要北攻燕國，東伐齊國，如何才能成功？不料廣武君卻推辭說：打敗仗的將領不可談論勇敢，亡國大夫不可為國家生存謀略。如今身為兵敗國亡的俘虜，有何能力議論大事呢？韓信聽完後先以借鑑法取得廣武君認同：我聽說，百里奚於國的時候虞國滅亡，在但是在秦國確令秦國稱霸，並不表示百里奚在虞國的時候愚昧確在秦國充滿智慧，齊中的差別只是在決策者是否要採納意見，以及是否願意聆聽意見而

²⁸ 龔文庠：《說服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頁2。

²⁹ 「激賞法」之定義，以柯可《雄辯的技巧與方法》「激賞法」（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頁107；許立軒《戰國策說話術研究》「激賞法」，頁315；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揄揚法」，頁405；穆子青《說服與反說服》「當面帶帽法」，頁58，為參考對象，加以設計而成。

³⁰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92，頁1041。

³¹ 同前註，頁1041。



已。接著，採取激賞法令廣武君卸下心防：就是因為成安君沒有採納足下的計謀，所以韓信我才能夠侍奉您。以此言博得廣武君之心後，韓信再趁勢向廣武君請教：我將傾心聽從你的計謀，希望您不要推辭。最後終於讓廣武君不再武裝自己，而願意將自己的深謀遠慮傾囊給韓信，包括不應攻燕伐齊，而是應該按兵不動，先穩定趙國社會及秩序，並撫恤亡將遺孤，以美酒鮮肉犒勞將士。如此展現向北攻燕的姿態，而後遣說客向燕國展示自己在戰略上的長處，如此一來，燕國必定順從。之後就可以再派說客往東勸降齊國。齊國也會聞風歸降。於是韓信旋即採取廣武君計謀，果然順利使燕、齊歸降。

5、威嚇法

所謂威嚇法，即說話者巧妙地運用言語及威勢，使接受者心生畏懼或錯覺，而接受說話者的建議。³²可見威嚇法是一種說話者訴諸於接受者對某些人事物的恐懼心理的說話術。以〈高祖本紀〉為例，其中劉季即以威嚇法斥責沛縣百姓，使人民殺害沛令後，轉迎劉季為沛令：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³³

秦二世元年（前 210）秋天，陳勝聚兵在蕪縣起事，攻到陳國的時候，自立為王，許多郡縣紛紛殺了他們的縣令響應陳涉。沛縣縣令非常驚恐，也想率領沛縣的人回應陳涉，並聽從獄掾曹參、主吏蕭何的建議，派樊噲召回劉季。隨後樊噲帶著劉季一起回到沛縣，不料沛令卻出爾反爾，關閉城門，據守城池，拒絕劉季進城，又想殺害蕭何、曹參。於是迫使蕭何、曹參越過城池去尋求劉季的保護。於是劉季就已寫信方式，採取威嚇法向沛縣百姓進行說服，觀此處劉季說服內容中，僅有「優勢」獨缺³⁴，而強調「威脅」：「不然，父子俱屠」，而中夾雜著「機會」：「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如此說服內容，缺乏「優勢」，擺明告訴百姓，跟著我，沒好處，但是不跟我，你就完蛋，因此在跟與不跟之間，百姓自然選擇損害最小選項：開城門迎劉季，此說服法極盡凸顯了聽者的「危患」，使得聽者不得不照著說話者的意思走，雖極盡不合理，卻亦發揮了極大的效用。

歸納上列所述，則訴諸情感式說話術包含投好法、哭訴法、激將法、激賞法以及威嚇法：投好法，說話者以接受者之興趣、喜好為依歸；哭訴法，乃說話者抓住人類之同

³² 「威嚇法」之定義，以許立軒《戰國策說服術研究》「威嚇法」，頁 348；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威嚇法」，頁 414 為參考對象，加以設計而成。

³³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8，頁 157。

³⁴ SWOT 分析：Steiner（1977：189-192）歸納的策略構想即是分析企業環境中的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優勢（Strengths）及弱勢（Weakness），正式稱之 SWOT 策略，轉引自陳國明：〈以 SWOT 理論分析私立技專校院之競爭策略〉，《中華技術學院學報》35 期（2006 年 12 月），頁 210



情心，對接受者加以眼淚攻勢的說話法；激將法，以激怒或逼迫接受者自尊心或自信心為方法，進而使接受者採取某些行動或接受說話者意見；激賞法，以真心讚美接受者所在意的事物或成就，欲令接受者感受到重視與注意，其後說話者即可乘機說出目的；威嚇法，以接受者所懼怕之事物來恐嚇驚懼之，其後說話者可趁勢提出要求，而令接受者易於同意說話者之訴求因此不論抑揚式說話術。因此，訴諸情感式之說話術，要接以接受者之情感因素為考量，說話者依據接受者的各種情緒反應，加以技巧性的說話術，則能使說話目的易於達成。

（二）奇言巧語式

所謂奇言巧語式，亦即「奇巧式」之說話術，因為在談說論辯之際，若能運用說話技巧之出神入化、奇正相生之法，令對方但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如用兵之出奇制勝者也。³⁵因此在說話過程中，若只是單純地使用訴諸感情法，成效可能不會太大，尤其遇到機智聰明、固執己見、剛愎自用者等，若能以奇言巧語之說話術為工具，以出奇不意之法技巧性地利用對方心理上的盲點，使其在不知不覺中落入你的語言圈套中，³⁶並誘使對方進入說話者的思想體系或核心，進而引導聽者的思想言行，將會比單單使用動之以情的說話術，更能收說話術之效。

關於奇言巧語之說話術具洪明達所歸納者，約有十種：直言法、曲達法、轉進法、剛柔法、暗示法、反語法、興味法、詼諧法、設問法、產婆法等十種，皆屬於說話的修辭技巧，而本論文擇以直言法、轉進法、興味法、剛柔法、產婆法為論述核心，詳見以下舉證及論述。

1、直言法

所謂的直言法，乃直陳其事，需要擁有過人識見與膽識，否則不能勝任活用焉，因之將其列入奇言巧語式之說話術。³⁷更有甚者，若說話者缺乏審時度勢之識見，亦會弄巧成拙，幾至危害自己生命，必謹慎運用之。試見以下舉證及論述：

〈項羽本紀〉中所記載的「鴻門宴」，表現出太史公卓越的文筆以及寫人技巧，不僅場面描寫逼真，人物之形象動作及語言更是栩栩如生，使後世讀者讀之皆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在這次的宴會中，司馬遷也透過對樊噲語言的記錄，而恰如其分的展現樊噲這位草莽英雄豪邁無稽的個性：

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

³⁵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83。

³⁶ 周駿蓬編著：《哈佛學不到的說服技巧》（臺北：漢宇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2月），頁 109。

³⁷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頁 483。



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³⁸〈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此為鴻門宴中精采片段之一。當時沛公劉邦為了向項王表明絕無封鎖函谷關之心，因而與項王會於項王營地。宴中，亞父范增欲擊殺沛公，因而令項莊舞劍，在危急時刻，本立於帳外之樊噲頓持鐵頓衝入營帳中，欲保護沛公。樊噲與項王因而有一番豪氣之對話，其中樊噲直言道：「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因而使得「項羽默然」。其後則因樊噲此番心直口快之責備而項王無言以對之際，沛公得以從刀光劍影之鴻門宴中逃出，轉危為安，並為以後稱王作進一步打算與計畫。因此，在此例中樊噲看似未經周密思考的行動，卻因其直言正好道出項王之弱點以及意外掌握著項王之個性特徵，因而能使沛公轉危為安。

此外，於〈張丞相列傳〉中，對於周昌這位敢於直言的丞相，司馬遷亦有從小細節凸顯其各性的精彩描寫：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³⁹〈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周昌因其敢於強力觀見直言，因此高祖劉邦極為敬畏周昌。以此例言之，當時正逢高祖燕寢之時，周昌進宮奏事原本就不合時宜，此時恰巧遇見高祖正和戚姬擁抱的畫面，在今日或許極為平常，然於幾千年前之中國，對男女親暱之事尚為封閉階段，因此周昌才會馬上轉身就走。不料高帝這時也追上來，並「騎周昌項」，而問周昌「我何如主也？」對於這樣的說話情境，周昌順勢並直言：「陛下即桀紂之主也。」高祖也因為周昌所說的這句話中所含之意而更加敬重周昌，可見周昌為人率直之面。然而，從這則例證中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於史料剪裁運化之功，因為太史公選擇從微小之處來描寫漢武帝的輕率行動：「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可見漢高祖此時雖貴王皇帝之尊，卻未能有符合身分的舉止，因而才會引發周昌藉機直言，從中揭示太史公司馬遷所欲傳達的褒貶微旨。

2、轉進法

所謂「轉進法」，即以退為進之法，於談說或計謀策劃之際最為人所應用，以從容不迫之姿，造成對方焦慮之心急困擾，而誘使人吾彀之中，因此亦可稱欲擒故縱之法。⁴⁰而最有效的以退為進手段，就是證明你所提出的見解比他的更有利，並可提高其地位、改善其經濟等等，亦即在你退後他前進之後，你可以設法證明你的構想、計畫可以使對方實現內心的欲求或想法。⁴¹見以下之舉證語說明。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讓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

³⁸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5，頁 4523-4524。

³⁹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6，頁 4559。

⁴⁰ 洪明達著：《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03、頁 510。

⁴¹ 佛諾·霍華著，張樂水編著：《說服力》，頁 64。



「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⁴²〈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大破趙軍，並虜趙王歇以及斬殺成安君陳餘之後，亦生擒廣武君李車左。韓信看中廣武君深謀遠慮之才幹，欲重用之，然廣武君卻退而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來拒絕為韓信貢獻才華。於是韓信對他說：「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韓信指出如果當初趙國成安君陳餘聽從廣武君的建議，則趙國不致慘敗如此。可見廣武君為一人才，未得其主罷了。接著廣武君才敞開心胸，進而向韓信提出誠心且胸有成竹之建言，於此二人於一進一退之間，達到說者與聽者最佳的平衡，不僅廣武君獲得重用，且韓信亦採信並執行其策謀，成功降伏燕國，隨後齊國將風從，而可從是進攻天下版圖之事。

3、剛柔法

所謂剛柔法，乃於說話之際採取不卑不亢的態度，有時為了顧全大局，不惜委曲求全，故示謙卑，然亦堅守原則，不失其立場。⁴³而剛柔法要搭配巧妙，不可偏剛或偏柔，而要剛柔相濟，要之，以聽者的個性為考量，當然還要顧及說話當時的各種外圍環境，以期使說話更能接近完美。以〈季布樂布列傳〉為舉證：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⁴⁴〈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於楚漢之爭時受到項籍重用，並且屢次使漢王於戰爭中受到困窘無力之境，至楚王項羽滅亡後，漢王以重金懸賞季布。此時季布藏匿於濮陽一位周姓人家中，周家欲協助季布，因施以剛柔並用之說服法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不是聽從建言就是建言者自刎，聽從建言為柔，嚇以自

⁴²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2，頁 4461-4464。

⁴³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12。

⁴⁴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00，頁 4644。



刎為剛，在此二選一之間，季布擇以聽從建言，並因此轉危為安。

4、興味法

所謂興味法，即引人入勝之法，談說遊說之際，辭氣之發甚為重要，且談說之成敗每繫乎此，或一言以興邦，或片語以折獄，除了說話者言語之章法與內涵之外，若能一開始即引起聽者之好奇心，激發聽者聽語之興趣，進而使對方全神貫注、仔細傾聽，則不難求得縱橫捭闔、如入無人之境之功效。⁴⁵因為你如果能夠掌握對方的心理，你將會較順利地達到說話的目的，⁴⁶只要掌握住好奇心乃人之通性，你就能在說話術上有所著力之點而加以磨練。〈黥布列傳〉云：

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⁴⁷〈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隨何自願前往淮南遊說淮南王，希望淮南王能夠叛楚歸漢，以此困項羽於齊國，則漢王劉邦征服天下可成。而隨何對淮南王所進行之說辭，大抵為引人入勝之法，兼含產婆法、剛柔法等。隨何一到淮南王處，被太宰拒見於門外三天，於是隨何對太宰說淮南王不召見隨何，想必是他認為楚國強盛而漢國弱小，而這正是我出使來此的原因。如果讓我見淮南王，而我說的話正確，一定也是淮南王想聽的；如果我說的話不正確，就讓我們這些使團在淮南市中躺在砧板上，並用斧頭剁死，用來表明淮南王背叛漢國而親晉楚國的決心。」太宰將這些話報告給淮南王後，果然引起淮南王之興致，此乃興味法之典形表現。

又，〈淮陰侯列傳〉云：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⁴⁵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38。

⁴⁶ 佛諾·霍華著，張樂水編著：《說服力》（臺北：國家出版社，1989 年 5 月），頁 29。

⁴⁷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1，頁 4431-4433。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⁴⁸〈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韓信投靠漢王後，與蕭何相友善，卻因不受漢王重用而出逃，於是蕭何趕忙追趕韓信，致使漢王誤以為蕭何叛漢。幾天後蕭何往見漢王，藉著引起漢王注意之方式，將原本不受重用之韓信引介於漢王，說：「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指出韓信能夠輔佐漢王奪取天下之才幹，並希望漢王能夠委任韓信以重任。此即引人入勝法，讓原本不明瞭韓信才華之漢王，能夠啟用韓信為大將，並以大禮對待韓信封將大典，說話術之引人入勝法於此可見一斑。

5、產婆法

所謂產婆法，又名詰問啟發法，乃以質詢之方式，預設問題，再三向對方逐事窮詰之，令對方承認或否認，之後再乘隙究結之，使之詞窮，而這種預設之問題，通常隱含誘導之作用，進而使對方自我啟發並了解事理之真相，此為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發明之教學方法，即教師於教學過程中，不從事於單方面之演講傳授，而提出一連串預設之問題，由學生作答，目的在使學生意識到自我之無知，進而引導其思慮之明徹。⁴⁹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曾解釋說：「他（蘇格拉底）雖無知，卻能幫助別人獲得知識，正像他自己的母親是一個產婦，雖然年邁體衰不能生育，確能助產接生一樣。」⁵⁰就如卡內基他認為真正的溝通強者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並且掌握最佳時機一般，⁵¹只要說話情境能夠順著自己的詰問質詢進行下去，那結果將會乎之欲出。〈黥布列傳〉云：

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⁵²〈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項籍漢五年，即公元 202 年，兵敗於垓下。項籍亡後，漢王劉邦卻未正視隨何之功，因此隨何以產婆法詰問並啟發劉邦：「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指出漢王能夠順利奪取彭城乃因隨何說服淮南王

⁴⁸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2，頁 4448-4450。

⁴⁹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60-561。

⁵⁰ 柏拉圖：《泰阿泰德篇》，轉引自柯可《雄辯的技巧與方法》，頁 120。

⁵¹ 林澄江著：〈第三章、點鐵成金〉所引述，《辯才無礙的卡奈基說話術》（臺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4 月），頁 69。

⁵²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1，頁 4435-4436。



之功，使淮南王叛楚歸漢，困項羽軍於齊之故，若無隨何往諫，漢王自知不能如此順利也。隨何又說：「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既然漢王劉邦承認隨何往說淮南王之功勞，那為何漢王卻貶低隨何為迂腐保守且不合時宜之讀書人，豈有此理，因而促使漢王考慮隨何之功勳。此乃產婆法之展示，以質詢之方式，以含有誘導成份之預設問題來詰問聽話者，使聽話者明瞭事理之所在，而作出公正之評斷或決策。

又，〈季布樂布列傳〉云：

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⁵³〈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因協助項籍屢次圍困漢王，待楚王敗後，劉邦即懸賞捉拿季布。幸而季布受到濮陽周家之幫助而逃亡魯地的朱家，朱家並且為季布至洛陽拜見汝陰侯滕公夏侯嬰，以含有誘導成份之質詢法詢問汝陰侯：「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待汝陰侯說明原因之後又追問之：「君視季布何如人也？」得到汝陰侯以賢人之名勝稱季布後，朱家進而言之：「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說明季布效忠主上之忠心耿耿，當時季布的所作所為純為職責所在，可見季布為人忠誠可信，若漢王逼迫季布於窘甚之境，如此忠臣將逃往匈奴國或南越之地，如此記恨忠勇之臣使其往助敵國之舉動，即為伍子胥何以鞭打楚平王屍體之原因，並希望汝陰侯能夠以此說向漢王說明。最後漢王聽從汝陰侯轉述朱家之言後，果然赦免季布。此處可見以質詢之法詰問汝陰侯，使其認同季布之忠誠後，再舉以歷史事件為證，而能恰如其分地說服漢王赦免季布之舉。

以上所舉的「策略式說話術」，共分為二大方向：一、訴諸情感式；二、奇言巧語式。其中「訴諸情感式」細分為：投好法、哭訴法、激將法、激賞法、威嚇法；「奇言巧語式」則分為直言法、轉進法、興味法、剛柔法、產婆法等。對這些策

⁵³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00，頁 4645-4646。



略式說話術分別加以定義後，再以《史記》列傳之人物說話為文本，進行分析與歸納，進而得知《史記》說話語言之豐富與多樣。以下一節則以《史記》列傳為範圍，從中進行東西方說話術之彙整。

三、「準備式」與「策略式」說話術之融用—於《史記》中呈見

(一)「心意懇切」與「哭訴法」之媒合

「準備式說話術」之「心意懇切」之法，認為人類對於虛情假意之人，通常都會敬而遠之，雖然人類對於所謂的甜言密語總是多多益善，然而，若只有空虛的奉承，終究無益於人心的收服。⁵⁴因此若遇到以誠心待人者，其充滿誠意的說話，即便是有求於人，通常被說服者會樂於接受；而「策略式」說話術與此特點，亦有所謂「訴諸情感式」之說話方法，承前所述，有所謂「投好法」，以及「哭訴法」等。然而，不論是西方「心意懇切法」，或者策略式之「訴諸情感式」，皆有一個共同點，即「情感」的運用。亦即不論是「說話者」，或「說話對象」的情感運用，對於說話是否「得道」，是極為關鍵之處。簡言之，使自己（說話者）的感情達到「心意懇切」的程度，再利用「對方」（說話對象）的情感弱點（或愛好），作一次組織過的說話，則不失為一套良好得說話方法，而這樣的說話法，也可以在《史記·韓長孺列傳》中得到例證：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賜苛禮責望梁王。……，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⁵⁵〈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太后因為梁孝王「出入游戲，僭於天子」，故欲責備梁使韓安國，而韓安國如何應對？其所應對之方法，蓋此所講「心意懇切之法」與「訴諸情感式」的合併運用。觀韓安國之反應「見大長公主而泣曰」，此乃「心意懇切」的運用，將自我的情感，昇華至讓「被說話者」足已卸下心防、感動的境地，再行說話術。再者，觀其所為梁孝王反駁，則為梁王之「忠」與「孝」，就其「忠」，乃言「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以「七國之亂」時，梁國不隨七國造反，反而替天子擋住了亂侯的攻勢，可見梁國對天子之「忠」，就「孝」則言「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乃言

⁵⁴ 戴爾·卡耐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頁 81。

⁵⁵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08，頁 4858-4860。



梁王出入，皆小心翼翼，使天下知天子及太后之愛，此「忠」與「孝」二者，乃投太后之所好，即運用了太后「情感」上擔憂那一部分，作為說話攻防重點，亦即太后之所以怒，乃天子對梁王「出入遊戲，僭於天子」的不悅，乃憂梁王之「忠」與「孝」之兩者。今韓安國抓住太后的擔憂情緒，為其解答，而不適硬是狡辯，蓋能令太后對梁王之「忠」、「孝」放心，自然就不會責怪梁王了。由此可見，韓安國此之說話術，恰可對「訴諸情感式」、「心意懇切」兩者合併運用的最佳例證。蓋普天下說話術皆由人類之溝通而來，兩者有共通點，蓋亦不足怪也。

（二）「心意懇切」與「投好法」之併用

「心意懇切」，換個角度看，可分為對內，以及對外兩層面，誠如武術之奧，有「外技」及「內功」，在「心意懇切」的內功，即是要求說話者本身的情感，要昇華至讓人覺得誠懇之境地，這是一般的認知，然而，其「外技」，便要對外發用，乃是盡力使被說服者答到「心意懇切」的情境中，大凡說話者，與被說服者兩者的情感氛圍，若能融為一體，則說話之術較易進行，而此「心意懇切」之「外技」，就相近於「策略式」說話術之「投好法」，承前所述，「投好法」乃，乃順從聽者之所好，言其所喜聽者，因為人們總是喜歡選擇並相信對自己最有利的事，若從情感層面來論述，則依對方情感之偏好，使其達到情感氛圍交融的情境內，中國說話寶鑑《鬼谷子·摩篇》中乃有所謂「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則聽。」⁵⁶此乃所謂「投好法」之發凡，所謂「合於情」就是合於聽者的口味，因此說者說話的內容必須牽就聽者，不能只顧逞一時的口快。⁵⁷觀〈袁盎黽錯列傳〉：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⁵⁸〈袁盎黽錯列傳第四十一〉

文帝前因不聽袁盎「削地」之建議，存「不忍殺弟」之善念，卻縱虎歸山，淮南坐大，終至謀反，後被治平，移送途中，病死於雍，故此文帝言「以不用公言至此」，文帝此言，對於袁盎而言，以憂以喜，喜則策謀為上所認同，憂則上因失弟而悲，故以袁盎之處地來看，其應勿矜勿喜，用「心意懇切」以及「投好法」

⁵⁶ 李天道主編：《鬼谷子兵法·摩篇》（臺北：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2007年1月），頁132。

⁵⁷ 陳雙景：〈縱橫家的說話技巧——遊說、談判之竅門〉《文藻學報》（高雄：文藻外語學院，1997.03），頁145

⁵⁸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101，頁4658-4660。



打入文帝的心坎，而事實上，袁盎亦如此做，觀其言「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乃是對文帝設身處地的解套要法，先以「孝悌」之身，冠諸於帝，言明世上不會因淮南王病死於遷道，而責怪文帝殺弟，因為文帝一直以來都是以「孝悌」自居，不可能做出故意殺弟之謀，一切皆因為「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故其順水推舟再獻一策「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此策乃使「孝悌」之形象又冠於文帝，誠高謀遠慮，觀此則中，袁盎「心意懇切」表現於其設身處地為文帝設想形象，而「投好法」則表現於二處「合於情」：一則，安慰及提醒文帝自身的「孝悌」形象，二則，立淮南王三子以重建文帝「孝悌」之形象，一來一往中，顯為「心意懇切」以及「投好法」之併用，故效果奇佳「盎由此名重朝廷」斯誠說話術之高用！

（三）「首尾並重」與「興味法」之相融

「準備式」說話術中「首尾並重」乃指開頭需要吸引注意與重視之外，結尾亦不可馬虎，因為說話的開頭與結尾，是最能表現出此段言論巧拙之部份，若演說結尾恰當巧妙，將容易達成說話者的目的，換言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而成功的另一半，則需要在結尾裡加強；⁵⁹然而，在策略式的說話術「奇言巧語式」中，恰與「首尾並重」有共通點，蓋在「奇言巧語」式中，有所謂「興味法」，即指引人入勝之法。所謂興味法，談說遊說之際，若能一開始即引起聽者之好奇心，激發聽者聽語之興趣，進而使對方全神貫注、仔細傾聽，則不難求得縱橫捭闔、如入無人之境之功效。⁶⁰此開頭便引人入勝之法，乃是所謂準備式「首尾並重」之法的具體法式，若能互為援用，則攻無不克，所向披靡，而在《史記》中，亦可找到此互相援用的例證：

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⁶¹〈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⁵⁹ 戴爾·卡耐基著，林鬱主編：〈第三章、名人的演說法〉所引述，《卡耐基的語言藝術》，頁 47。

⁶⁰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38。

⁶¹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90，頁 4588-4591。



酈食其劈頭就問齊王「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此乃「興味法」之發凡，亦是「首尾並重」法，開頭不可呼籠的概旨，其以此句開頭，便扣準了齊國在天下態勢未定之時，茫茫定位的掙扎困境，故齊王乃被激起興頭，直問酈食其「先生何以言之？」由司馬遷的側寫齊王之問句，便可知道「興味法」是成功的，有了好的開始，便要長驅直入，博得好的結束，故接下來酈食其便開始分析「天下歸漢」的原因，便在於「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讓天下所有的罪責都讓項王背負，以凸顯出一種天下非漢王不能歸的氛圍，其分析得情得理，充分解答了齊王的疑惑，此分析之「尾」，與問句之「首」，遙相呼應，上下一氣，理直氣壯，以致乎齊王認同，觀末「酈生日縱酒。」之敘述，便可知道奇說話術的成功所在，而此則，亦是中西方說話術合併援用可能性的一大見證。

（四）「清晰明瞭」與「產婆法」貫用

所謂「產婆法」，乃以質詢之方式，預設問題，再三向對方逐事窮詰之，令對方承認或否認，之後再乘隙究結之，使之詞窮，而這種預設之問題，通常隱含誘導之作用，進而使對方自我啟發並了解事理之真相，觀此，「產婆法」之關鍵在於「預設問題」，若「預設問題」設定不夠清楚，或者目標設定不夠明確，則無法達到令對方詞窮之效用，⁶²因此，若「產婆法」，得以結合準備式「清晰明瞭」說話之法，則有助於「預設問題」之設立，承前所述，「清晰明瞭」，之大要乃在說話之前要把所欲傳達的內容，經過全盤思索並確認無誤之後再做清楚的呈現，並且要盡量保持客觀性，一次只表達一個想法，⁶³若「產婆法」之「預設問題」能夠「一次只表達一個想法」，則愈容易使對方陷入說服者的預設圈套中，以至於詞窮，若「預設問題」不夠「清晰明瞭」，一次表達多種想法，則有如多頭馬車，不僅對方不容易聽懂，亦可能讓話題走偏，不照說服者的本意走，因此，若「產婆法」與「清晰明瞭」貫用，則更容易成功，觀〈張耳陳餘列傳〉正有此例證：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⁶⁴〈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⁶²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60-561。

⁶³ 詹姆斯·摩里斯著，唐瑜翼譯：《談話的藝術》（臺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89 年 11 月初版，1998 年 3 月再版第 5 刷），頁 41-45。

⁶⁴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89，頁 4396-4397。



趙養卒之術法，正「產婆法」與「清晰明瞭」之法貫用之精彩例證，觀其以一問一句，如「知臣何欲？」、「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正是以「清晰明瞭」法，輔助「產婆法」「預設問題」之設立，一句一問，使聽者不做他想，直接回答「若欲得趙王耳。」、「賢人也」、「欲得其王耳。」一句一答，正「產婆法」之發用，正中趙養卒之下懷，待燕將順其預設之圈套回答後，最後趙養卒言「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之道理，燕將一聽，乃無言以對，只得「乃歸趙王」，而趙養卒便以說話之術，立下救王之大功，誠說話術之高招，「產婆清晰法」發用之最好例證！

四、結語

說話術之講求，不論古今中外皆重之，幾乎所有成功的人物，對於說話這一門學問，皆有所講求。而所謂的說話術，即說話方法、說話技巧，包含準備式的「心意懇切」、「首尾並重」、「語調節奏」、「清晰明瞭」等對說話者本身所要求的說話法，以及策略式著重說話策謀的「訴諸情感式」或「奇言巧語式」等，並且在很多說話場合中，皆有結合中西方說話法之例。因此，若能巧妙地運用說話術，則能為所要達成的目的取得捷徑。則說話術對人類生活與文化之重要性可見一般，乃一門人人必修之課程與學問。

再者，說話為人類所獨具之能力，凡為非口語障礙者，或多或少皆體認過說話的重要性，舉凡日常生活、商場活動、朋友交際、男女交往等，無處不見說話術之運用。因此對於說話術技巧之認識、學習與熟練是必要的，若能熟練說話技巧並達圓融純熟與智慧，將能影響自己也能影響他人，因此說話術之探究與講求是不可免的畢生課題。而司馬遷《史記》中即含有多處精采絕倫之說話術，因此本文即分列準備及策略式兩種「說話術」，並以《史記》列傳為說話術分析之文本，先以兩種說話術各自在《史記》中的例證發見以分析，末章再嘗試將兩種之說話術，合併來看，正因說話術，皆來自人類本能之「溝通」而來，且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因此，雖然兩種說話術關於說話述各種方法的名稱有所不同，實際在內容實乃有所共通，天下一同。故本文亦嘗試將兩者互相援用，以分析《史記》列傳中的說話術，期能對於說話術在《史記》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認識與學習。



引用書目

一、專書（依照筆劃順序排列）

- D. Sarnoff 著，楊麗瓊譯：《說話的藝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8月1日初版，1992年4月16日初版23刷。
- 早川著，柳之元譯：《語言與人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2月，民國70年12月。
- 林澄江：《辯才無礙的卡奈基說話術》，臺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4月。
- 佛諾·霍華著，張樂水編著：《說服力》，臺北：國家出版社，1989年5月。
- 李天道主編：《鬼谷子兵法》，臺北：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2007年1月。
- 周駿蓬編著：《哈佛學不到的說服技巧》，臺北：漢宇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2月。
- 柯可：《雄辯的技巧與方法》，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
- 倪高振編著：《縱橫說服技巧》，臺北：先見出版公司，1992年11月30日第1版2刷。
- 菅原美千子著，謝佳玲譯：《共鳴力：打動人心的說話術》，新北市：智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5月。
- 詹姆斯·摩里斯著，唐瑜雲譯：《談話的藝術》，臺北：中國生產力中心，1989年11月初版，1998年3月再版第5刷。
- 趙謙著：《大說話家》，臺北：三思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5月。
- 穆子青：《說服與反說服》，臺北市，正展出版，2006年。
- 戴爾·卡耐基著，崔立妍譯：《卡內基有效的說話術》，臺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10月。
- 戴爾·卡耐基著，林鬱主編：《卡耐基的語言藝術》，臺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5月初版，1999年8月初版五刷。
- 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天工書局，1989年9月10日。
- 龔文庠：《說服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

二、期刊

- 陳雙景：〈縱橫家的說話技巧——遊說、談判之竅門〉《文藻學報》，高雄：文藻外語學院，1997年3月。

三、學位論文

- 洪明達：《先秦說話術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年。
- 許立軒：《戰國策說服術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年。



Research on the speaking skills in "Shiji"

Wu, Pei-shan*

Abstract

The so-called "technical speak", fundamental research, could be split into the West "to speak surgery" is different, probably, the Western-style "talk technical", that is currently popular "Carnegie speaking technique", the emphasis is on a "speaker ready", that is intended to ask the speaker to know, in short, that requires the speaker during the "talk technical" before the content of speech can be done "both inclusive," "clarity," "sincere mind" and other qualities, achievements can only say good content, and "Chinese-style talk technique", relatively speaking, is an external, that is the speaker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ess, is a talk by focusing attention to the rules and layout, the rules structure, logical thinking, and for the effect of "strategy." Probably concerned, can be divided into "resort to emotional style", and "odd language clever word-type" two categories, the two types of surgery are to speak the language skill, if on occasion to speak, the stock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proper use of words approach, is more able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purpose, it is this chapter tha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ales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scope of example in the West, "to speak surgery" of the utility, it is inferior order, the patients were in the West to speak on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example, the last,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 combined two kinds of surgery in one speak, as opposed to seeking to use, cover terms of martial arts Mountain Pine, for example, the Western internal (the speak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ir patients to speak, as "gas cases," the Chinese speaking style technique, the emphasis of foreign policy speech as "Gladius", if financial Jian Qi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 one,

* Third year of the Art Master(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technique invincible talk, however, the most unusual is that both the Chinese style of speaking patients, or Western-style technique to speak more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find examples of art shows Sima Qian described the dialogue success!

Key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y, speaking technique,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 ready to speak, talk strategy



東吳大學
Soochow University

《中文標算》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十九期

陸機〈辨亡論〉的故國歷史圖像*

陳俊偉**

提 要

本文藉由剖析陸機〈辨亡論〉對其故國歷史想像與詮釋的用心，開拓該文的論述空間。透過史實核對，能察見陸機對孫氏政權始祖孫堅、奠基者孫策的推崇；尤其特重在型塑孫權的聖君形象，忽略其稱帝後日漸昏聩，導致吳國逐步走向衰亡的錯誤施政。且除對故國百般推揚之外，還對魏、蜀兩國非常敵視，揚己抑彼的立場非常鮮明，往往踰越史論基本上需尊重歷史真相的原則，呈現出「為國紀」的強烈意圖。與同期反映南人群體話語原貌的地方志——《江表傳》論述頗有異曲同工之處，當見〈辨亡論〉實具保存群體記憶的性質。唯獨面對孫吳何以滅亡的詮釋時，〈辨亡論〉與《江表傳》雖皆將孫皓時期與孫吳歷史論述切割，但也產生差異。陸機除更特別強調家族的重要性，使該文頗有融入「家乘」的意味所在之外；對孫皓的批判僅點到為止而非反覆盡情抨擊，傳統對此已有解釋，本文則將之置諸同期南人群體的孫皓論述之中，從而發現該論述在南人群體之中亦未取得統一，形成兩派幾乎是天差地遠的聲音。

關鍵詞：陸機、歷史圖像、《江表傳》、南北文化觀、地域情感、家族情感

* 感謝評審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使得本文有一修正疏失與思考、學習的機會；撰寫過程亦蒙東華中文系吳冠宏教授、成大中文系林盈翔學長的指點與督促。致上萬分謝意。

* 現為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西元 280 年三分歸晉（西晉，265-316）後，吳國（229-280）舊地民眾心中的苦悶除亡國之痛，還有因無法受到新朝平等對待所產生的失落感。《晉書·劉頌傳》載劉頌上疏頗具代表性：「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¹遲至兩晉之交，南方對晉朝來說彷彿還是他人國土。《世說》有載「（晉）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²一事，當見隔閡之嚴重。期間亡國之餘，縱使是江東世族的陸機（261-303），北上後依然遭受歧視。³《晉書·陸機傳》：

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183-245）、陸抗（226-274）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⁴

兩邊言語上的相互抗衡，除表現出陸機在北人面前連其弟陸雲都為之擔憂的強硬姿態外，當能歸入一次「南北文化之衝突與相爭」的案例。即指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江南北的人士，「因地域、風俗或政權變遷等種種差異性而產生相互較勁與爭抑的意氣鬱結」⁵，從而導致雙方爭勝揚抑的文化現象。

新王朝的輕蔑態度，迫使南人將情感寄託在過往較美好的時光，陸機的〈辨亡論〉⁶上下兩篇（後文簡稱上篇、下篇）亦反映當時的部份聲音。比對諸多史籍，尤其權威著作《三國志》，當能觀察出該文反映出的作者意識形態；甚至與其他共同傳達南人群體心聲的著作、言論聯結，構成群體追憶⁷的命題。過往對〈辨亡論〉的探討，或承襲

¹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頁1294-1295。

²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11月），頁92-93。

³ 西晉時期南北地域衝突的側面寫照，可參閱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5年6月），第七章「陸機陸雲兄弟之死與南北地域衝突」，頁156-175。

⁴ 同註1，頁1473。

⁵ 王文進：〈三分歸晉前後的文化宣言——從左思〈三都賦〉談南北文化之爭〉，《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6月），頁317。亦可詳參林郁迢：《北魏三書的南北文化觀》（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11月），第二章〈地域文化由「東西之爭」到「南北之奪」的結構巨變〉，頁21-89。

⁶ 該文在陸機即將入洛前撰寫，陸機本傳：「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同註1，頁1467-1472。陳恩良即據《晉書》判定作於西元288年，見氏：《陸機文學研究》（九龍：廣華書局，1969年2月），頁17。《晉書》題名「辨亡論」，裴松之注「辯」作「辨」，今從後者。盧弼：《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2009年6月），頁3064。

⁷ 廖炳惠：「不同族群與文化都會形構其不同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記憶』的形構與再現，因而對『文化認同』和『國族認同』的確立與鞏固十分重要，它也和弱勢族群自我構述的權力有關。」見氏：《關鍵詞200》（臺北：麥田，2009年12月），頁162。



劉勰：「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⁸的模擬面向；⁹或強調其文學成就、技巧、地位，像是李曉風：「行文很有駢偶化特色，鋪陳揚厲，氣勢恢弘。所以很多人認為它是上承〈過秦論〉，下開〈哀江南賦〉，在中國散文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¹⁰或認同史實的切實與議論的精當，例如葉建華〈陸機及其史學〉一文稍具篇幅探討〈辨亡論〉，但僅停留於這兩面向；¹¹或僅論及該文部份。

本文則著重在地域情感、家族情感¹²對陸機敘史觀點的影響，從簡略揭示黨吳、「為國紀」，或黨族、「為家乘」的立場向前拓展。¹³雖然兩項情感有其重疊處，陸機褒揚族人時信然包含地域情感的成份，唯對家族的熱愛更顯著，因而獨立成項。尤其是江東大族的身份對陸機影響是十分顯著的，據其〈吳趨行〉：

大皇（孫權）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祭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多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¹⁴

宣美吳邑俊士與朱、張、顧、陸等大族，透露作者對故鄉與世族身份的認同。《世說》亦載陸凱（198-269）言其族在朝者共「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¹⁵，顯赫家世自然能讓陸機引以為傲，可預期家族情感對該文的影響之深。

⁸ 詹瑛：《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2008年3月），頁687。

⁹ 朱曉海則認為僅在形表上模仿《過秦論》，秦亡的解釋不適用於吳亡：「陸機不逕名之為《過吳》，或《吳失》，還需要『辨』，正所以顯示實質上無法仿《過秦》，將吳亡歸檔於既有經驗模式中」。見氏：〈陸機心靈的困境〉，《中華文史論叢（第76輯）》（上海：上海古籍，2004年6月），頁36。

¹⁰ 李曉風：《陸機論》（鄭州：中州古籍，2007年8月），頁155。

¹¹ 葉建華：〈陸機及其史學〉，《學術月刊》第八期（1989年8月），頁47-51。楊朝蕾則置諸「盡事理之精微」、「達文辭之朗暢」討論。見氏：〈精微而朗暢：陸機之論〉，《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第四期（2010年8月），頁112-113。基本觸及上述諸面向，像是胡國瑞：「本自〈過秦論〉，而義理之切至，甚于前作。賈論在於以秦為殷鑒，示戒於後世為國者。陸則痛吳之新亡，追溯故國所以興亡之由，陳義至為剴切。而其敘述當時事勢，皆親身見聞，其得失之情，俱符合實際，無所虛矯。唯其屬辭之精工，與賈作之渾樸大異其趣，固各自時代使然。」見氏：〈論陸機在兩晉及南北朝的文學地位〉，《文學遺產》第1期（1994年1月），頁21。胡氏認為陸機由於見證吳國滅亡所以文章所論符合實際，類似的論述實為本文所欲商榷的對象。

¹² 杜維運在論史料時曰：「六種以上的情感支配人類，如民族的情感，國家的情感，地域的情感，政治的情感，宗教的情感，職業的情感等皆是」；杜氏雖無標舉，「家族的情感」信然能支配著人們。見氏：《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2008年5月），頁120。

¹³ 雷家驥：「黨吳之心非常明顯」。見氏：《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頁312。廖蔚卿：「盛稱其祖、父之功業，其立論點在家族功勳，因而失卻客觀性。」見氏：〈陸機研究〉，《中古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3月），頁19。清代何焯點明〈辨亡論〉兩篇：「上篇為國紀，下篇為家乘。」應是說明著這兩種情感的發用。引自盧弼：《三國志集解》，頁3075。何氏所言深具啟發性，但「為國紀」與「為家乘」據本文探討應為兩篇共同擁有的成份。只不過「為國紀」實為〈辨亡論〉的主軸，「為家乘」則是旁流。且該文上、下兩篇相較，下篇使用在陸氏家族的篇幅較多，「為家乘」的情況比上篇來得顯著。

¹⁴ 劉運好：《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頁584。

¹⁵ 同註2，頁551。唐長孺則曾指出，孫氏給予江東世族政經方面的特權，最終成就世族的盛況。見氏：〈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2006年12月），頁56-57。



二、「為國紀」的起程：孫堅、孫策的漢末事蹟

孫堅（155-191）與孫策（175-200）分別是孫吳政權的始祖與奠基者，〈辨亡論〉上篇開頭即先概述孫堅、孫策在漢末的活動，如此開頭是符合一般對孫吳政權崛起的看法。據陳壽（223-297）在《吳志》首卷末即評曰：

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¹⁶

割據江東時賴孫策之「猛銳冠世」，但若論孫氏政權崛起於漢末，則須追溯至「孤微發迹」的孫堅。

上篇先說明漢末英雄崛起的契機：「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¹⁷李善注：「姦臣，謂董卓也。」¹⁸該處先述說董卓亂華（189）的歷史背景，在據實陳述後緊接著讚美孫堅的筆觸：「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¹⁹昔時關東聯軍「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²⁰，曹操雖亦盡力勤王，²¹但在關東諸侯之中，還是孫堅最令董卓頭疼。《後漢書·董卓傳》的記載頗有次第：

（董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之。」²²

「掃除宗廟，平塞諸陵」之功與陸機「掃清宗祊，蒸禋皇祖」的敘述相吻合，但陸機透過一「遂」字的運用，係簡化²³過程成：純粹因為孫堅的權略忠勇，使得洛陽能重見天日。其間雖有地域情感的發用，但陸機的記載基本是接近實錄的，只是透過因果的強化，

¹⁶ 盧弼：《三國志集解》，頁 2881。

¹⁷ 同註 14，頁 979-980。

¹⁸ 〔唐〕李善等：《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 9 月），頁 984。

¹⁹ 同註 14，頁 980。

²⁰ 同註 16，頁 37。

²¹ 《三國志·武帝紀》：「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同前註，頁 36。

²²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3 月），頁 2327-2328。

²³ 《三國志·董卓傳》載董卓是因「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才遷都，因而露出破綻，〈武帝紀〉載曹操：「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同註 16，頁 634、36。



客觀效果上更突出孫堅的忠勇與功業。

陸機繼續述說當時關東諸侯無心勤王、乘亂謀私的心態與舉動：「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孝矚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²⁴與前文孫堅構成鮮明的對照組，再言其「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²⁵討董卓事件使得孫堅博得「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²⁶者的美譽，〈江表傳〉亦特寫孫堅的忠義形象：「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²⁷陸機僅需擇取該著名事件略加著墨，就能讓孫堅的忠勇形象烙印在讀者腦海，點明故國政權始祖的崛起之正。僅據《三國志·孫破虜傳》所載，²⁸孫堅的正面事蹟還有錢唐擊退海賊、討破會稽妖賊與汝穎黃巾賊等，但就寫作素材考量，皆遠不及孫堅勤王一事值得宣揚。

相較於孫堅的史實基礎容易強調忠勇的形象，孫策則易於塑造成披荊斬棘的建設者形象。上篇載孫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²⁹陸機站在孫策的立場書寫軍閥間的戰爭，描繪弱冠秀發的孫策在招攬遺老、繼承父業後，用寡犯眾，展開一幅壯美的英雄東征圖。征伐時採取以德懷人的安撫策略，凡所過之處皆法紀齊整、軍律有序，武力僅指向誅殺叛軍，過程未對民眾造成傷害。僅對照《三國志·孫討逆傳》，〈辨亡論〉擇取的正面部份與「(孫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³⁰相同。具備地域情感色彩，並在論述孫策處開始證明「人和」能興邦的〈辨亡論〉(見後文)，省略孫氏征伐江東時殺戮英豪的事件(論證「人和」的反證)，³¹與漢魏之際江東百姓心目中的孫氏實具「入侵者」³²形象等情況，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西晉時期反映南人群體話語原貌，³³立場黨吳的《江表傳》，³⁴同陸機皆採取稱美孫策的筆調：「策說(袁)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³⁵記載孫策起兵實為匡漢室而出師有名。另一條

²⁴ 同註 14，頁 980。

²⁵ 同前註。

²⁶ 裴松之語。同註 16，頁 2839。

²⁷ 同前註，頁 2838。

²⁸ 同前註，頁 2823-2847。

²⁹ 同註 14，頁 984。

³⁰ 同註 16，頁 2851。

³¹ 詳參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第二章「孫策誅戮英豪問題」，頁 270-277。

³² 田餘慶在〈孫吳建國的道路〉、〈暨艷案及相關〉二文，對此負面形象有較詳細的解說。同前註，頁 262-295、296-327。

³³ 王文進：「雖由晉史虞溥所編，藉以蒐集當地民情，故表面上看似由北方立場來定位南方江表偏夷之視野，實際上其內容卻保存著江東地區人士話語之原貌。」見氏：〈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0年4月)，頁 97。

³⁴ 裴注引孫盛：「《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同註 16，頁 2348。

³⁵ 同前註，頁 2850。



記載則更加生動：

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命，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車。……發恩布令，告諸縣……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³⁶

相較最恪守史家客觀立場的《三國志》，³⁷《江表傳》對孫吳政權相關的描述往往較細膩生動，當見南方在統一後不乏樂道孫氏創業歷程的聲音，陸機亦參與其中。

緊接著，上篇記載孫策創業時，往往禮遇名賢、結交豪傑：「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³⁸江東俊士的「類附」、「氣集」，使得孫策集團散發著昂揚的發展氛圍。陸機該處開始論證「人和興滅觀」的主題。據下篇說明吳國滅亡原因處：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³⁹

強調國家興衰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三者之中則「人和」優先。雖說該文「人和」的內容，應寬泛包含君、臣、民間彼此人事皆和諧融洽，也就是下篇所說的：「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給士民之愛。」⁴⁰但實際意涵往往偏向廣納、任用賢士，例如下篇指出：

（孫權）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⁴¹

偏向在「求賢」、「接士」，希望他們能「盡謀」、「肆力」，而「恤民」的部分則較次之。能善用俊才，正是孫策開闢基業的關鍵基礎。

即使是與論證思想主旨無關的孫策預計偷襲許昌一事，亦有陸機意欲炫耀的影子，上篇：「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兇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⁴²對照《三國志·郭嘉傳》載曹操與袁紹對峙官渡時：

³⁶ 同前註，頁 2857。

³⁷ 《文心雕龍·史傳篇》：「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同註 8，頁 594。

³⁸ 同註 14，頁 984。

³⁹ 同前註，頁 1027。

⁴⁰ 同前註，頁 1028。

⁴¹ 同前註，頁 1010-1011。

⁴² 同前註，頁 984。



（孫策）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⁴³

與〈孫討逆傳〉：「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⁴⁴併觀。陸機「羣兇側目」的記載與《三國志》「眾聞皆懼」的記載接近，而隱沒孫策是因平日「輕而無備」才「大業未就」，只有含蓄的講出「中世而殞」，取捨間已達到修飾的效果。

陸機對孫堅、孫策的推崇不見有其他篇文章述及，這情況與渲美孫權跟陸氏家族的狀況有別，⁴⁵孫堅、孫策佔〈辨亡論〉的篇幅亦較少（見第四章）。就內容檢視，陸機論述孫堅、孫策處意識型態的發用還較克制，尚且距離史論要基本尊重史實的原則不遠，地域情感的發用只能算是初步啟程而已。

三、吳大帝鼎峙霸業的神話化

吳大帝孫權（182-252）一生功過參半，《三國志·吳主傳》載陳壽評語先是表揚：「居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⁴⁶然後斥責：「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纏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賜厥孫謀以燕冀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⁴⁷陳壽所言前後兩期的具體時間劃分，即王永平言道：

稱帝（229）為界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雖有失策，但主要表現出開疆拓土、勵精圖治的精神風貌；後期雖不無善舉，但一再出現重大的決策錯誤，並且與儒學朝臣不斷發生激烈的衝突，造成了嚴重的統治危機。⁴⁸

且後期的後期情況更加嚴重，盧弼：「孫權自（孫）登死後（241），信任讒間，殺戮忠良，老耄昏憤，倒行逆施，吳國之亡，已肇於此矣。」⁴⁹但陸機卻對此視若無睹。陸機省卻孫權稱帝後的負面事蹟，下篇還不斷強調孫權性格謙沖、執政甚有規劃，與孫權執政當時國勢的清明美好：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

⁴³ 同註 16，頁 1290。

⁴⁴ 同前註，頁 2873。

⁴⁵ 除〈吳趨行〉外，〈吳大帝誄〉專論孫權，〈祖德賦〉、〈述先賦〉、〈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吳大司馬陸公誄〉、〈吳丞相陸遜銘〉、〈與弟清河雲〉等與其族相關，而〈辨亡論〉實具陸機故國史建構的總綱地位。

⁴⁶ 同註 16，頁 2978。

⁴⁷ 同前註，頁 2979。

⁴⁸ 王永平：〈孫權「報聘遼東」及其朝臣之衝突考論〉，《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頁 85。

⁴⁹ 同註 16，頁 3498。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醞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⁵⁰

引文還有交待吳國有遠略，待局面底定才願稱帝處，隱然抨擊其他兩國急於稱帝，而孫權乃是不汲汲於帝位的明君。凡諸種種，黨吳之心是非常顯著的。誠如喬伊絲·艾波比 (Joyce Appleby)：「每一代人都迫切需要從對於時代有意義的觀點來掌握歷史。」⁵¹陸機從切身觀點掌握歷史純屬常情，原因即與《江表傳》同樣肩負起時代性任務；基於地域情感，欲使孫權成為值得驕傲的明君，並且延長孫吳處在政治清明的時期。⁵²故始終給予孫權類似在〈吳大帝誄〉：「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⁵³之類的聖君描繪。

如果說，孫策、孫權（見後文）在招才、任賢與因而興盛的正面筆調部份，能夠另開面向，詮釋成論證「人和」能興邦所導致，與地域情感切進的詮釋並行。那麼，省略孫權晚年的昏聩與跟眾賢臣的隔閡，⁵⁴則要單純視作地域情感的發用。原因在於，按照較接近史實的書寫態度交待孫權能善用賢臣而成就霸業，晚年雖昏聩，但在眾臣支撐下還能維持國勢，實具可行之處。而且，同樣一位君王前後期的施政成績，與能否信賴賢臣緊密關聯，更能突顯「人和」的重要性。相信陸機非不能也，乃是不為也。

陸機對孫權的抬舉，像是在上篇就稱頌孫權靈運睿智之心出謀劃策，能夠繼承基業，遵循遺留的風尚，按照舊例理政；還標幟其篤厚堅定的信念與節儉的品格，與善於謀略、性格果決，且主動禮訪，展現對人才的重視。原文如下：

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⁵⁵

下篇則進一步在補充孫權自我制約、從善如流、推誠信士、量能授器等側面寫照後，⁵⁶推導出「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的結論；誠如田餘慶：「孫權統事，基本上遵循孫策的遺囑，一步步探索改變軌轍的辦法，首先是求賢接士。……陸機在歌功頌德

⁵⁰ 同註 14，頁 1011。

⁵¹ 喬伊絲·艾波比等著、薛絢譯：《歷史的真相》（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10月），頁 244-245。

⁵² 朱曉海指出陸機在《晉書》限斷議上，遮蔽從正始（240）、嘉平（249）起元，也是避免孫吳政權過早缺乏合法性的舉動。陸機自然不會希望早在孫權時期，故國就被北人歸為僭偽之國。同註 9，頁 4。

⁵³ 同註 14，頁 937。

⁵⁴ 孫權晚年的昏聩與眾賢臣的隔閡，詳參章映閣：《孫權》（臺北：知書房，1999年7月），第七章第四節「浮海求夷州」與第八章前三節「遼東失計」、「呂壹之爭」、「繼嗣之誅」，頁 238-293。與眾賢臣隔閡的代表事件，像是陸遜過世即肇因孫權剛愎，《三國志·陸遜傳》：「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同註 16，頁 3471。

⁵⁵ 同註 16，頁 988。

⁵⁶ 下篇：「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僚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同註 14，頁 1010-1011。



中透露的事情，我想是近真的。」⁵⁷良好的歷史素材，讓陸機歌功頌德時只需順水推舟。上篇接續在「異人輻輳，猛士如林」後炫耀孫吳英才匯聚：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弘；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⁵⁸

交待鼎峙霸業的基礎是君臣雙方的齊心協力，描述孫氏君王與江南眾臣的風雲際會，因此遂能「謀無遺算，舉不失策。割據山川，誇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⁵⁹宛若君臣一體的理想執政狀態，正是孫吳興盛的重要資本。

陸機還著重在論述孫吳與蜀漢、曹魏之間的對抗；先是在赤壁擊敗曹操，後在夷陵大破劉備，中間還述及對曹魏的另兩次戰役。關於《江表傳》、〈辨亡論〉⁶⁰等南人對赤壁之戰（208）戰勝的自我標榜，王文進早已指出《江表傳》「不斷強調劉備的軟弱，意欲壁上閑觀、圖謀斷尾求生，存心破壞孫、劉聯盟之局」⁶¹。赤壁之戰的戰果，《江表傳》無意分羹予劉備，〈辨亡論〉省略與劉備合作，皆具詮釋成基於地域情感的空間。誠如雷家驥言道：「蜀、吳二國表面互相承認，內裡則互相貶抑鄙視，蓋始終呈外友內敵之態也。」⁶²係俐落精準的歸納，應能視為兩國關係的註腳。緊接著陸機對夷陵之戰（222）時的蜀國書寫，除一貫立基於孫吳觀點檢視歷史事件外，並開始記載其祖父陸遜的功績：「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⁶³這筆調頗類似其在〈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啟陳。……戎漢時殪，方域清塵。」⁶⁴〈祖德賦〉：「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⁶⁵等追念夷陵大捷，追念陸遜與家族豐功偉業的寫法，只是遣詞用字沒有像往後描寫陸抗般耗費篇幅。上篇還有記載吳國擊退曹魏的兩次戰役：「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⁶⁶褒揚孫吳連續挫敗魏、蜀大軍後，理直氣壯說出：「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

⁵⁷ 同註 31，頁 277。

⁵⁸ 同註 14，頁 988-989。

⁵⁹ 同前註。

⁶⁰ 上篇：「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同前註，頁 989。

⁶¹ 同註 33，頁 106。

⁶²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頁 320。

⁶³ 同註 14，頁 989。夷（西）陵之戰的起因，係吳國破壞同盟約定在關羽北伐時（219）趁機偷襲，事後還捏造「借荊州」一事混淆是非。清代趙翼早已闡明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皆出吳人語也。」是「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荊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荊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劉備報仇實師出有名，〈辨亡論〉、《江表傳》皆無視正義問題，僅願揚己抑彼。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頁 139-140。

⁶⁴ 同註 14，頁 965。

⁶⁵ 同前註，頁 1112。

⁶⁶ 同前註，頁 989。



鼎峙而立。」⁶⁷地域情感的發用下，讓孫吳宛若是三國鼎峙時天下的真正霸主，曹魏、蜀漢皆不如焉。

檢視三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孫吳的立場其實最為曖昧；所謂「魏人請好」、「漢氏乞盟」是陸機對吳國國策的修飾，該類政治手段係孫權慣用的伎倆。孫吳對曹魏外交最卑躬屈膝的時刻應是襲取荊州後稱藩一事，〈吳主傳〉：「魏文帝踐祚（220），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⁶⁸，且孫權還「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⁶⁹夷陵戰後孫權使「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⁷⁰孫吳主動與蜀漢復通一事後詳，據〈辨亡論〉與前引史載，陸機言「魏人請好」的時間點應在蓬龍之戰（209）、濡須之戰（213）後，⁷¹與曹魏相絕之前，兩國交往的關係與〈辨亡論〉的記載剛好相反，扭曲事實的情況非常明顯。

「漢氏乞盟」或指夷陵戰後吳、蜀修復聯盟，或指兩國欲「並尊二帝」一事。夷陵之戰後是孫權率先示好，前引〈吳主傳〉已載吳國率先派遣鄭泉通使，再據《三國志·先主傳》：「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⁷²如此說來，應是孫權「乞求」劉備較為公允。陸機扭曲事實的狀況與《江表傳》相同，〈吳主傳〉引《江表傳》載孫權：「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⁷³竟顛倒黑白，指稱劉備才是主動「求復舊好」者。另外，「並尊二帝」的記載則見〈吳主傳〉：

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⁷⁴

既是和平、對等的協議，又何謂一方較卑微的「乞」盟問題？縱使意欲訴說「人和」的成果，著述立場亦未免過於偏頗，已經踰越一般史論尚且尊重史實的原則了。相較於論述孫堅、孫策時期處尚能恪守尺度，作者對故國濃厚的懷想終於在論述孫權時期盡情舒展了，使該文的面貌離歷史真相越來越遠。但連同論述孫堅、孫策時期處的啟步，陸機在論述孫權時期也基本完成「為國紀」的目標了。

上篇對孫權稱帝後的論述，即是排列幾句歌功頌德的話語：「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同註 16，頁 2904。

⁶⁹ 同前註，頁 2914。

⁷⁰ 同前註，頁 2918。

⁷¹ 據《三國志》載，蓬龍一戰是孫吳戰敗，〈臧霸傳〉：「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須濡的對決雖說吳國的確曾經擊退曹操，〈吳主傳〉：「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但之後曹操攻須濡時孫權卻請降，〈吳主傳〉：「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同前註，頁 1504、2896、2900。

⁷² 同前註，頁 2383。

⁷³ 同前註，頁 2918。

⁷⁴ 同前註，頁 2937。



守；長戟勁鍔，望颺而奮。」⁷⁵言孫吳外修武備、內修禮樂，然後「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⁷⁶流瀉的情感轉化成讓後世讀者「亦覺傷煩」⁷⁷的繁文，訴說出一片雍熙平和的政治景象。最後道：「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⁷⁸描繪百姓安居樂業、四方毫無戰事般的太平盛世：這就是讓陸機，甚至是當時相當多數吳人⁷⁹魂牽夢縈的美好時代。

四、孫吳的滅亡解釋

「吳蜀脣齒之國」的命題係三國時期的流行看法，孫吳華覈上疏孫皓：「(蜀漢)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⁸⁰曹魏鮑勛諫曹丕：「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南拔之勢故也。」⁸¹往後西晉羊祜(221-278)：「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⁸²，皆是案例。陸機則反對該命題係孫吳滅亡的真正因素，開始建構其「人和興滅觀」，同時意欲在基本完成「為國紀」的目標後，著手「為家乘」的準備。下篇：

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艦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⁸³

劉良注：「言蜀雖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⁸⁴所謂「非吳人之存亡也」、「存亡不由蜀也」，是指蜀國並非吳國存亡的關鍵（保留因素的可能）則無可厚非；是指非因素的話，立論易受偏激的指責。倘若所指的是後者，或許是要徹底破除一般意見對兩國依賴關係的強調，進而建構光譜上的另一對立之極。陸機語意如果是完全切割孫吳滅亡與蜀國早遭併吞的關係，似低估西晉擁有蜀地後，除增加的軍力、財力，

⁷⁵ 同註 14，頁 989。

⁷⁶ 同前註，頁 989-990。

⁷⁷ 孫月峯語，〔清〕于光華：《評注昭明文選》（高雄：啟聖圖書，1974年10月），卷 13，頁 22。

⁷⁸ 同註 14，頁 990。

⁷⁹ 今觀地方志《江表傳》的佚文，從該書選取的史料與史料內容，對於孫權的崇拜是非常顯著的；當見陸機對吳大帝時代的溢美、修飾並非只代表一己之嚮往而已。像是孫權本傳引《江表傳》：「(孫)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盧弼就隱約察覺此條史料頗有蹊蹺，指出孫權恐怕說不出該類妙論：「或曰：『至言也，權恐不及此。』」其實，置諸《江表傳》黨吳的著述立場，就能明白該類史料能被收錄或創造的原因。同註 16，頁 2955、2957。

⁸⁰ 同前註，頁 3699。

⁸¹ 同前註，頁 1188。

⁸² 同註 1，頁 1018。

⁸³ 同註 14，頁 1020-1021。

⁸⁴ 同註 18，頁 992。



還同時取得新的進攻路線能與北方配合作戰的威脅性。羊祜咸寧（275-280）年間即評估，若能配合蜀兵的運用，孫吳將「勢分形散，所備皆急。」⁸⁵當初劉備伐吳時孫權願向曹魏稱藩，就是避免兩面作戰的實例。

陸機反對「吳蜀唇齒之國」是孫吳滅亡的關鍵，將滅亡的詮釋聚焦在內部施政。這裡需從繼位孫權的孫亮（243-260）、孫休（235-264）、孫皓（242-284）談起，主要停留在孫皓時期。先是上篇：「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⁸⁶「幼主」孫亮、「景皇」孫休時期篇幅不多，近似過場性質，說明孫亮時期雖有姦臣亂政，唯晚至孫休時期政治還是有可觀之處，⁸⁷造成亡國的一切因素只能歸諸孫皓執政時期。

陸機接續開始孫皓時期的歷史論述，上篇：「降及歸命（孫皓）之初，典刑未減，故老猶存……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⁸⁸，闡明常刑與老臣是當時的棟樑，後者尤其重要；等到陸抗、陸凱為首⁸⁹的「羣公既喪」，國家就逐漸瓦解。上篇：

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犇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子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⁹⁰

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⁹¹

「羣公既喪」後政教衰微，晉軍南征勢如破竹，決定晉軍能否滅吳的關鍵，係取決吳國自身的教化與用人、尤其後者。暫且撇開軍事武力評估處是否真確，很容易發現陸機認為只要股肱尚存，元首雖昏庸的國家還是能支撐下去。

往論指出陸機在孫吳滅亡解釋時呈現出兩種特殊狀況，李安溪：「孫皓凶殘槩不斥言，而獨遺恨於老成之亡，或有意張祖、父之功與抑為國諱惡，容不得反覆痛快也。」⁹²張揚陸氏功業與為孫皓諱惡⁹³的現象，前者所言誠是，後者則能有進一步伸論的空間，

⁸⁵ 同註 1，頁 1018。

⁸⁶ 同註 14，頁 1003-1004。

⁸⁷ 下篇：「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說明中才之主只要守之以道並配合賢輔，吳國就長世永年。同前註，頁 1011-1012。但陳壽指出孫權後期政治已亂，故指責孫休仍任用舊愛而未改弦易張：「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與陸機強調孫休為政「無大闕」差距明顯，當見陸機修飾之跡。同註 16，頁 3063。

⁸⁸ 同註 14，頁 1003-1004。

⁸⁹ 原文：「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同前註。

⁹⁰ 同前註，頁 1004。

⁹¹ 同前註，頁 1009。

⁹² 同註 77，卷 13，頁 22。



這裡僅先論前者。陸抗的篇幅雖不及孫權，卻遠超過孫堅、孫策；(不含標點符號)上、下篇孫堅各使用 145、0 字，孫策 168、6 字；陸抗雖在上篇 10 字，下篇卻達 296 字。朱曉海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對陸機而言，固然是他深深引以為傲的地方，在吳亡後，更是他自尊的維繫點。」⁹⁴應能說明〈辨亡論〉為何在陸抗身上著墨甚多。下篇關於陸抗的記載，先是交待其意見脫穎而出：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摠羣誼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⁹⁵

接續論證陸抗存亡對故國的重要性，並透過陸抗平息步闡之亂的功業佐證前段：

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於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慮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⁹⁶

交待孫吳除天險、水戰優勢利於對抗「大邦」，但關鍵還是任用「賢人」。⁹⁷張銑注：「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⁹⁸，邦家顛覆在於失去「賢人」，尤其陸抗。陸抗死後「吳釁深而六師駭」，劉良注：「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於是警駭也。」⁹⁹應意味著陸抗尚存時，孫皓無道較收斂，尚還任用羣公；之後就「瑕釁日深」，未能再任賢。如此，孫皓用人政策固然是亡國關鍵，但提供另一聯繫緊密的解讀，即羣公之首陸抗過世亦是關鍵。就像是他在〈述先賦〉言陸抗：「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¹⁰⁰反

⁹³ 譚家健：「認為天時地利人和三者，最重要是人和。著重從正面立論，而對於孫皓如何暴虐，以致盡失民心等等，並未揭發和譴責。」見氏：〈陸機散文略論〉，《中州學刊》第 5 期（1999 年 9 月），頁 96。方伯海：「吳所以亡處，未極究極言之。陸氏，吳之世臣，不得不為國諱惡。容不得反覆痛快也，只也結論悠然不盡出之。」同註 77，卷 13，頁 22-23。

⁹⁴ 同註 9，頁 7。

⁹⁵ 同註 14，頁 1021。

⁹⁶ 同前註。

⁹⁷ 同論調見下篇末段處：「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遭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同前註，頁 1027-1028。

⁹⁸ 同註 18，頁 993。

⁹⁹ 同前註。

¹⁰⁰ 同註 14，頁 1118。



過來說，只要陸抗在世，晉師縱然厲兵秣馬也無力攻取荊揚。¹⁰¹

至於歷來指出陸機為孫皓諱惡的意見，大致是基於孫皓為君實屬荒唐之流而陸機並未盡力抨擊的現象提出解釋，像是渠曉雲言道：「沒有直接批評孫皓的暴政……雖然吳已亡，但孫皓終究是其國君，所以陸機不可能像賈誼那樣，客觀地分析秦朝的滅亡。」¹⁰²孫皓的惡行誠如陳壽評孫皓：「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¹⁰³北方士人亦有所聽聞，《晉書·王濟傳》：「(晉武)帝嘗與(王)濟弈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¹⁰⁴羊祜臨死前即言：「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¹⁰⁵，理解吳國之衰弱與孫皓的關係；南人對於孫皓為政之惡是深有體會的，吳亡後陸機同族陸喜在〈較論格品篇〉：「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¹⁰⁶責其無道暴虐。東晉干寶《晉紀》記載南士薛瑩與晉武帝論及孫皓所以亡國的論述，則更具代表性，薛瑩：「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¹⁰⁷當謂不假詞色而無語帶保留之意，今查向來尊吳、抑蜀魏的《江表傳》亦不願在記載孫皓時給予修飾，裴松之甚至指出該書有「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¹⁰⁸的情況。

將陸機的孫皓論述與前段併置，就能發現當時南人對於孫皓論述上實有分歧之處，並不是所有南人都願意對暴君孫皓保有故主的尊重。一派是不願意修飾孫皓本身的惡行與錯誤，薛瑩、陸喜、《江表傳》基本屬於這一類。另一派則是始終都不願承認孫皓有所不足，像是裴松之在《三國志·孫皓傳》就引文記載一次南北士人討論孫皓的事件：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孫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

¹⁰¹ 東晉何充論荊楚重要性時曰：「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看法或受陸機影響。同時說明，強調陸抗與吳國存亡的緊密關聯自有合理之處，唯由陸機提倡時更饒富興味。同註 1，頁 2030。

¹⁰² 渠曉雲：〈論陸機散文的「宏」風格〉，《江西社會科學》第 6 期（2008 年），頁 113。駱鴻凱論上篇末「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所以無深責歸命之辭乃因陸機曾為吳臣。見氏：《文選學》（臺北：華正書局，1989 年 9 月），頁 392-393。

¹⁰³ 同註 16，頁 3063。

¹⁰⁴ 同註 1，頁 1206。

¹⁰⁵ 同前註，頁 1021。

¹⁰⁶ 同前註，頁 1486。

¹⁰⁷ 同註 16，頁 3252。

¹⁰⁸ 同前註，頁 3515。王文進說得更具體：「文獻紀錄中，均試圖將孫皓與吳國過去的光榮歷史加以切割，使孫皓的劣行完全僅是個案，不能與孫氏父子創業功績相提並論，故『天匪亡吳』，一切皆孫皓自招，而《江表傳》也藉對孫皓劣跡之錄表現江東士民興發故國之思，也保留對過去光榮歷史的記憶。」見氏：〈《江表傳》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咖啡與學術】講論會（2009 年 12 月 30 日），頁 42。



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迓，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¹⁰⁹

孫皓侍中李仁先是用「君子惡居下流」的說辭來保護孫皓，然後逐條反駁對方的意見，始終不願承認孫皓有過種種惡行。孫吳滅亡之後，北方士人對於孫皓所以亡國是相當感興趣的，時常詢問南人的意見，《晉書·吾彥傳》就剛好記載了南人兩派相左的意見：

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¹¹⁰

前半部即是前引薛瑩如實回答的案例，後半部吾彥則是與李仁類似的姿態。吾彥面對對於孫皓所以亡國甚感興趣的晉武帝，始終不願意承認孫吳有任何的不足，甚至認為孫皓是「英俊」之主。陸機該文用「元首雖病」一語帶過，僅言孫皓失去「人和」才亡國來完成該文思想主旨並連帶稱頌陸抗，其餘則一無所問。兩種態度之間，陸機顯然疏離薛瑩、陸喜、《江表傳》這一脈絡，而接近吾彥、李仁對孫皓的態度。當然陸機並沒有像吾彥、李仁如此偏袒過度，還是願意承認孫皓有所不足；除陸機保有一定的理智之外，畢竟〈辨亡論〉的文體是史論，始終還是要著眼於人事來解釋孫吳的滅亡原因，因而不能像吾彥、李仁那樣在對話中處處袒護孫皓。

五、結語

張孟倫指出：「這個〈辨亡論〉，分上下兩篇，實際上就是一部吳的國史——吳國興亡史略。」¹¹¹只是說，這部興亡史略實際上並不客觀，如同地方志《江表傳》一般，對故國百般推揚，述及人物亦符應「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¹¹²的筆韻，對他國則相當敵視，甚至不惜顛倒黑白：揚己抑彼的立場非常鮮明。論述孫堅、孫策時對故國的懷思情緒尚不致於太誇張，但是到了論述孫權時，就不時違反史論基本遵守客觀歷史事實的原則，過度溢美孫權與孫權時期的吳國。還將亡國徵兆延遲到孫皓時期，對孫權稱

¹⁰⁹ 同註 16，頁 3050。

¹¹⁰ 同註 1，頁 1526。

¹¹¹ 見氏：《中國史學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上冊，頁 185。

¹¹² 見〈文賦〉。同註 14，頁 6。



帝後眾多失去「人和」的錯誤施政視若無睹；衡量陸機的心理，與欲讓孫權成為南人值得驕傲的聖君，神話化孫權時期的吳國，並延長孫吳政治處在清明景象時期的企圖相關。滿足「為國紀」之後，甚至於在論述孫皓時期處讓孫皓成為配角，陸抗躍升主角；除大幅書寫陸抗事蹟，還反覆著墨在能否招才、任賢對國家盛衰影響，藉此突顯陸抗對吳國存亡的重要性，從而完成「為家乘」的目標，在在表現出〈辨亡論〉實際上投注了陸機的家族情懷。最後，這時期南人群體的孫皓論述上，一派採取坦承孫皓眾惡的態度（薛瑩、陸喜、《江表傳》等），一派則始終不承認孫皓的無道惡行（吾彥、李仁等）；從而能夠發現，同期南人群體的孫皓論述並未取得統一的論調，而是擁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聲音出現。陸機則是接近後者的態度，但還是承認孫皓有所不足。這點，除陸機還維持一定的理智外，〈辨亡論〉本身的文體既是史論，始終要將孫吳的滅亡原因著眼於人事，因而不能像吾彥、李仁那樣在對話中處處袒護孫皓。這限制應該是使陸機的孫皓論述與吾彥、李仁等同中有異的關鍵之一。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2009年6月。
-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月。
- 〔南朝宋〕劉義慶編，〔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年11月。
- 〔梁〕劉勰撰，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2008年3月。
- 〔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9月。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
- 〔清〕于光華編：《評注昭明文選》，高雄：啟聖圖書，1974年10月。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

二、近人論著

-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6月。
- 王文進：〈《江表傳》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東華大學中文系主辦【咖啡與學術】講論會（2009年12月30日），頁1-43。
- 王文進：〈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0年4月），頁83-124。
-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5年6月。
-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
- 朱曉海：〈陸機心靈的困境〉，《中華文史論叢（第76輯）》，上海：上海古籍，2004年6月，頁1-44。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2008年5月。
- 李曉風：《陸機論》，鄭州：中州古籍，2007年8月。
- 林郁迢：《北魏三書的南北文化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11月。
- 胡國瑞：〈論陸機在兩晉及南北朝的文學地位〉，《文學遺產》第1期（1994年1月），頁18-24。
- 唐長孺：《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2006年12月。
- 章映閣：《孫權》，臺北：知書房，1999年7月。
- 渠曉雲：〈論陸機散文的「宏」風格〉，《江西社會科學》第6期（2008年），頁112-115。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十九期

- 葉建華：〈陸機及其史學〉，《學術月刊》第 8 期（1989 年 8 月），頁 47-51。
- 張孟倫：《中國史學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 月。
- 陳恩良：《陸機文學研究》，九龍：廣華書局，1969 年 2 月。
- 喬伊絲·艾波比等著，薛絢譯：《歷史的真相》，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10 月。
-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
- 楊朝蕾：〈精微而朗暢：陸機之論〉，《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111-113。
- 廖炳惠：《關鍵詞 200》，臺北：麥田，2009 年 12 月。
- 廖蔚卿：《中古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3 月。
- 駱鴻凱：《文選學》，臺北：華正書局，1989 年 9 月。
- 譚家健：〈陸機散文略論〉，《中州學刊》第 5 期（1999 年 9 月），頁 94-99。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Dong Wu in Lu Ji's *Comments on the Perishing of Dong Wu*

Chen, Jyun-Wei*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the history of Dong Wu carefully depicted and interpreted in Lu Ji's *Comments on the Perishing of Dong Wu*,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backbone as well as details of this literary work. Through carefully reviewing with references from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and facts, Lu Ji's praise of Sun Jian and Sun Ce, the pilot and the founder of the Sun's Regime, is clearly there to be seen. More importantly, in order to create this image of Sun Quan as a "Brilliant King", Lu Ji intentionally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after he took the throne he gradually became decrepitude and muddleheaded, and therefore made some wrong administration putting Dong Wu on the track to its perishing. In addition to highly praising his Motherland by every means, the attitude of Lu Ji toward Cao Wei and Shu Han, the other two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unusually hostile. Instead of adopting a framework showing respects for truth like general historical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do, Lu Ji intended for his *Comments* to serve as a historical biography of Dong Wu. Comparing with the *Chronicle of Jiangbiao*, a local chronicle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reflecting the collective discourse of the southern community, both literary works bore the same purpose while employ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Comments on the Perishing of Dong Wu* and the *Chronicle of Jiangbiao* both aimed to preserv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llective memory, as far as the factors leading Dong Wu to its perishing are concerned however, differences occur. Although both works excluded the period of Sun Hao's ruling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un's Regime,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Lu Ji merely touched on it without going deeply into it. Moreover, he especially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with an intention to add some flavor of family history. Althoug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have offered a common explanation for Lu Ji's exclusion of Sun Hao, this paper finds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on Sun Hao from the southern community recorded in both works dramatically different after closely examining and comparing both works.

Keywords: Lu Ji, Historical Image, *Chronicles of Jiangbiao*,
Southern/Northern Cultural Perspectives,
Regional Affection, Family Affection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 聲調組合現象

王媛珈*

提 要

佛教之於中國，有如水之於魚。不管是文學上、思想上、社會風俗上、藝術上皆受沾染，語言亦是如此，發生莫大變化。當兩者不同語系的語言相互碰撞，必然有一番火花，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而梵語屬於印歐語系，前者為單音節系統，一個字即表一個音，後者為多音節系統，多個音節即表一個字，不同的語言特色，著實讓翻譯人員大為傷神。翻譯過程中，梵僧們力求完美，採取多個漢字對上多個音節用以表一字，如：梵語「Utpala」，漢語對譯「優鉢羅」，意義為青蓮花，為了表達梵語的語音，漢語必須作內部調整，由單音節變成雙音節。無意間，促使漢語複音化。複音化之下，分析漢語詞彙其中有一類複詞相當特別，內部成分誰也不屬於誰，彼此是相等的，它就是並列式複音詞（亦稱複合詞）。

隨著社會變遷、科技日新月異，需要對應的名詞也就越來越多，雙音節負起重要的作用，讓人可以清楚辨析事物名稱。此外，梵僧們利用雙音節構造，創造出許多新詞，讓漢語語言系統更加豐富且多樣化。

關鍵詞：《百喻經》、並列式、雙音節複詞

* 現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開始與中國文化相互影響。佛教為印度文化，原用梵文書寫，自當需要翻譯，翻譯過程中發現中文獨特的四聲聲調，即平、上、去、入四聲，往後開啟了中國的聲韻學大門，韻書、韻圖的相繼誕生，佛經翻譯功不可沒，進而影響日後中國近體詩，四聲昌明，聲調運用，讓詩體有了輝煌一頁。另一方面，佛經給予中國文學許多幻想空間，而形式上對於日後的變文、寶卷、彈詞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佛經的價值不僅在文學上，思想上、心靈層面上給予人民極大的精神支持，佛教的殿堂中讓人感到安心、放心。

筆者考察《百喻經》（以下簡稱《百》），除了它本身的體裁特殊外，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百》翻譯年代為蕭梁時期，大約西元五世紀，各語言學家大都將此期歸入為漢語發展的中古時期。中古時期最大的特色在於複音詞。「複音詞大量產生是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重要特點」¹複音詞，又稱為複詞、複合詞。上古時期漢語為單音節佔絕對優勢，隨著文化進入、社會變遷，紛紛擾擾，單音節已不敷使用，為了清楚地分辨社會上每一項事物，需要更多詞彙名稱，也為了打消同音字過多的問題，於是將兩個單音節合併成為詞組，詞組經過固定化成為複音詞，之後連綴許多複音詞成為句子。

筆者選擇《百》為考察對象因為此書為雙音節大量出現的年代，且為一部佛教文學，且佛經大多數都是經過翻譯，翻譯過程中為了對應原文，採取意譯或音譯的方式，若是意譯的話，「咱們傾向複音」²，由此可知，複音節的大量出現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翻譯佛經，當佛經翻譯完成後，這一些漢譯佛經裡頭有著大量的複音節語料，而豐富的語料有別於書面用語，佛教文學的特色在於通俗化，呂叔湘先生曾說：「佛經文字也包含較多的口語成份。」³可見佛經語言為大眾語言、通俗語言。《百》又名《癡華鬘》、《百句譬喻經》，一書共分為四卷，前有序言後有偈言，共九十八篇譬喻故事，既只有九十八篇，為何稱百喻呢？學者意見分為兩派：第一、認為結合頭尾，為一百篇，故稱《百喻經》。第二、經過流傳抄寫已遺失兩則。而大陸學者王孺童《百》為實數，費力從印度故事中找到遺失的兩則故事。其實，從書名便可以知道此書的特點在於「喻」，即是譬喻之意，每一篇故事都隱含著佛理思想，從故事中都領悟到佛學義理，因果、因緣的闡述、亦包含著大乘與小乘佛教初期相互輕視的概況等。偈文末行可知為印度天竺僧伽斯那自眾多佛經中的譬喻故事篩選出而匯而成，由南朝大師求那毗地譯。

《百》九十八篇譬喻故事，每篇皆以「喻」作為篇名且放於最後一字，且篇幅短小，用字精湛，每篇皆有自己的主題，從主題便能了解故事大意，每一篇章的題目，從內容中抽取數個字而成，命題手法如同《詩經》。每篇故事都能獨自成立，絕無故事可以連

¹ 向熹：《簡明漢語史修訂本》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478。

²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王力文集》第1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440。

³ 呂叔湘：《語文常談》（臺北：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2年），頁75。



結的地方。且每則篇內容可以析解為兩個部份，前半部是故事，也就是譬喻性的短篇故事，至於後半部則是道理，也就是附會佛理的部份。如〈三重樓喻〉故事：

前半部（故事主體）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後半部（附會佛理）

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我今不用餘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

利用故事中愚人的種種行徑，提醒人們於佛法中種種錯誤行為。書中每一篇故事都可獨立自成一體，亦可當成一部短篇笑話集。丁敏教授《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中提到《百》「每則譬喻故事的自身，即開場白、主題轉折、結尾三部分，已形成完整結構含有豐富的人生哲理的寓意，可視為獨立的藝術小品。」⁴而富於故事之後的訓示則是佛教徒為了自身需要加上，運用其方式易於解說義理。因此《百》也像是一本《伊索寓言》寓言集故事。

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國家統治集團的進一步支持和扶植，尤其是北朝時已是發展盛大，南朝對於北朝而言，政治、社會局面相對穩定，佛教信徒們深入探討佛教理論上並翻譯經典，他們希望能夠避免艱苦的累世修行，尋求一條快速的解脫途徑。透過南北朝的發展，佛教就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深深地在中國紮下了根，若是沒有佛教中國文化似乎缺少了一塊。其中蘊含的哲理、佛理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無法分割。

二、並列式複合詞

（一）詞組與詞的分類標準

詞組（亦稱仿語、短語）與詞之間存有難以察覺的界限，王力先生曾說：「仿語與詞的界限是頗難劃分」⁵，王力先生一席話點出分化的困難處，其實，詞很難下定義，前賢呂叔湘先生對詞的定義為「最小的自由活動的語言片段」⁶，換句話說，詞是能夠

⁴ 丁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第8冊（臺北：東初出版社，民國85年），頁342。

⁵ 同註2，頁45。

⁶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5。



獨立且具有意義的語言單位。為了區別詞與詞組，筆者根據周法高先生的分類原則進行分化。周法高先生《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⁷判斷《孟子》一書的詞彙時提出的原則，也是目前古漢語學者研究詞彙大致遵循的規則。周先生認為複合詞結合性強，詞組則鬆散，若是複合詞則出現頻率較詞組多。如：《孟子》中「天子」出現的頻率有 173 次，「君子」則出現 81 次，所以這一些都應該當成複合詞看待。判斷是否為複合詞，可以加入一些字，如「形容詞+端語」的詞組，可加入「之」字，平行的兩個名詞，可加入「與」、「及」兩字；平行的兩個謂詞可加入「而」、「且」等字。

同一個語言環境中，端視上下文是否有將兩個字拆開使用，若是拆開則為詞組。若是複合詞的話則意義較為狹窄且有專指，且具特殊化。有時複合詞與詞組在同一書中出現，但解釋卻是不相同。如：《孟子》中「黃鳥」，不能解釋為「黃色的鳥」，「黃鳥」一詞有專指黃鸝鳥。如《孟子·萬章下》：「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時供簿正。」前方「簿」修飾「祭器」，而後一個「簿正」是複詞。

詞組與詞的差別在於概念的組成，詞為同一種概念，而詞組卻是由兩個概念的組合，如「利害」，指的是兩種概念「利」與「害」；而「社稷」卻是指同一概念，皆指國家之義，故社稷為詞；利害為詞組。

（二）並列式複合詞

並列式複合詞又稱為聯合式複合詞。而上古時代《詩經》、《孟子》之中早已出現，如涕泣、衣裳等；心志、思服等，可見並列式複合詞的來源很早。並列式，經歷幾千年來的發展，並列式複合詞堪稱五大合義複詞中數量最多的，漢語詞組的主要結構共有五種形式，分別是並列式、主從式（或稱偏正）、主謂式、動賓式（支配式）和動補式五種。何謂並列式結構？竺家寧先生《漢語詞彙學》定義並列式結構：

這是由兩個詞素平行相等的關係組合而成，兩個詞素的作用是相等的，誰也不附屬於誰。⁸

又

還有一種並列式附合詞的兩個詞素意義是相反的，是對立的，而不是像大多數情況是同義的。⁹

以上為並列式結構的定義，並列式複合詞根據兩個詞素的結合，兩個詞素都是主要成分，依照詞素義可以分為同義並列、類義並列、反義並列三種。簡單而言，它們分為相等關係和不相等關係。判斷並列式複合詞時，將詞組排除，然而有時詞組與詞之間並不是相當明確，分類上難免會將詞組一同列入，故筆者清查《百》全書的並列式結構，詞組將不列入本文討論之中。此外，有時並列式複合詞的意義會偏向其中某一個詞素，忽略另一個詞素的意義，此時稱之為「偏義複詞」，如探一探對方虛實，此句「虛實」便

⁷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1 年），頁 308-315。

⁸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頁 54-55。

⁹ 同註 5。



是偏義詞，偏重於「實」的部分，這一類也屬於並列式複合詞。並列式複合詞依照詞性又可細分為名詞與名詞的複合、形容詞語形容詞的複合、動詞與動詞等的複合型態。

康素娟認為並列式複合詞就是由兩個意義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與素並列組合而成。如：親戚、春秋，這些語素是平等的，並行列出，相互依存¹⁰。葛錯楨〈關於由相反或相對語素組成的並列複合詞的探討〉

各語素是平等的，不分主次。但從這些詞內部的排列順序中可看出這樣一個規律，即各個詞中總是偏向褒義的或是人們情感上易於接受的語素在前。¹¹

葛錯楨認為並列式複合詞的前後次序，是由人們在情感上最容易有所感的部分置於前，尤其是誇獎、讚美人的詞語，但是貶義的安排卻沒有交待。

簡單而言，並列式複合詞便是由詞義相同、相關或相反的詞素並列構成，構詞成分之間沒有修飾與被修飾的關係，每一個詞素都是主要成分，構成的詞素詞類相同，沒有前後優劣的安排，既然每一詞素都是主要的成分，前後次序的安排靠何種標準決定？而這種標準的依據又是什麼？是約定俗成還是另有其他原因？都是並列式結構爭議不休的原因。若依詞素意義的關係安排，這種狀況又可歸納為第一類是同義並列，如殃禍、魂神、宗家、衢路、顏貌；第二類是類義並列¹²，如痛毒、旬月、龍象；第三類是反義並列，如忠佞、終始。筆者探討的種點在於並列式複合詞內部構成的機制，基於每一個詞素都是主成分，誰在前誰在後，如何排列，都是一個大問題。筆者採取竺先生對並列式的定義，從聲調基礎上觀察並列式結構前後詞素的安排。

中國不斷與外在民族或文化接觸，東漢的佛教促成唐代中國式佛教的興盛，相繼影響宋代理學。佛經大量翻譯之下，帶給語言的衝擊是難以想像的，過去的單音節詞已不敷使用，為了因應翻譯的梵語新詞，產生兩種方式而生的新詞彙，從原本詞根上附加修飾語或是直接創造新的詞語，於是複合詞於中古時期越來越多，至宋以後開始停滯，可以說佛經語言豐富了漢語詞彙，若是缺少翻譯佛經，漢語詞彙生命彷彿欠缺某一部分的靈魂。王力、周祖謨、太田辰夫、向熹、張文國等學者們不約而同將南北朝當做漢語發展的中古時期，除了新詞的出現，舊詞的意義發生了各種變化，產生許多新義和用法外，最大的不同點還是雙音節步伐的邁進，若是欲了解中古時期的語言特色，可以從當時的作品著手，筆者選擇的材料為一部佛經，佛經中的詞彙現象更能反應當時的語言特色，又加上一部意義非凡的韻書——《切韻》，雖此書已亡佚卻有一脈相承的《廣韻》¹³輔助筆者調查《百》的語音和聲調著手或許可以得出中古並列式複合詞的組成是否依循某種規律，還是隨機而發生，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筆者藉此篇想要探討其並列式的聲調組

¹⁰ 康素娟：〈漢語複音合成詞的發展及其演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3卷第3期（陝西大學，2007年），頁45。

¹¹ 葛錯楨：〈關於由相反或相對語素組成的並列複合詞的探討〉，《理論語言學研究》第1卷第2號（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館藏，2007年），頁174。（<http://rtl.linguistics.com.cn/>）

¹² 這一類詞彙與同義並列最大的差別點在於，類義並列指意思或大類，組成的詞素同屬於一個種類，而不是意義相等。

¹³ 筆者所使用《廣韻》版本為林尹校定：《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民國69年）。



合問題。

三、《百喻經》並列式結構內部聲調次序

佛經是漢語言的語料庫。過去古漢語時代的詞彙是以單音節詞彙為主，但是《詩經》中卻有許多重疊詞，聲音的重疊，屬於重疊詞中的疊音詞，雖然是複音詞，但是只是重疊一字而成，構造簡單為單純詞¹⁴，與中古時期語法複合而來的詞彙有所不同。不過複音詞彙隨著時代的進步而增加，中古晚期的南北朝，複音詞數量明顯增多，雙音步伐的發展大約始於漢代到了唐代已經建立了自己雙音化系統¹⁵。中古雙音詞以複合型態為最多，而各種來源的複合詞，包括由複合詞組的固定、經過轉化而生的複合詞，到佛經翻譯，都加強並鞏固複合形式在漢語中的地位。除此之外，由於翻譯梵文和描述佛學中的新概念新名詞和新思想，必須從漢語內部詞彙做調整，因此佛經語言不但反映了當時的普遍社會的狀況，同時為了更貼近佛經原義，創造出新的詞彙。因此，對於漢語而言帶來一大改變，漢語詞彙雙音結構的發展，佛經語言帶來的影響功不可沒。

並列式複合詞據程湘清先生考察《論語》一書，並列詞的比例低於偏正式，到了戰國時期程先生考察《孟子》並列式與偏正式差距不遠，後期研究《世說新語》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並列式複合詞接近半數，可見並列式結構隨著歷史變遷，比例逐一增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並列式複合詞的比例已大大高於偏正式複合詞」¹⁶，除此之外，董秀芳引馮勝利看法，認為並列式的出現是人們有意識地創造。透過雙音化、詞彙化的推波助瀾，讓並列式複合詞數量大幅增多。

本文考察並列式複合詞不受句法、文法關係的牽絆，其詞素前後位置的改變並不影響文意，但是習慣上只有一種常出現，習慣上稱「朋友」不稱「友朋」，稱「優劣」不稱「劣優」，如此看來，並列式複合詞內部安排似乎是約定俗成，為什麼？為什麼會出現固定格式呢？丁邦新先生懷疑「雙音節並列語的成分排列和其聲調有關」¹⁷，後統計國語辭典 3056 條並列語。筆者假設並列式內部次序安排，除了現代漢語有一定規則，中古漢語亦存在丁先生的懷疑。文中所採的並列式複合詞，不分類義排列或近義排列，只是依據聲調排列。並列式的構成詞素的前後次序問題，筆者由聲調上、意義上找出依據，探索其中一種次序被凝固的原因，主要尋求的方法為統計法。筆者先介紹相關篇章，討論文獻不多見。先秦部份有張博先生〈先秦並列式連用詞序的制約機制〉¹⁸一文中提到前人不同的觀點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調序說，並列式複合詞的詞序是受到「聲調順序」（含中古四聲和今四聲）排列的影響。其二是意義決定論：張罔反對調序說，提

¹⁴ 單純詞分為三種，分別是重疊詞、聯綿詞、音譯詞。

¹⁵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6-8。

¹⁶ 同註16，107-108。

¹⁷ 丁邦新：〈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民國58年），頁161。

¹⁸ 張博：〈先秦並列式連用詞序的制約機制〉，《語言研究》第2期（寧夏大學，1996年），頁13-22。



出並列式連用詞序是以「意義」作為規律的決定因素。但其兩種說法都有缺失，張博重新調查五本書籍，分別是《尚書》、《左傳》、《論語》、《孟子》、《荀子》，他所得出的結論為先秦並列式連用詞序的制約機制，以「調序」的制約力度最強，不過他所檢查的仍屬於上古部份，歷年來對於上古的聲調討論，各學者意見分歧，而張博於文中並未說明他的上古聲調以何人說法、何種判斷作為標準。

丁邦新先生〈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得出兩成分之間：

1. 有一個是平聲字，它必定會出現在前面；
2. 若有一個是入聲字，它一定在後。
3. 沒有平入聲字時，上聲字在前。例外佔 10%。

觀察得到上古語料的《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其結論是：如有平聲字，它總用為第一成分，如有入聲字，它總用為第二成分，在沒有平、入聲時，上聲總用為第一成分。簡單言之，其順序往往與「平、上、去、入的順序相合。」¹⁹

現代音部份有丁邦新先生於〈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一文中探討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詞，統計發現國語雙音節並列詞兩字間除同一聲調之外，其他是按聲調而排列的。丁氏得出的規律兩成分之間：²⁰

1. 如有一個字是陰平字，它一定在前。
2. 如有一個是去聲字，它一定在後。
3. 如沒有陰平字，也沒有去聲字，則陽平字在前。

國語中例外只佔 14%，而屬同一聲調則是佔 25%，不同聲調則是佔 61%，都符合這個規律，而不同聲調者也符合四聲的排列。兩位學者研究的時代一位在先秦另一位則是先秦和現代，不免令人好奇，這一段空白時期的並列式複合詞是如何安排其次序。

周祖謨先生將並列結構稱為駢列漢語，對於並列結構的內部安排，他主張「兩個詞的先後順序，除了同是一個聲調以外，一般是按照平仄四聲為序，平聲字在前，仄聲字在後。如果同是仄聲，則以上去入為序。」²¹就以丁先生、周先生的觀點來看，兩人都以為並列式內部次序安排基本上是由聲調決定。

竺家寧先生發表〈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民國 86 年)一文中，共分析了西晉竺法護的 16340 個雙音節並列結構，竺氏發現去聲字作為第二音節都佔絕對優勢，並非偶然的現象，這說明西晉時代的構詞規律，有刻意選擇去聲做為第二音節的傾向。我們或許會想平聲字本屬最多，入聲較少，故平聲組合本應最多，但是以平聲作第二成分的例子作為結果呈現，上一平低於上一上、上一去。然而竺氏卻不認為如此，

¹⁹ 轉引自竺家寧：〈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中正中文，1997 年），頁 41-42。

²⁰ 同註 13，頁 165。

²¹ 周士琦編，周祖謨著：〈漢語駢列詞語和四聲〉，《周祖謨語言文字論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03。



他認為有些並列式複合詞的前後排列靠著意義決定位置，尤其是同類的事物會並列在一起，反之，只有在類義並列時，順序先後排列才會考慮意義層面。我們只可以說聲調因素佔了絕大比例²²。筆者對於兩位先生的論點感到好奇，故決定考察蕭齊時代，大約是中古時期的作品——《百喻經》，共分析書中所有的並列式雙音節詞共 434 個，從內部分析前後字的聲調是否會依照平、上、去、入四聲原則依序排列，若有例外，會呈現如何的現象呢？

筆者所考察的中古聲調語音以《大宋重修廣韻》為準，若是未出現於《廣韻》之中則以（清）紀容舒《孫氏唐韻考》為準，若是皆未出現者則以《集韻》所收之語音為準。以下將並列式雙音詞分為兩個部份，【表一】為前後兩字為同一聲調；【表二】則是表兩字不同聲調，不同聲調的排列方式為前字聲調—後字聲調。共分平—上、平—去、平—入；上—平、上—去、上—入；去—平、去—上、去—入；入—平、入—上、入—去共十二種排列方式。

【表一】同調連用²³

同調			
前後字聲調	例證	個數/總額	
平聲—平聲	愚癡	平虞\平之	48/434=0.111
	莊嚴	平陽\平嚴	
	邪姪	平麻\平侵	
	慈仁	平之\平真	
	貧窮	平真\平東	
	山林	平山\平侵	
	蚊虻	平文\平庚	
	頑嚚	平刪\平真	
	遊行	平尤\平庚	
	枝柯	平支\平歌	
	因緣	平真\平仙	
	貪嗔	平覃\平真	
	推求	平支\平尤	
	慳貪	平山\平覃	
	安全	平寒\平仙	
	衣裳	平微\平陽	
耽荒	平覃\平唐		

²² 竺家寧：〈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中正大學中文發行，1997年），頁 68。

²³ 同調連用：前一字與後一字的調性相同。共有四類：平和平；上和上；去與去；入與入。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聲調組合現象

	推尋	平脂\平侵	
	要當	平宵\平唐	
	空無	平東\平虞	
	應當	平真\平唐	
	飛行	平微\平庚	
	歡娛	平桓\平虞	
	逃奔	平豪\平魂	
	交通	平肴\平東	
	希望	平微\平陽	
	堅彊	平先\平陽	
	神仙	平真\平仙	
	思量	平之\平陽	
	猶如	平尤\平仙	
	修行	平尤\平庚	
	完全	平桓\平仙	
	形容	平青\平真	
	人天	平真\平先	
	金錢	平侵\平仙	
	財錢	平哈\平仙	
	籌量	平尤\平陽	
	終亡	平東\平陽	
	貪瞋	平覃\平真	
	思惟	平之\平脂	
	文辭	平文\平之	
	瓮瓠	平魂\平江	
	咸皆	平咸\平皆	
	愁憂	平尤\平尤	
	常恒	平陽\平登	
	要須	平宵\平虞	
	師徒	平脂\平模	
	山河	平豪\平歌	
上聲—上聲	飽滿	上巧\上緩	14/434=0.032
	伴黨	上緩\上蕩	
	罪咎	上賄\上有	
	善巧	上獮\上巧	



	往返	上養\上阮	
	弟子	上薺\上止	
	漸冉	上琰\上琰	
	彼此	上紙\上紙	
	乃是	上海\上紙	
	種子	上腫\上止	
	爪齒	上巧\上止	
	假使	上馬\上止	
	善好	上獮\上皓	
	美好	上旨\上皓	
	困餓	去慁\去箇	
	迎置	去映\去志	
	次第	去至\去薺	
	佈置	去暮\去志	
	守護	去宥\去暮	
	諍訟	去諍\去用	
	值遇	去志\去遇	
	憤鬧	去對\去效	
	智慧	去真\去霽	
	晝夜	去馮\去宥	
	殯葬	去震\去宕	
	況復	去漾\去宥	
去聲—去聲	思念	去志\去禿	50/434=0.115
	苦痛	去暮\去送	
	復更	去宥\去映	
	懺悔	去鑑\去隊	
	困苦	去慁\去暮	
	聘使	去勁\去志	
	苦困	去暮\去慁	
	禁戒	去沁\去怪	
	會值	去泰\去志	
	勞苦	去號\去暮	
	背棄	去隊\去至	
	教化	去效\去馮	
	字句	去志\去候	



	面貌	去線\去效	
	惠施	去霽\去寘	
	痛苦	去送\去暮	
	佈畏	去未\去暮	
	譬如	去寘\去御	
	罣礙	去卦\去代	
	富貴	去宥\去未	
	世界	去祭\去怪	
	療治	去笑\去至	
	鬪諍	去候\去諍	
	戰鬪	去線\去候	
	嫉妒	去至\去暮	
	畏懼	去未\去遇	
	聘娶	去勁\去遇	
	悔恨 ²⁴	去隊\去恨	
	恚恨	去寘\去恨	
	代謝	去代\去禡	
	屎尿	去嘯\去嘯	
	盜賊	去暮\去志	
	正義	去勁\去寘	
	按摩 ²⁵	去翰\去過	
	走避	去候\去寘	
	價值	去禡\去志	
	貴賤	去未\去線	
	性命	去勁\去映	
入聲—入聲	缺落	入鐸\入薛	9/434=0.020
	日月	入質\入月	
	執著	入緝\入藥	
	獲得	入麥\入得	
	迫脅	入陌\入業	
	劫奪	入業\入末	
	渴乏	入曷\入乏	

²⁴ 《說文解字》：「悔，恨也。」

²⁵ 「摩」：《廣韻》：摩，莫婆切，平聲戈韻，其義卻無按摩之義；又音莫禾切，去聲過韻，卻有按摩之義。故筆者將「摩」的聲調判定為去聲。



	啜食	入葉\入職	
	暴虐	入屋\入藥	

【二】異調連用²⁶

異調			
前後字聲調	例證	個數/總額	
平聲—上聲	交往	平肴\上養	43/434=0.0994
	違犯	平微\上梵	
	高廣	平豪\上蕩	
	煩惱	平元\上皓	
	歡喜	平桓\上止	
	軒敞	平元\上養	
	身體	平真\上薺	
	憂惱	平尤\上皓	
	林野	平侵\上馬	
	封賞	平鐘\上養	
	良善	平陽\上獮	
	皆盡	平皆\上軫	
	如是	平魚\上紙	
	無不	平虞\上有	
	侵惱	平侵\上皓	
	刀杖	平豪\上養	
	長遠	平陽\上阮	
	憐愍	平先\上軫	
	方等	平陽\上等	
	癡倒	平之\上皓	
	傷損	平陽\上混	
	修理	平尤\上止	
	甜美	平添\上旨	
	甘美	平談\上旨	
鳴吼	平庚\上厚		
無有	平虞\上有		

²⁶ 異調連用：前一字與後一字的聲調不相同。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聲調組合現象

	安隱	平寒\上隱	
	平等	平仙\上海	
	耆老	平脂\上皓	
	擔負	平談\上有	
	形像	平青\上養	
	財寶	平哈\上皓	
	生長	平庚\上養	
	虛假	平魚\上馬	
	因果	平真\上果	
	根本	平痕\上混	
	如似	平魚\上旨	
	繁重	平元\上腫	
	瞋忿	平真\上吻	
	勤苦	平欣\上姥	
	終始	平東\上止	
	捐捨	平仙\上馬	
	商賈	平陽\上姥	
平聲—去聲	僑慢	平宵\去諫	69/434=0.1574
	逃避	平豪\去真	
	端正	平桓\去勁	
	嗤笑	平之\去笑	
	捐棄	平仙\去至	
	平正	平庚\去勁	
	心意	平侵\去志	
	彰露	平陽\去暮	
	奇異	平之\去志	
	偷盜	平侯\去號	
	愁悴	平尤\去至	
	羸弊	平模\去祭	
	身命	平真\去映	
	咳唾	平哈\去過	
	豪貴	平豪\去未	
	嚴麗	平嚴\去霽	
	滋味	平之\去未	
	眠睡	平先\去真	



清淨	平清\去勁
由狀	平尤\去漾
呻喚	平真\去患
顏貌	平刪\去效
遨戲	平豪\去寘
逃走	平豪\去候
顛倒	平先\去號
嚴麗	平嚴\去霽
名利	平清\去至
清涼	平清\去漾
疲勞	平之\去號
瞋恚	平真\去寘
窮困	平東\去恩
教授	平肴\去宥
羸瘦	平支\去宥
方便	平陽\去線
資用	平脂\去用
疲厭	平支\去豔
形相	平青\去漾
千萬	平先\去願
親愛	平真\去代
障礙	平陽\去代
唯願	平脂\去願
星宿	平青\去宥
情事	平清\去至
欺誑	平之\去漾
驚怖	平庚\去暮
恭敬	平鍾\去映
譏毀	平微\去寘
慚愧	平談\去至
辛苦	平真\去暮
安樂	平寒\去效
財貨 ²⁷	平哈\去過

²⁷ 財貨：財物、財寶。除《百》一書中是用外，中土文獻的表現方面，如《老子》：「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漢朝《史記·項羽本紀》：「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



	親信	平真\去震	
	浮漫	平尤\去換	
	遭遇	平豪\去遇	
	誹謗	平微\去宕	
	醫治	平之\去至	
	遊戲	平尤\去寘	
	名譽	平清\去御	
	津濟	平真\去霽	
	猶尚	平尤\去漾	
	刀箭	平豪\去線	
	漂浪	平宵\去宕	
	盤迴	平桓\去對	
	嬉戲	平之\去寘	
	惶怖	平唐\去暮	
	空曠	平東\去宕	
	防護	平陽\去暮	
	弓箭	平東\去線	
	飢困	平脂\去恩	
平聲—入聲	真實	平真\入質	46/434=0.1065
	訶責	平歌\入麥	
	城邑	平清\入緝	
	推析	平脂\入錫	
	時節	平之\入屑	
	啼泣	平齊\入緝	
	疑惑	平之\入德	
	飢渴	平脂\入曷	
	方策	平陽\入麥	
	明白	平庚\入陌	
	尋即	平侵\入職	
	衣褐	平微\入曷	
	年月	平先\入月	
	和合	平戈\入合	
	奇特	平之\入德	

好美姬。」若是將「財貨」解釋為財寶和貨物的話，「財貨」一詞便成為詞組而非複合詞，由於財寶、貨物都屬於錢財一類的事物名稱，故筆者將「財貨」是為一個複詞，為珍貴物品之意。



	氈褐 ²⁸	平虞\入曷	
	功德	平東\入德	
	千百	平先\入陌	
	明達	平庚\入燭	
	啼哭	平齊\入屋	
	邪惡	平麻\入鐸	
	衣服	平微\入屋	
	衣食	平微\入職	
	床褥	平陽\入燭	
	侵略	平侵\入藥	
	驅逐	平虞\入屋	
	牆壁	平陽\入錫	
	知識	平支\入職	
	分別	平文\入薛	
	差別	平佳\入薛	
	愚惑	平虞\入德	
	衣食	平微\入職	
	鬚髮	平虞\入月	
	求覓	平尤\入錫	
	皆悉	平皆\入職	
	踰越	平虞\入月	
	生滅	平庚\入薛	
	貪著	平覃\入藥	
	方法	平陽\入乏	
	騰躍	平登\入藥	
	溝壑	平侯\入鐸	
	賓客	平真\入陌	
	修習	平尤\入緝	
	逃突	平豪\入沒	
	顏色	平刪\入職	
上聲—平聲	錢財	上獮平哈	15/434=0.0345
	禍殃	上果平陽	
	往來	上養平哈	

²⁸ 氈褐：《康熙字典》載「氈褐」條下說：「《博雅》：『氈毳，屬也。』《後漢·烏桓傳》：『婦人能刺韋，作繡，織氈毳。』」氈褐為一種毛織品。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聲調組合現象

	是非	上紙\平微	
	去來	上語\平哈	
	每常	上賄\平登	
	祖先	上姥\平先	
	是為	上紙\平支	
	盡皆	上軫\平皆	
	奉持	上腫\平之	
	斷常	上緩\平陽	
	捨離	上馬\平支	
	剷除	上產\平魚	
	產生	上產\平庚	
	動搖	上董\平宵	
上聲—去聲	忍受	上軫\去號	21/434=0.0483
	捨離	上馬\去霽	
	厭倦	上琰\去線	
	境界	上梗\去怪	
	上下	上養\去禡	
	懶惰	上早\去過	
	委頓	上紙\去恩	
	技藝	上紙\去祭	
	技能	上紙\去代	
	道路	上皓\去暮	
	演說	上彌\去祭	
	想念	上養\去禡	
	已竟	上止\去映	
	造作	上皓\去暮	
	罵詈	上馬\去寘	
	保護	上皓\去暮	
	往至	上養\去至	
	捨棄	上馬\去至	
	罪過	上賄\去過	
	輔相	上麌\去漾	
婦女	上有\去御		
上聲—入聲	往昔	上養\入昔	19/434=0.0436
	打撲	上迥\入屋	



	墮落	上果入鐸	
	噉食	上感入職	
	造設	上皓入薛	
	顯發	上銑入月	
	厭足	上琰入燭	
	靜默	上靜入德	
	稻穀	上皓入屋	
	果實	上果入質	
	五百	上姥入陌	
	罵辱	上馬入燭	
	並及	上迴入緝	
	取索	上厚入陌	
	解釋	上蟹入昔	
	善惡	上獮入鐸	
	養育	上養入屋	
	聚落	上麌入鐸	
	酒肉	上有入屋	
去聲一平聲	二三	去至平談	22/434=0.0501
	報償	去號平陽	
	伏藏	去宥平唐	
	調呼	去未平模	
	互相	去暮平陽	
	睡眠	去寘平先	
	染污	去艷平模	
	見聞	去霰平文	
	便為	去線平支	
	守持	去宥平支	
	論門	去慁平門	
	喻如	去遇平魚	
	樹林	去遇平侵	
	熾燃	去志平仙	
	致令	去至平清	
	遂便	去至平仙	
	謂為	去未平支	
	共同	去用平東	



	貢高	去送\平豪	
	事情	去至\平清	
	佈施	去暮\平支	
	冀望	去至\平陽	
去聲—上聲	穀取 ²⁹	去候\上厚	15/434=0.0350
	願但	去願\上旱	
	生死	去映\上旨	
	計造	去霽\上皓	
	計算	去霽\上緩	
	左右	去箇\上有	
	祭祀	去祭\上止	
	禮義	上齊\去寘	
	過罪	去過\上賄	
	細軟	去霽\上彌	
	除去 ³⁰	去御\上語	
	墜墮	去至\上果	
	謂是	去未\上紙	
	供養	去用\上養	
伴侶	去換\上語		
去聲—入聲	斷絕	去換\入薛	29/434=0.0667
	懈怠	去卦\上海	
	經歷	去徑\入錫	
	盜賊	去號\入德	
	喪失	去宕\入質	
	解脫	去卦\入末	
	困乏	去恩\入乏	
	具足	去遇\入燭	
	妻息	去霽\入職	
	正實	去勁\入質	
	過失	去過\入質	
	倒錯	去號\入鐸	
	放逸	去漾\入質	
	快樂	去夬\入鐸	

²⁹《廣韻》：「穀：取牛羊乳也。」

³⁰ 去在此沒有離開的意思，有拿除、去除的意思。故將除去視為並列式複合詞。



	奮激	去問\入錫	
	眷屬	去線\入燭	
	制抑	去祭\入職	
	誑惑	去漾\入德	
	樹葉	去遇\入葉	
	纏縛	去線\入藥	
	調發	去嘯\入月	
	倒惑	去號\入德	
	利益	去至\入昔	
	供設	去用\入薛	
	飲食	去沁\入職	
	毛髮	去號\入月	
	面目	去線\入屋	
	漩狀	去線\入屋	
	戒律	去怪\入術	
入聲—平聲	合和	入合\平戈	4/434=0.0092
	覆藏	入德\平唐	
	欲情	入燭\平清	
	悉皆	入職\平皆	
入聲—上聲	懊惱	入屋\上皓	9/434=0.021
	寂靜	入錫\上靜	
	及以	入緝\上止	
	闕短	入月\上緩	
	乏短	入乏\上緩	
	逐走	入屋\去厚	
	策使	入麥\上止	
	發引	入月\上軫	
	屋舍	入屋\上馬	
入聲—去聲	髮毛	入月\去號	22/434=0.050
	直信	入職\去震	
	亦復	入昔\去宥	
	乏困	入乏\去慁	
	惑亂	入德\去換	
	給賜	入緝\去寘	
	學問	入覺\去問	



析論《百喻經》內並列式雙音節詞的聲調組合現象

	即便	入職\去線
	輒便	入葉\去線
	激厲	入錫\去祭
	鬱茂	入物\去候
	發露	入月\去暮
	惑亂	入德\去換
	毒恚	入沃\去寘
	宿舊	入屋\去宥
	越度	入月\去暮
	即就	入職\去宥
	設計	入薛\去霽
	劫盜	入業\去號
	濕潤	入緝\去稊
	陸地	入屋\去至
	塔廟	入盍\去笑

【表三】《百喻經》同調連用統計表³¹

聲調	平—平	上—上	去—去	入—入
百分比	11.11%	3.24%	11.57%	2.08%

【表四】《百喻經》異調連用統計表

聲調	平聲---上聲	平聲---去聲	平聲---入聲	上聲---去聲	上聲---入聲	去聲---入聲	百分比合計
百分比	9.96%	15.74%	10.65%	4.83%	4.40%	6.67%	52.25%
聲調	上聲---平聲	去聲---平聲	入聲---平聲	去聲---上聲	入聲---上聲	入聲---去聲	百分比合計
百分比	3.45%	5.01%	0.92%	3.50%	2.10%	5.00%	19.98%

【表五】《百喻經》各聲調安排比例

聲調 ³² 成分(%)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第一成分	36.35%	12.68%	15.18%	8.03%
第二成分	9.38%	15.56%	25.58%	21.72%

³¹ 數據百分比採四捨五入法。

³² 聲調比例不合同調連用的百分比。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將異調並列又細分為兩類，異調並列一（按照四聲順序，即平、上、去、入，即【表四】第一行）和異調連用二（即【表四】第二行）。丁邦新先生將異調連用一為正規，異調連用二視為例外，正規數據遠超出例外。而《百》並列式複合詞中異調連用的聲調安排，符合丁先生看法，雖然丁先生研究的語料為上古時期，沒想到丁先生的觀點也符合中古漢譯佛典作品——《百》的並列式複合詞內部安排，是依據中古四聲聲調依序排列，然而我們只能說大致上是如此，從個別來看，例外部份頗高，19.98%皆是不屬於正例，這些例外的部份，依據的是何種標準排列？想必絕對不是聲調，是意義還是聲母清濁呢？這又是另一個課題了。

表格內呈現得數據，和筆者觀察《百》一書，得到以下的結果：

1· 以同調而言，平聲和平聲結合與去聲和去聲的結合為最多，原理論上平聲字多，故平聲字並列式複合詞也應最多，然而《百》並非如此，反而是去聲的組合最多。此外，異調的部份則是以平聲字為第一成分最多，不管是平—上、平—去、平—入，比例都是最多的，可以說平聲字往往用在前方。

2· 據【表五】顯示入聲和去聲總是作第二成分，去聲所佔得比重更多，可以說去聲總是做第二成分，如平聲—去聲、上聲—去聲遠比去聲—平聲、去聲—上聲來的高，去聲作於第二成分的比例比第一成分要高許多，去聲當作第二成分的比例高達 25.58%，無論前一個聲調是什麼，去聲都可以出現當作第二成分。換言之，《百》並列式複合詞中的第二成分往往是仄聲字。

3· 第一成分若不是平聲，出現次多的是上聲和去聲，其實，兩者差距其實不多，按照前賢意見，上聲當作第一成分的比例應該會比入聲高，可是《百》一書，所得的結果卻大相逕庭。觀察上聲當作第二成分，發現第一成分和第二成分的差距只有 2.88%，些微的差距在整個比例上不太具有意義，應該說上聲字於《百》中當作一成分和第二成分皆可。筆者推測可能上聲的前後順序似乎還沒有定型，仍在變動之中。若是缺少平聲情況下，上聲和去聲出現於第一成分機率較去聲的高。

若是有平聲字在前，扣除同調連用者，平聲字的比例為 36.35%，而平聲做為第二個音節則是佔 9.38%，例外者不能說少數，前賢為解釋這一部分的例外，提出不同的意見。由於本文探討聲調的排列組合，意義組合論、聲母組合論皆不在筆者討論範圍內。丁先生和周先生曾說詞序往往與平、上、去、入的順序符合，實際上入聲作為第一音節的比例卻佔 8.03%，顯示例外的數據將近一成，實在不能忽視這個數據。丁先生和周先生的理論只能包含大類卻無法涵蓋全部，或許應該說仄聲字經大都出現在第二成分比較符合統計結果。因為例外的存在，不能視若無睹，只能說大體上並列式內部安排會和四聲的順序相合而已。

四、結論

《百》若是剔除故事尾端所附會的佛理，稱得上一本寓言故事集，透過寓言故事發揚佛理、推廣佛教，功用極大。經過考察《百》中的字數據顏洽茂先生統計只有 10800



字³³，而筆者統計並列式複合詞的語料數為 434 條，而程湘清先生研究《世說新語》時統計書中所有字數為 60100 餘字³⁴，而並列式複合詞的語料數為 926 條，兩者比較後發現《百》中的雙音化傾向更為明顯，正如朱慶之先生所言「漢文佛典語言詞彙的雙音化程度要比中土文獻高的多」³⁵，漢文佛典中有著眾多的複音節詞，這一批雙音節詞豐富了漢語的資料庫，由於推廣佛教緣故，自然不能使用如此困難的字彙，故《百》用詞遣字並未像中土文學作品中的艱澀，反而更能表現出民間的色彩，符合民間文化。對於複音詞的產生，也可以知道並非一夕之間突然就完成，而是透過長時間的醞釀，一步一步豐富起來，就也代表著社會的變動和進步，使不足以包含所有事物的詞彙，一一出現了指稱名詞，社會也就越來越多元性了。

並列式複音詞隨時代腳步越來越多，但是從中也發現一些問題所在，第一當然是聲調上難以判斷，一個字若有兩個聲調或是兩個以上不同的念法，類似今日的破音字，之間的取舍問題，符合中古時期念法是哪一種？若是以意思辨別，雖是不同聲調字義的解釋卻是相同，如何拿捏？仍舊是一個疑難雜症，不同聲調會造成分類的不同，間接造成百分比不精確。此外，第二是本文所考察的並列式複音詞中有許多詞與今日不同，例如「取索」，今日作「索取」，「染污」，今日作「污染」，「苦困」今日作「困苦」，《百》兩類並存，還有一種，如「常恒」，今日作「恒常」，《百》只存有前面一種，這些詞都是與今日說法前後排列不同，這一類複音詞稱為「同素逆序詞」³⁶。同素逆序詞或許是因為南北朝時詞彙的前後順序尚未固定或是當時人使用習慣，因此出現兩種情況，後約定俗成，造成詞之間越來越緊密因而固定，所以今日不會有「染汙」的用法出現。

³³ 此篇文章收錄於顏洽茂：〈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65 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440。

³⁴ 程湘清：〈《世說新語》複音詞研究〉，《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82。

³⁵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24。

³⁶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第一章緒論：同素逆序詞：又可以稱為雙音詞的交替型式、字序對換的雙音詞、序位顛倒的雙音詞、顛倒詞、倒序詞、同義逆序詞、同義反序詞、同素逆序詞。同素詞，指的是構詞完全相同的一組詞，同素逆序詞就是構詞語素序位互逆的同素詞，且以複音詞為主。同素逆序詞常見型式：AB，亦存在 BA。



引用資料（依作者姓氏筆劃數先後排列）

一、近人論著

- 丁邦新：〈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9 本，臺灣：中央研究院出版，民國 58 年。
- 丁 敏：《佛教譬喻文學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民國 85 年。
- 王 力：《中國語法理論》，《王力文集》第 1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
-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 向 熹：《簡明漢語史修訂本》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1 年。
- 呂叔湘：《語文常談》，臺北：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2 年。
-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
- 周祖謨著，周士琦編：《周祖謨語言文字論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
- 〔宋〕陳彭年、邱雍重修，林尹校定：《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民國 69 年。
-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 張 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 顏洽茂：〈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65 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二、期刊論文

- 葛鐸楨：〈關於由相反或相對語素組成的並列複合詞的探討〉，《理論語言學研究》第 1 卷第 2 號，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館藏，2007 年。
- 康素娟：〈漢語複音合成詞的發展及其演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3 期，陝西：陝西大學，2007 年。
- 張 博：〈先秦並列式連用詞序的制約機制〉，《語言研究》第 2 期，寧夏大學，1996 年。
- 竺家寧：〈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1997 年。



T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stituents of the Dissyllabic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In The Illustrated Sutra of the One Hundred Parables

Wang, Yuan-jia^{*}

Abstract

Buddhism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ulture, thought, socio-culture, and art. Also,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language. When two languages that come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y tre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ome interesting outcomes occur. Chinese belongs to Sino-Tibetan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Sanskrit belongs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e former is the monosyllable that means a word that consists of a single syllable. The latter is the polysyllable which may refer a word of more than three syllables. Translators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because each language consists of its uniquenes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on, monks try their best to achieve perfection. They use more than one Chinese word to express one Sanskrit word that consists of many syllables. For example, “Utpala” in Sanskrit that means blue lotus flower is translated into “yu” “po” “lo” in Chinese.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sound of Sanskrit, Chinese needs to be internalized that turning monosyllable into disyllable. Without doubt, more polysyllabic words are created in. Among these polysyllabic words in Chinese, one kind is quite special because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hese words are equal to both languages. That is coordinate compound words.

The way of word-formation of the have a more important part to play because they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some words and meanings. Besides, monks make use of disyllable construction to create more new words. Therefore, the way of word-formation of the disyllable makes Chinese become more abundant and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ke varied.

Keyword: Buddhism, The Illustrated Sutra of the One Hundred Parables,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清代台灣詩學的玉山書寫 ——以陳夢林〈玉山歌〉〈望玉山記〉為中心

劉芝慶*

提 要

有清一代，漢人既慨嘆玉山險峻困阻，又驚於惡蟲侵襲與野番雜居，是以玉山有寶的傳聞雖始終不斷，又或是玉山為天下美景的記載仍舊，讓人嚮往，但玉山始終是漢人難以登臨的高峰。於是乎，玉山就在充滿神秘，且資訊不足的情況之下，進入了漢人的官方記載之中。但是反過來講，玉山之難知不可親近，也促成了諸多文學性的想像，清代詩人描繪其山勢壯美，雲彩峰迴，乃至於誇大其為仙境寶地等等。更有甚者，一代接著一代的詩人雅士不斷地歌詠玉山，玉山不但因此成為詩文創作的題型，同時也成為台灣文學史的一環。而我們追本溯源，會發現陳夢林有關玉山的詩文著作，往往有著開創性的指標性質，清代詩人或援引其作，推陳出新，又或是套用其句，依襲其意，都代表了在臺灣詩學中的玉山書寫，陳夢林實乃居於重要的關鍵地位。本文的研究，即是先以清人對玉山的認知為框架，作為歷史背景，然後由詩學的角度，分析陳夢林詩文的影響層面。

關鍵詞：玉山、陳夢林、台灣詩學、玉山歌、望玉山記

* 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的寫作，受侯雅文老師啟發與指點甚多，學友張柏恩、許嘉瑋、丁憶如、林津羽、謝佳源也多有指正，審查人亦提供許多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一、前言

玉山，位於台灣中部，橫貫南投、高雄、嘉義等地，為台灣第一高峰。這座高山，其實早在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之後，已有許多文人雅士注意及此，他們可能驚嘆其直入天際，高不可攀；也可能聽聞傳說而深信山中藏有珍玉奇物，凡此種種，皆有許多相應的文學作品產生。而關於玉山的記載，在清代方志與筆記中亦屢見不鮮，例如早在郁永河《裨海紀遊》便有對玉山的描寫，他對玉山的記載也對後世造成了許多基礎認知與「誤讀」（詳第二節）。循此而下，不論是官方的方志圖書，或是文人的筆記隨笈，顯然都對玉山多有注意。但在清代一朝，卻始終無漢人真正攀登其山，探究其秘，要直至日本統治時期，藉由探險隊的調查，才對玉山的地形高度，物種土壤等作出有系統的測量調查。

目前學界對於玉山書寫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玉山在明清與日治時期的形象，只是限於明代（包括明鄭）資料不足，¹且多為清人追述，是以學者主要將焦點放在清代與日治時期。在與清代有關的論著範圍中，江寶釵、施懿琳、劉麗卿、宋南萱等人對台灣山水詩、彰化地區的文學創作，乃至於對台灣八景的研究分析，都有傑出貢獻，玉山雖非其主要重點，但仍或有著墨，開啟後繼研究者的思考。²至於專門分析玉山的文學書寫，則有何晉勳與楊淑惠二人，前者為期刊論文，後者則是碩士論文，綜觀他們的成果，不論是清人對玉山的認知，又或是對清人歌詠玉山的詩作，皆有詳盡的整理與分析。³本文的研究，便是以上述論著為基礎，在前人的學術累積上試圖再作出分析，指出在清代台灣玉山的文學書寫中，許多關於玉山地理與傳說的記載，事實上都是騷人墨客創作的材料，陳夢林的〈玉山歌〉〈望玉山記〉就是其中最早的作品之一。⁴更進一步來講，當「玉山」成為一種詩學題目，清人相繼以此題型創作，他們或挪用其意象而推陳出新，或參考其詩文而詠嘆玉山之美，陳陳相因，順流而下，形成一種玉山書寫的文學史脈絡，而追本溯源，陳夢林的著作，無疑地就具有一種典型的示範作用。當然，陳夢林並非一文人而已，在私人對玉山的文學創作之外，他也有編撰官修方志的經驗，如《漳州府志》與《漳浦縣志》，亦曾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受諸羅縣令周鍾瑄延攬，開始纂修《諸

¹ 明人對玉山的認識，至今仍無專論，但已有學者對明代的台灣形象作出研究，可參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綜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年12月），頁93-148。

²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年），頁83-90。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1999年），頁107-109。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市文化，1998年），頁104-111。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年）。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劇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第一章。

³ 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頁281-297。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第二章。

⁴ 江寶釵說：「陳夢林曾作〈望玉山記〉，刻繪精彩，他又作了〈玉山歌〉，為歌詠玉山奇景的先驅。」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頁104。



羅縣志》，其中對玉山也多有描寫。這種集官方／私人、歷史／文學一身的現象，提供了陳夢林創作的觀察角度與素材。更有甚者，清代文學有關玉山的描寫，許多都是脫胎於陳夢林之作，又或是受其啟發甚深，陳夢林的重要性，正由此可見。本文的研究，就在於指出玉山在清代台灣文學史中，陳夢林對清代詩人創作的重要性，並試圖分析其詩作的內涵與影響層面，究竟為何。

二、當史書出現玉山——清人對玉山的認識

康熙 22 年 (1683)，臺灣入清朝版圖，官方雖頒布禁山令，對漢人入山採禁止政策，但事實上並未嚴格執行，漢人入山與番人貿易，取材砍伐，甚至熬製樟腦亦在多有，官方更是防不勝防。⁵但即便如此，玉山⁶在清代漢人心中，仍是難以進入攀登的地方，其原因恐怕並不在於官方禁令。事實上在諸多方志之中，我們亦不見任何關於玉山難登之因，是出自政府政策禁令的記載，因此玉山的難以親近，實在於高聳險峻的地勢，以及少與漢人接觸的番人盤踞其中，郁永河 (?-?) 就指出這種現象：⁷

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每遇晴霽，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雲也。

觀看郁永河的說法，「其山獨高」「巉巖峭削」「四面攢峰環繞」「外人又畏野番」等等，都是漢人無法真正接近玉山的原因。也因為玉山的可望不可即，所以漢人只好以遠觀眺望的角度來形容這座山，不管是如太白積雪、渾然美玉、天上白雲等等，都說明了遠望瞭觀，再加以想像形容的描述。而玉山，則彷彿存在於譬喻與形容之中，其具體情況，似無人能知。

限於人力與物力，郁永河無法更進一步地瞭解玉山。但在其後的陳夢林 (1670-1745) 所編纂的《諸羅縣志》裡，有了更多也更具體的描述，〈望玉山記〉就說：⁸

玉山之名，莫知於何始？不接人境，遠障諸羅邑治；去治莫知幾何里？或曰：山之麓，有溫泉。或曰：山北與水沙連內山錯，山南之水達於八掌溪。然自有諸羅以來，未聞有躡屩而登之者。山之見恆於冬日，數刻而止。予自秋七月至邑，越半歲矣；問玉山？輒指大武巒山後撰雲以對。且曰：是不可以有意遇之。

〈望玉山記〉雖是散文式的文學作品，但一來此文既收在《諸羅縣志》，二來就引文內容來看，則多就地理的山勢地形而言，相較於郁永河只是以譬喻的文句，陳夢林則是以更細膩更深入的文字來觀看玉山、書寫玉山。文章一開頭就說：「玉山之名，不知始於

⁵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年），頁 322-323。

⁶ 玉山又被稱為雪山、白玉山、番玉山、毛里遜山、八通關山。可參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頁 17-18。

⁷ 〔清〕郁永河著，許俊雅校釋：《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頁 268。

⁸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頁 259。



何始」，但就目前文獻可查者，當可追溯至康熙二十四年蔣毓英（?-?）修纂的《臺灣府志》與林謙光（?-?）的《臺灣紀略（附澎湖）》，他們都認為之所以命名為玉山，是因遙望皆白石，或是其色晶瑩如玉之故，⁹陳夢林顯然也同意這種說法，所以他接著說玉山：¹⁰

如雪、如冰、如飛瀑、如鋪練、如截肪。顧昔之命名者，弗取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臺北少石，獨萃茲山；山海之精，醞釀而象玉，不欲使人狎而玩之，宜於韜光而自匿也。

「弗取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以反問的語氣，指出玉山之名，正是因為玉山如雪如冰，又如剖開的脂肪一般，色澤白皙，因此玉山名字的由來，就好像山裡石塊蘊藏美玉，相互輝映，更顯瑩光。「韞」，即蘊含、蘊藏之意，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¹¹陳夢林可能即是化用此典，意謂山海之精，涵蘊韜光，好像玉一樣，乍看之下就彷彿玉韞於石，在石中透露其美，而石又因玉而閃耀，擴而大之，整座玉山更顯得光輝動人，故曰：「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相較於臺北¹²少石，但玉山卻石多，可以說是得天獨厚。而玉山既遠在天邊，山石若似暗藏美玉，美在其中並光閃耀目，且此等美玉又是由山海之精醞釀養成，似是而相通，故曰：「醞釀而象玉」，象，應為「像」，即相似類似之意。更進一步來講，玉山也隱涵寓意，玉山之所以名為玉山，正如陳夢林所言，是「不欲使人狎而玩之，宜於韜光而自匿也」，顯然這是一種擬人化的手法，將玉山比喻為韜光養晦的隱士，君子守身如玉，韜光而自匿，良有以也。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郁永河、蔣毓英，還是陳夢林，據他們的說法，他們都沒有明確指出玉山藏有寶玉。他們或是用譬喻的手法，指出玉山「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蔣毓英）；¹³又或是山石之美，彷彿有玉深藏石中，晶瑩耀目，玉山之名，亦由此而來（陳夢林），但這也只是形容借喻而已；又或是如郁永河所說：「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但所謂的「寶」，也不一定是指寶玉，也可能是指如太白積雪的玉山風景幽麗，渾然美玉，恍若天上白雲，可謂寶地，其所謂番人之不知「寶」，亦可能是指此。¹⁴

⁹ 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頁 11。

¹⁰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59。

¹¹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45。

¹² 此處的「臺北」，當非指臺北盆地。就狹義來講，是指諸羅縣，如《諸羅縣志》就說：「諸羅僻在臺北」，〔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375。廣義來講，則是指「臺灣縣」之北，包括諸羅、彰化、淡水等地的地區，可參尹章義：《臺灣開史研究》（臺北：聯經，1999 年），頁 427-431。

¹³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229。

¹⁴ 何晉勳與楊淑惠顯然都將郁永河的文句解為「藏有美玉」「充滿美玉」等相關文意，是以將玉山有玉的傳聞，追溯至郁永河，但「皆言此山渾然美玉」是否只能作此解？恐又未必，「渾然」可以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渾然寶玉」云云，可以說是遠看玉山，彷彿太白積雪，白色如銀，就好像玉一樣（但不是真的相信山中有玉）。因此，「遠看似玉」與「實際的山」渾然一體，密不可分，這也正好說明清人對「玉」山的想像。而楊淑惠所言：「『皆言』二字肯定在清初有絕大多數的人相信寶玉之說」，亦有再商榷的餘地，「皆言」也可以是指當時人普遍認為玉山就好像寶玉一樣，「玉」「山」一體，



但是玉山有寶玉(或是水晶)的傳聞始終不斷,乾隆年間刊行的董天工(?-?)《臺海見聞錄》就說:「玉山在諸羅……。傳言此山渾然美玉,生番既不知,外人又莫敢向取。」¹⁵董天工此處是將「渾然美玉」解作「藏有美玉」「充滿美玉」,或相關意涵,故一曰「傳聞」(但是「渾然美玉」並非只能如此解讀,尚有它解¹⁶),二曰「生番既不知,外人又莫敢向取」,知者為何?取者為何?自然就是指傳聞中的玉山之玉了。翟灝(?-?) 在嘉慶年間出版的《臺陽筆記》更說:「鄭成功時,費金萬餘,始得拱璧。其取之難如此。」¹⁷牽合鄭成功到玉山取玉的傳說。後來方濬頤(1815-1889)〈臺灣地勢番情紀略〉又更進一進推衍這種說法,只是將鄭成功改成鄭克塽,說他率眾登玉山采玉,迷路不得出,於是向天祈禱,後來不但得到寶玉,亦因此順利下山。¹⁸《福建通志臺灣府》也說玉或是水晶是玉山所產:「玉,出嘉邑玉山,終歲如籠霧,冬日晴明乃見,取之最難。或云,此山皆水晶,故遠望如玉。」¹⁹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申報》,甚至因此說玉是「臺灣中玉山之產」。²⁰光緒時人黃逢昶(?-?) 在《臺灣生熟番記事》也說:「驅車走馬白雲灣,遊遍銀山又玉山,造物不知何愛寶,教人莫掛杖頭還」,他又自注:「臺中有玉山銀山,人不敢取」。²¹這些說法都認為玉山確實有玉與水晶,玉山之稱,亦因藏有這些珍寶而得名。但上述畢竟都只是推測之辭,因為玉山究竟是否真藏有奇玉或是水晶,始終言人人殊,例如乾隆時人朱景英(?-?)《海東札記》就反對玉山有玉之說,說「玉山在諸羅萬山之中,望之如太白積雪,非有玉可採也。」²²丁紹儀(?-

渾然天成。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頁13-14。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頁283-285。

據本文審查者所說,郁永河《裨海紀遊》下段屢言藏寶,如「銀山有礦,產銀」「哆囉滿產金,淘沙出之,與雲南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巨甕中,客至,每開甕自炫,然不知所用……」之類,以此推測,寫玉山部分應是就具體寶藏來說。此說固然有理,但反過來講,此處郁永河講自然地理,多針對其地形特色、山水環境而言,如他說水沙廉「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秉此筆法,對玉山外形地理亦有著重描寫,如本文所引「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皆屬此種敘述。因此,本文企圖在學界所謂「藏寶」之說之外,另立一「名勝風景」的解釋。

¹⁵〔清〕董天工:《臺海見聞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頁4。

¹⁶「渾然美玉」顯然不只一種意思,在董元工的說法之外,亦有「好像美玉」「渾然一體」的解釋,孫元衡詩云:「一片晴雲想玉山」自注:「言山是渾然美玉,天氣晴朗,郡城望見,然亦僅孤雲一片,狀若峰巒也」,即是此意。〔清〕孫元衡:《赤崁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47。

¹⁷〔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65。

¹⁸「又有玉山,遙睇之,晶瑩混漾;懸崖峭壁,人不能上。野史云:往者,有路可通。鄭克塽欲采玉為璽,率眾百餘入山求玉,不得;三日,死於瘴者過半,迷路不得出。禱於天曰:『鄭氏不絕,則請賜玉,得出山;否則,願與從者同死』。禱畢,旋得玉。一叟突至前,訶之曰:『仙山毋久留!』導引出山。回顧,則轟若雷琅,平地陷為深壑。土人能言之。」〔清〕方濬頤:〈臺灣地勢番情紀略〉,收於〔清〕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74。

¹⁹《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30。

²⁰《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21。

²¹〔清〕黃逢昶:《臺灣生熟番記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頁17。

²²〔清〕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年),頁7。



-?)《東瀛識略》更說他懷疑只是積雪，²³又或只是特別瑩潔的石頭而已，並非真玉。²⁴

另外，玉山的難以接近，除了番人與山勢因素之外，陳夢林認為還有水蛭飛蟲，讓人望而卻步：²⁵

林箐深處多飛蟲，著人即肌肉發癢，爪之肉爛，淡水以北皆然。行者或以皮包裹其頭項。或曰：近玉山最多此蟲；山之麓，螞蟻（按：即水蛭）如蝟。故玉山人不能到。

人類一但被飛蟲觸著，皮膚往往因而發癢，甚至潰爛，而在玉山除了有很多飛蟲之外，在山腳下還到處遍佈水蛭，這也是常人不能到達玉山的原因之一。

當然玉山不全是恐怖地域，在野番與惡蟲之外，玉山還藏有溫泉，這也是《諸羅縣志》的發現：「溫泉：一在玉山之下。有土番至者，云於山最深處得之。」²⁶只是雖有溫泉，但仍只有土番能至。光緒時候的倪元贊（?-?）在《雲林縣采訪冊》裡更說玉山溫泉（又稱「燒湯」）可以煮蛋食用。²⁷此外玉山還被周鍾瑄、陳夢林定為諸羅六景之一，劉良璧將六景增為八景，玉山依然仍列屬其中，並皆以「玉山雲淨」稱之，到了倪元贊的時代則據此稱為「玉嶂流霞」：「前人以此為『玉嶂流霞』，列於八景」，²⁸是雲林縣八景之一。²⁹但不管是六景還是八景，既以「景」相稱，就代表著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景色地點，載史者特地標而表之，就是希望能在歷史中記下一筆，留諸將來，希望能引領後世依循賞游，以觀此佳景幽勝，《諸羅縣志》的按語就說：「以予觀玉山、棧圍、北香、水沙、龍目，皆標奇領異，足供幽人之賞、消旅客之憂；顧未有表而出之耳。然則大澤深山，佳景滅沒，可勝道哉？故合雞籠而並列之，庶幾後有問津者」³⁰，即是此意。因此在清代漢人心中，玉山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但「玉山雲淨」或是「玉嶂流霞」卻是諸羅縣與雲林縣名聞遐邇的山林名勝之一。以此而觀，玉山之美，早就聞名已久，因此與周鍾瑄、陳夢林約略同時的郁永河，他所謂「番人既不知寶」，此說既可能是指美玉之寶，亦可能是名勝景觀之寶，當然不管是哪種解釋，都可以說是以漢人的角度，來否定番人對「寶」的可能認知與發現。

²³ 但是陳夢林並不認為玉山有積雪一事，「乃有妄指玉山為積雪者。」〔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80。

²⁴ 「若淡水之玉山，在萬山中，疊白如銀，可望而不可即。竊謂未必真玉，玉皆韞存在璞，斷無軒豁呈露如此者；或疑為積雪，亦不能終年如故，殆石之瑩潔者耳。」〔清〕丁紹儀：《東瀛識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62。

²⁵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89。

²⁶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85。

²⁷ 「……山前有溫池，俗名燒湯；聞有投以生卵，少頃即熟可食。是山四面皆雪，人跡罕到。」〔清〕倪元贊：《雲林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48。

²⁸ 〔清〕倪元贊：《雲林縣采訪冊》，頁 149。

²⁹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頁 82-86、104-106。

³⁰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8。



三、當玉山進入文學——從陳夢林之作談起

陳夢林，字少林，福建漳浦人。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諸羅縣令周鍾瑄曾聘請他編修《諸羅縣志》。前已言之，陳夢林身兼方志編纂／文學創作的角色於一身，於是不管是在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的《諸羅縣志》，又或者是在陳夢林創作的〈玉山歌〉〈望玉山記〉裡，他對玉山的觀察，既是以史家的角度，記其形勢地況，又能以文學的角度，加以想像渲染。換句話說，既是在文學裡展示了歷史的真實，而又在歷史中透露出了文學的美感，這就使得陳夢林的玉山書寫既有史著的特徵，也能有文學的素養，兩者互為表裡，這種文史互相交織的玉山描寫，亦文亦史，正是後人深受其影響的重大關鍵。³¹

由於陳夢林〈望玉山記〉與〈玉山歌〉是本文主要的分析文獻，開啟清人有關玉山的文學書寫，不論是宦遊還是本土文人，清代的許多相關詩作皆是脫胎於此，諸如〈正月初二日望玉山〉〈初旭時見玉山〉〈玉山〉〈望玉山歌〉〈玉山積雪〉〈望玉雲淨〉〈玉山霽雪〉等詩題，不止如此，許多詩意與詩趣亦同理可觀。是以如將清人詩文與陳夢林作品兩相對照，當可發現陳夢林的影響力，由於這兩篇文獻相當重要，故文長俱錄，〈望玉山記〉：³²

玉山之名，莫知於何始？不接人境，遠障諸羅邑治；去治莫知幾何里？或曰：山之麓，有溫泉。或曰：山北與水沙連內山錯，山南之水達於八掌溪。然自有諸羅以來，未聞有躡屩而登之者。山之見恆於冬日，數刻而止。予自秋七月至邑，越半歲矣；問玉山？輒指大武巒山後撰雲以對。且曰：是不可以有意遇之。

臘月既望，館人奔告玉山見矣！時旁午，風靜無塵，四字清澈。日與山射，晶瑩耀目：如雪、如冰、如飛瀑、如鋪練、如截肪。顧昔之命名者，弗取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臺北少石，獨萃茲山；山海之精醞釀而象玉，不欲使人狎而玩之，宜於韜光而自匿也。山莊嚴瑰偉，三埒並列；大可盡護邑後諸山，而高出乎其半。中埒尤聳，旁二埒若翼乎其左右。二埒之凹，微間以青；注目瞪視，依然純白。俄而片雲飛墜中埒之頂，下垂及腰，橫斜入右，埒之三，頓失其二，游絲徐引諸左，自下而上，直與天接；雲薄於紙，三埒勾股摩盪，隱隱如紗籠香篆中。微風忽起，影散雲流，蕩歸烏有；皎潔光鮮，軒豁呈露。蓋息間而變幻不一，開閉者再焉。過午，乃盡封。以予所見聞，天下名山多矣！嵩、少、衡、華、天台、鴈蕩、武夷之勝，徵奇涉怪，極巍峨、窮幽渺，然人跡可到；

³¹ 與陳夢林相比，陳夢林的上司周鍾瑄，雖任《諸羅縣志》主修，亦有詠玉山詩作傳世，其中「大璞已教天地鑿」一句，雖也常被後人化用，如徐德欽〈玉山雲淨〉「太璞早完工詎琢」之類，但陳夢林亦有類似文句，技巧藝術更勝周鍾瑄。再者，兩相對照之下，清代詩人顯然更常使用的是陳夢林的作品，詳見第三節。周鍾瑄詩作為〈望玉山〉：「浮嵐高捲日初生，一片晴光照眼明。積雪不消三伏後，層冰常訝四時成。疑他匹練非吳市，遮莫胥濤向越城。大璞已教天地鑿，山靈穩臥不須驚。」〔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71。

³²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59-260。



泰山觸石、匡廬山帶皆緣雨生雲，黎母五埭晝見朝隱，不過疊翠排空，幻形朝暮，如此地之內山斂鏗乎雲端、壯觀乎海外而已。豈若茲之醇精凝結，磨涅不加；恥太璞之雕琢，謝草木之榮華。江上之青，無能方其色相；西山之白，莫得比其堅貞。阻絕乎人力舟車，縹緲乎重溟千嶺。同豹隱之遠害，擇霧以居；類龍德之正中，非時不見。大賢君子，欲從之而末由；羽客緇流，徒瞻言而生羨。是寰海內外，獨茲山之玉立乎天表，類有道知幾之士超異乎等倫，不予人以易窺，可望而不可即也。

陳夢林〈玉山歌〉：³³

須彌山北水晶宮，天開圖畫自瑤瓏，不知何年飛海東，幻成三箇玉芙蓉。莊嚴色相儼三公，皓白鬚眉冰雪容；夾輔日月拄穹窿，俯視眾山皆群工。帝天不許俗塵通，四時長遣白雲封。偶然一見杳難逢，唯有霜寒月在冬；靈光片刻曜虛空，萬象清明曠發蒙。須臾雲起碧紗籠，依舊虛無縹緲中。山下螞蟻如蟻叢，蝮蛇如斗捷如風；婆娑大樹老飛蟲，攢肌吮血斷人鋸。自古未有登其埭，於戲！雖欲從之將焉從？

〈望玉山記〉與〈玉山歌〉基本上都是在《諸羅縣志》相關記載的基礎上發揮，並加以作文學性的渲染描述。正如前所言，是把歷史上玉山帶進了文學的世界。

〈望玉山記〉開頭先說玉山的坐落方位，平日不可見知，直到農曆十二月十五日晚上才有人告知可見。時近中午，天朗氣清，陽光照射在山上，更顯晶瑩閃耀，陳夢林形容是「如雪、如冰、如飛瀑、如鋪練、如截肪」，玉山之白，既有固體的特徵（雪、冰、截肪），也有液態的動作（飛瀑），更有飄逸、一瀉如地的流動感（鋪練），這種描述，既融合了動與靜，也加入了視覺與觸覺，因此除了視覺上的白皙之外，也給人冷若冰雪，難以親近的感覺，這也符合下文「不欲使人狎而玩之」之意。在說完玉山的整體形象之後，陳夢林開始具體描述玉山的山勢特徵，其中三峰並列，左右二峰互翼中間高峰，二峰雖微帶有青色，但若注目直視，則並不影響玉山純白之美。緊接隨著時程嬗移，玉山的觀看視域也跟著轉動，首先是雲朵遮住中間與右邊的兩座山峰，當隨風飄散的雲絲，從右而左，自下而上，直入天際，三峰亦隨著雲彩流動而切摩變化，彷彿蒙著紗籠，似現還明，又或是如燃香一般，煙縷不絕。此時微風忽起，吹散雲海，山峰不再若隱若現，而是皎潔光鮮，乍然呈露，至中午過後，則玉山隱沒，雲深不知處，不復再見。而以此玉山之奇，空靈縹緲，相較他處蹤跡可至的名勝，玉山之醇精凝結，不加琢磨的天然美色，則多有勝之。因此大賢君子也好、羽客緇流也罷，面對玉山之美，也只能望而生羨，卻無從攀登。是故玉山可謂立乎天表，寰海內外，就好像能見到事物端倪之幾的有道之士，他們超乎同儕之上，不易為人所知，卻又可望而不可及，這也呼應了上一段「宜於韜光而自匿也」，至此玉山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物景，而是可以由物見人，把對人格的理想投射在玉山形象之中。

相較於〈望玉山記〉的散文體記述，〈玉山歌〉則是採歌行體。首句就以佛經的「須

³³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269。



彌山」破題，³⁴陳夢林認為玉山就好像須彌山裡的水晶宮，明麗潔白有如天然手筆的圖畫，而須彌山的水晶宮，不知何時飛往此地，化成了三朵玉芙蓉，此指玉山三峰。只是玉山雖美，卻莊嚴不可侵犯，有若輔佐朝政的三公，夾輔日月，當為眾臣萬民所仰，「俯視眾山皆群工」，描寫玉山俯視之姿，不與群山同列。那麼，為什麼玉山會如此高高在上，為眾山仰望？原因正是因為玉山為仙境所有，此山只應天上有，不落塵間，不為俗塵所能近觀褻玩，故一年四季終為雲霧繚繞，凡人莫視：「帝天不許俗塵通，四時長遣白雲封」。僅有得見的時刻，也只在寒冬嚴霜之際，即便乘此欲進此山，也是困難重重，因為山下佈滿了飛蟲水蛭，吮人血、攢人膚，令人望之生畏，這與他在《諸羅縣志》的記載相符。但就算是因此遠觀瞭望，也只有短暫時間可供欣賞，因為旋不多時，玉山就將再度被雲氣遮掩，隱入虛無渺茫之中。綜觀〈玉山歌〉的描述手法，是先寫玉山不與俗親的形象，再寫雲海變化，而玉山在雲深深處，或隱或顯。前四句只用景物，諸如水晶宮、玉芙蓉等鋪出一片畫境，不著一判斷語。接著四句說明玉山全貌不可得，始終縹緲虛幻難見，即便偶爾得觀，亦必須抓緊時限。最後才來點出玉山之險奇神秘，飛蟲出沒，無法接近，故凡人難登：「自古未有登其垆，於戲！雖欲從之將焉從？」³⁵

陳夢林有關玉山的作品，雖不以多取勝，但就質來講，卻深刻影響了清人對於玉山詩作的書寫。這種「影響」，頗類似於顏崑陽所謂的「鍊接作用」，意即在文學史的建構中，某種文體或體裁出現了以後，異代作家承體而作，即便是後出轉精，創意迭出，又或是「摹體型的模擬」，缺乏新解，但就文學史的傳統流變來看，都可說是一種歷時性的延續現象，前後間的連繫關聯，斑斑可考。³⁶顏崑陽所提出的觀點，對於理解陳夢林在玉山文學創作的影響力，提供了有力的切入角度。因為不管是從詩題創作、敘述角度、詩境意象，又或是文字的轉化，典故的延用等等，都可出看章甫、屠文照、林豪、查元鼎、柯培元等後代文人的參照學習，這種歷時性延續書寫，鍊接作用，正是台灣清代玉山文學書寫史的重要現象之一。

首先，就是陳夢林將玉山從歷史方志上的記載，變成文學的題材，或歌詠讚嘆，或以散文筆法述之說之，與他的上司周鍾瑄的〈望玉山〉，可以說是清代最早開始詠嘆玉山的人物，下開清人的玉山詩作題型。但相較於周鍾瑄之作，陳夢林的作品，不論是影響性還是文學性來講，顯然都更具有重要的地位。

影響之所及，又可以分成幾個層面。首先，就觀看的时间基點來看，陳夢林在〈望玉山記〉〈玉山歌〉早就一再指出，平時的玉山是不可窺其全貌，只有在某些時候（臘月既望、唯有霜寒月在冬）才得可而觀，這就是一種立基於時間限制上的描述筆法，而

³⁴ 如《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法句譬喻經》等佛經中皆可見，為梵語 Sumeru 的譯音，原為古印度神話中位於世界中心的山，後被佛教借用，有「妙高」「妙明」之意。

³⁵ 關於玉山人煙罕至的記載，除《裨海紀遊》與《諸羅縣志》之外，在許多方志筆記中皆多可見，如《重修臺灣縣志》、《續修臺灣府志》、《臺灣地輿全圖·雲林縣圖》、《臺灣輿地彙鈔》、《臺遊日記》等。

³⁶ 顏崑陽：〈論「典範學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作用」和「鍊接作用」〉，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頁787-833。



這種限制又影響了觀看的空間視野，這是陳夢林對於玉山書寫的重要特徵之一，〈望玉山記〉所謂「非時不見」「……蓋瞬息間而變幻不一，開閉者再焉……」，以及〈玉山歌〉「靈光片刻曜虛空，萬象清明曠發蒙。須與雲起碧紗籠，依舊虛無縹緲中。」皆是此意。這種將時間與空間互為因果，交互穿插式的文學意境，時間影響了空間，視野又決定了寫作角度。這樣的敘述特徵，顯然正是為後代清人常用的方式，如屠文照（?-?）〈初旭時見玉山〉：「曉起望晴空，遙見白山列。照眼吐虹光，明知不是雪。有意看此山，偏偏此峰失。相隔百里間，隱現總難必。」即便是晴空萬里，但遙見玉山也只不過得觀其大概，更何況相隔百里，有意看山，更未必得見。原因為何？既然「明知不是雪」，那就很有可能是因距離相隔，再加上雲霧相繞所致。就第二點來看，屠文照雖未描述此點，但就情理推測，既然天氣晴朗，卻為何看不清玉山？這就不只是距離的緣故，而是因為有些事物遮蔽了玉山，此似是指雲彩霧氣之類的自然現象，他的詩句：「曉起望晴空，遙見白山列。照眼吐虹光，明知不是雪。有意看此山，偏偏此峰失。」其中詩境，正是出自陳夢林所謂「注目瞻視，依然純白。俄而片雲飛墜中堦之頂，下垂及腰，橫斜入右，堦之三，頓失其二」之意，「遙見白山列」即化用「依然純白」等意，至於玉山山峰又如何「失」？就陳夢林的觀察，則是片雲飛墜所致，這可能正是屠文照言及玉山「或隱或顯」的潛臺詞，更有甚者，這也成了後人形容玉山的一種慣性說法。

除此之外，林豪（1831-1918）〈正月初二日望玉山〉：「山腰風忽動，幻出碧嵐橫」，³⁷玉山山腰風飄雲動，幻作出一片青白嵐氣，橫流在玉山中間。值得注意的是，林豪雖使用「碧嵐」來形容山色，但究其意象，仍是化用於陳夢林「微間以青」的觀察。³⁸查元鼎（1804-?）〈王雲卿司馬成瑞以香山道中觀玉山長歌見示步韻奉寄有序〉更是說「奇峰錯落都在虛無際，陸離光怪霞舉萬丈凌空填。須與月光相激射，海天一色浩無邊」，³⁹海天一色、月光相激射之句，是查元鼎自用的意象，但此意象卻仍是在陳夢林「虛無」「須與」「瞬息間而變化不一」的基礎上再鑄新意。李逢時（1829-1876）〈玉山〉：「一點濃雲蓋絕頂，陰晴變化在俄頃」，⁴⁰以及周長庚（1847-1892）〈玉山〉：「玉山在天不在地，山半隕雲盡下墜」，同樣是出自陳夢林的詩意，都是描寫雲海飄動而影響玉山的纏繞變化。此外，以縹渺難見形容玉山的虛幻若真，即陳夢林所謂「偶然一見杳難逢」「依舊虛無縹緲中」「縹緲乎重溟千嶺」等句，除上述查元鼎之外，前文提及的屠文照：「隱現總難必」、⁴¹柯培元：「縹緲三峰削壁成」、⁴²李祺生（?-?）：「玉峰縹緲見精神」⁴³、

³⁷ [清]林豪：〈正月初二日望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337。

³⁸ [清]夏之芳：〈臺灣巡紀詩〉：「諸峰攢集黛羅（螺）青」，同樣也是化自陳夢林詩文。夏之芳：〈臺灣巡紀詩〉，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貳冊）》，頁101。

³⁹ [清]查元鼎：〈王雲卿司馬成瑞以香山道中觀玉山長歌見示步韻奉寄有序〉，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陸冊）》，頁337。

⁴⁰ [清]李逢時：〈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頁34。

⁴¹ [清]屠文照：〈初旭時見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肆冊）》（臺北：遠流，2004年），頁322。

⁴² [清]柯培元：〈望玉山〉，收於氏著：《噶瑪蘭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590。



李逢時：「西望三峰縹緲中」⁴⁴等句，都是以若隱若現，似幻亦真的縹緲形象來描述玉山。反過來講，也有在天朗氣清時刻可見玉山的詩句，如夏之芳：「展拓晴雲千萬里」、孫元衡（1661-？）：「一片晴雲想玉山」、⁴⁵施鈺（1789-1850），：「尚有玲瓏號玉山，晴明可望不可即」、⁴⁶黃文儀（?-？）：「玉嶺晴雲白似銀」、⁴⁷李逢時：「年年冬夏天晴明，玉山頂上生光彩」，⁴⁸上述詩句說明冬夏二季兼而有之，⁴⁹由此而觀，雖然陳夢林記載可見玉山的時間點多為嚴冬十二月之際：「山之見恆於冬日，數刻而止。」可是若據前引詩文相對照，當未必僅此時限而已，但陳夢林也強調此刻必須是「萬象清明」「風靜無塵，四字清澈」之時，方可得見。同治年間時人查元鼎，他就抱持與陳夢林類同的看法，他說：「玉山在番界，時有雲霧遮護，值天朗氣清，或一見之。問鄉之耆老，有終身未覩者，斯為奇異。」⁵⁰可見天氣晴朗的重要性。但即便是晴空氣候，也未必可以長時間觀賞，畢竟等不多時，雲霧又將再度遮護玉山，故也只能「值天朗氣清，或一見之」，用一「或」字，正說明了此種不確定性，而就此說法溯其源頭，當出自於陳夢林。

但不論是晴朗得見，又或是縹緲難觀，玉山始終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正如陳夢林所言：「不予人以易窺，可望而不可即也。」陳夢林與郁永河的描述，⁵¹都使得後代詩人在歌詠玉山之時，不忘加上這一說明，柯培元〈玉山積雪〉：「可望不可及」、⁵²李逢時：「此間可望不可及」、查元鼎：「晶山玉山火山峙爭尖圓。忽隱忽現，可望不可及」等，都是直接援引入詩，直截易懂。⁵³陳學聖（?-？）〈玉山〉：「萬壑千峰繞玉山，插雲誰駕月梯攀」，萬壑千峰，繚繞玉山，雲彩穿插其中，但不管是插雲還是月梯攀，顯然都不是人所能到達，陳學聖雖並未直用陳夢文詩文，但他在形容形容玉山山勢纏繞，仍不忘說明玉山之難登，依舊可望不可及。類似的說法，還有周長庚：「幾人親插峯頭足」、⁵⁴徐德欽（?-？）：「拄杖何人絕頂攀」、⁵⁵劉少拔（?-？）：「無夏無冬人不到，任從歌詠任

⁴³〔清〕李祺生：〈玉山積雪〉，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頁 109。

⁴⁴〔清〕李逢時：〈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頁 34。

⁴⁵孫元衡：〈聽海客言寄嘲北莊友人〉，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壹冊）》，頁 306。

⁴⁶〔清〕施鈺：〈火泉紀〉，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頁 20。

⁴⁷〔清〕黃文儀：〈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頁 130。

⁴⁸〔清〕李逢時：〈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頁 34。

⁴⁹事實在清人的詩作之中，亦有夏天可見玉山的描述。但不晚是冬天或夏季，晴朗的天候，都是必要條件之一。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頁 54-55。

⁵⁰〔清〕查元鼎：〈王雲卿司馬成瑞以香山道中觀玉山長歌見示步韻奉寄有序〉，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陸冊）》，頁 337。

⁵¹郁永河《裨海紀遊》亦有此句，當然《裨海紀遊》究竟成於何時，尚待考證，只是仍稍早於《諸羅縣志》與陳夢林的〈望玉山記〉與〈玉山歌〉，陳夢林有可能是受郁永河影響，亦未可知。但不管如何，陳夢林仍是第一個將類似文句與文意寫入文學作品的人。

⁵²〔清〕柯培元：〈玉山積雪〉，收於氏著：《噶瑪蘭志略》，頁 192。

⁵³〔清〕查元鼎：〈王雲卿司馬成瑞以香山道中觀玉山長歌見示步韻奉寄有序〉，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陸冊）》，頁 337。

⁵⁴〔清〕周長庚：〈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拾冊）》，頁 125。

⁵⁵〔清〕徐德欽：〈玉山雲淨〉，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拾壹冊）》，頁 117。



從猜」，⁵⁶皆是化用此理，用不同的文句形塑類似的詩意與詩境。

因為可望不可及，使得玉山更增添了神秘感，這也是陳夢林所謂「帝天不許俗塵通，四時長遣白雲封」之意，這也讓玉山開始出現仙境意象，視為聖域。⁵⁷最早的是陳夢林所使用的「須彌山」，其後新意迭起，化傳統中國典故為己用，出新解於陳編，諸如「崑崙」、「藐姑射山」的意蘊，即是出自《山海經》與《莊子》，而柯培元〈望玉山〉、李祺生〈玉山積雪〉、徐德欽〈玉山雲淨〉，便都是用崑崙或藐姑射山之典。⁵⁸

除此之外，尚有以「芙蓉」喻山以及引用「玉韞於石」之說，這也是清人屢屢化用陳夢林詩文的意象與觀點。就前者來說，柯培元：「天外玉芙蓉」、⁵⁹黃文儀：「芙蓉漲起海之濱」、⁶⁰林豪：「芙蓉開頃刻」、⁶¹李逢時：「雪花推簇青芙蓉」；⁶²就後者來看，也有許多詩人引用，例如李逢時：「玉蘊石兮山增輝」、⁶³王凱泰：「石韞山輝理最精」，⁶⁴皆可見之。

值得一提的，黃逢昶〈重游玉山〉：「天公不許人雕琢」、徐德欽「太璞早完工詎琢」，⁶⁵太璞，即是未經雕琢的玉，典出《抱朴子·論仙》：「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⁶⁶周鍾瑄融典於詩，〈望玉山〉：「大璞已教天地鑿」，⁶⁷用意是說明玉山天然之美，不經人工粉飾琢磨。但此非周鍾瑄最早使用，因為陳夢林同樣也有類似的詩句：「恥太璞之雕琢」，只是就此句而言，周陳二人詩作孰先孰後，恐亦難考。另外陳世烈（?-?）〈雲屬八景之玉嶂流霞〉：「圖畫天開千古秀」，⁶⁸就顯然是出自陳夢林「天開圖畫自瓊瓏」。

最後，我們以章甫（1755-?）〈望玉山歌〉為結語，此詩可謂受陳夢林影響最大的作品，許多文句皆出自陳夢林〈望玉山記〉。另外，章甫亦在詩序中引用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府志》，⁶⁹也再度引用陳夢林〈望玉山記〉：「山北與水沙連內山錯」的記載。他之所注明兩者，是要簡短介紹玉山的地理區域。以讓讀者先瞭解歷史上的玉山地理，接著能較快進入他所描寫的文學玉山，全詩文下：⁷⁰

天蒼蒼，海茫茫；武巒後，沙連旁；半空浮白，萬島開張；非冰非水，非雪非霜。

⁵⁶〔清〕劉少拔：〈玉山霽雪〉，收於（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43-244。

⁵⁷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頁286。

⁵⁸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頁45-49。

⁵⁹〔清〕柯培元：〈玉山積雪〉，收於氏著：《噶瑪蘭志略》，頁192。

⁶⁰〔清〕黃文儀：〈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伍冊）》，頁130。

⁶¹〔清〕林豪：〈正月初二日望玉山〉，收於施懿琳等主編：《全臺詩（第玖冊）》，頁337。

⁶²〔清〕李逢時：〈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頁34。

⁶³〔清〕李逢時：〈玉山〉，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玖冊）》，頁34。

⁶⁴〔清〕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捌冊）》，頁357。

⁶⁵〔清〕徐德欽：〈玉山雲淨〉，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拾壹冊）》，頁117。

⁶⁶〔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5。

⁶⁷〔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271。

⁶⁸陳世烈：〈雲屬八景之玉嶂流霞〉，〔清〕倪元贊：《雲林縣採訪冊》，頁170。

⁶⁹〔清〕章甫：〈望玉山歌〉，收於陳昭瑛選注：《臺灣詩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72。

⁷⁰〔清〕章甫：〈望玉山歌〉，陳昭瑛選注：《臺灣詩選注》，頁72-73。



清代台灣詩學的玉山書寫——以陳夢林〈玉山歌〉〈望玉山記〉為中心

老翁認得真面目，云是玉山發異光。山上寶光山下照，萬丈清高萬丈長；晴雲展拓三峰立，一峰獨聳鎮中央。須臾變幻千萬狀，晶瑩摩盪異尋常。四時多隱三冬見，如練、如瀑、如截肪：駭目驚人不一足，莫辨璧圓與圭方。我聞輝山知韞玉，又聞採玉出崑岡；可求猶是人間寶，爭似此山空瞻望。當時有客癡山鑿，自恃雄心豪力強；豈知愈入愈深處，歸於無何有之鄉。

嗟乎！玉山願望幾曾見，我今何幸願為償！償來願望亦造化，多謝山靈不可忘。山靈歸去將誰說，依舊囊紗而篆香；大璞自然天地秘，未知韞匱何處藏！且將一片餘光好，袖來寶貴入詩囊。

就詩境與詩意來看，這首詩歌有新的理趣與文句，但同樣也有承襲的部分，其中受陳夢林〈望玉山記〉的影響尤大，詩中許多文句都可見到章甫化用的痕跡，為了論述方便，列表如下：

陳夢林〈望玉山記〉	章甫〈望玉山歌〉
如雪、如冰	非冰非水，非雪非霜
時旁午，風靜無塵，四字清澈。日與山射，晶瑩耀目…… ……山莊巖瑰偉，三埒並列；大可盡護邑後諸山，而高出乎其半。中埒尤聳，旁二埒若翼乎其左右）	晴雲展拓三峰立，一峰獨聳鎮中央
……三埒勾股摩盪…… 蓋瞬息間而變幻不一……	須臾變幻千萬狀，晶瑩摩盪異尋常
山之見恆於冬日，數刻而止。 如飛瀑、如鋪練、如截肪	四時多隱三冬見，如練、如瀑、如截肪
顧昔之命名者，弗取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	我聞輝山知韞玉
隱隱如紗籠香篆中	依舊囊紗而篆香
恥太璞之雕琢 大璞已教天地鑿（周鍾瑄：望玉山）	大璞自然天地秘

章甫雖屢用陳夢林〈望玉山記〉，但許多類似的文意，章甫皆用不同文句表達，又或是簡化其文章脈絡，精簡文句。例如是「依舊囊紗而篆香」，就是改用「隱隱如紗籠香篆中」，將「隱隱」改為「依舊」，「紗籠」改為「囊紗」，「香篆」則是倒過來成為「篆香」。但我們更進一步來看，「依舊」者何？為何使用「依舊」？兩相對照之下，從這兩句類同文意的詩句中，原來，「依舊」的是陳夢林所創用的「囊紗而篆香」一句，章甫依循援用，在不變其意的情況下，調整文句與文脈，舊酒裝新瓶，是為「依舊」；而在簡化部分，「晴雲展拓三峰立，一峰獨聳鎮中央」一句，就把陳夢林的文句濃縮許多，又例如「我聞輝山知韞玉」一句，同樣是濃縮其意而成，「須臾變幻千萬狀，晶瑩摩盪異尋



常」亦是如此。再者，章甫也將〈望玉山記〉裡不同段落的文句合併為一句，如「四時多隱三冬見，如練、如瀑、如截肪」，就是出自陳夢林不同的兩句描寫。除此之外，章甫亦逆轉文意，如陳夢林形容玉山是：「如雪、如冰」，章甫就倒過來講，改成：「非冰非水，非雪非霜」，是反用陳夢林的詩意。

當然，與許多清代詩人類似，章甫並非完全襲用陳夢林的詩作，他也有許多自用的文句與意象，像是「又聞採玉出崑岡」「歸於無何有之鄉」雖也是援用典故（《山海經》《莊子》），但就與陳夢林不同。而章甫以天地比喻收藏玉山的自然匱櫃，雖也是立基於玉山「渾然美玉」說法的再發揮，但就隱喻來看，也是很有新意的用法。特別是最後兩句更是進一步指出，雖然玉山難登，正如陳夢林所言「因為「自古未有登其埒」「欲從之而未由」，徒呼負負，只好「徒瞻言而生羨」。但章甫不止於此，他筆鋒一轉，既然無法親登，於是便以寫詩來替代，這就突破了陳夢林將玉山限於人力無法攀越的描寫，並且急轉直下，認為無法登山是一定的，但文字卻可以超越這種困境。正如陳昭瑛所言：「末二句更表現了詩的昇華，詩人因為只能空瞻望，而不能登臨，不免喟嘆，於是用兩袖收拾起玉的餘光，並收藏於詩中，以詩的歌詠彌補了烟雲鎖玉山的惆悵」，⁷¹這就表現了與陳夢林不同的詩理與詩境，新意迭出。

綜合本節的分析可知，陳夢林的〈望玉山記〉與〈玉山歌〉，再加上由他修纂的《諸羅縣志》，其實已成為台灣詩學裡題詠玉山的重要參考。當然，中國詩歌淵源流長，詩歌傳統也供給了陳夢林創作的資源，所以陳夢林在描寫玉山時，亦化用了許多典故或語碼，如以芙蓉、截肪比喻高山；又或是「玉韞於石」（源自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暉」）等等，皆非陳夢林所創，但不管如何，融會這些典故並用諸於玉山者，陳夢林仍是第一人，其重要性正可由此得見。因此不論是本土或是游宦的後代詩人，他們或感慨登臨玉山之難之險，又或是想像玉山的神秘仙境；也或者是清代詩人對意象與典故的運用，他們對詩句的脫胎改寫，陳夢林關於玉山的作品，顯然都具有指標性的「鍊接」作用。是以當陳夢林以玉山為題創作，於是玉山就從歷史上的記載，一轉而成為文學上的題材，後人依循相繼而作，詩歌並陳。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清代詩人的玉山詩作，都可以看出受陳夢林影響之處。

四、結論

在清代文人的眼裡，玉山的形象，是歷史上一種具體的存在，她既是高山，是「全臺之望」，⁷²但也是名山，是「玉山雲淨」，這從許多方志地理的記載皆可得知。但就另一方面來看，畢竟玉山始終是漢人難以逾越的險峰，所以總也是傳聞不斷，即便是方志地理書的記載，也未必完全可信，像是玉山是否真的產玉、產水晶等等，就引起許多爭論。而玉山的真實情況雖不易為漢人所知，故漢人或遠觀之，或想像之，又或聽聞傳說

⁷¹ [清]章甫：〈望玉山歌〉，陳昭瑛選注：《臺灣詩選注》，頁 76-75。

⁷²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7。



加以描述，這些記載，就容易成為文學渲染的素材，陳夢林的〈望玉山記〉〈玉山歌〉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因此就「歷史」的角度來講，在陳夢林詩文提到的情況，有其《諸羅縣志》可證，像是玉山山腳下的飛蟲等等；但就「文學」的視野來看，陳夢林的作品也反映了他（或是當時人）對玉山的想像，想像未必完全是虛構，也能有具體的依據，更有甚者，想像也可是一種「想像的真實」，就像陳夢林說冬季可見玉山，而隨著時間變遷，玉山也在煙雲迷彩間乍現乍滅，可以說是一種想像性的描寫，但事實上也非止寒冬可見而已，甚至雲海如何遮掩玉山，各人說法亦有不同。但是陳夢林又說這是親見親聞，並非捏造，可見得「事實」與「想像」皆各有之，而這種想像的真實，就在文學與歷史之間，也是文學歷史的互通處，⁷³這種文史互涉的情況，明顯反映在陳夢林的創作，更進一步來講，陳夢林的說法又影響了清代詩人關於玉山的書寫，包括意境、敘述角度、文字典故等等，都可看出脫胎自陳夢林的詩文，是以歌詠玉山成為台灣文學史裡的一環，又或是引用陳夢林對玉山特徵的描寫，就成了清代玉山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特質。

只是即便是化用陳夢林詩文，但並非意謂著清代詩人的創作就一成不變。前引章甫的〈望玉山歌〉、查元鼎〈王雲卿司馬成瑞以香山道中觀玉山長歌見示步韻奉寄有序〉、林豪〈正月初二日望玉山〉等詩，又或是崑崙、藐姑射山典故的使用，就是例證。另外王凱泰雖也有「石韞山輝理最精」的援用，但他也有著「雲霧天開榛莽闢，珍珠薏苡自分明」⁷⁴的新意，以說明玉跟石雖兩相合一，但當雲開霧散，得以近觀之時，石是石，玉是玉，就好像珍珠薏苡不同一樣，王凱泰的說法，就是在玉山文學書寫史中不曾出現的事物意象。

當然，以上是就「異」或是「新」的角度來看詩作。但詩人創作，往往是在前人的積累之中前進，既是化故為新，或是奪胎換骨，因此就「同」或是「類似」的脈絡來看，不管是文意還是文句，不論是詩作還是方志，又或是以玉山為題的創作線索，清人對於玉山的文學書寫，大多脫胎於陳夢林，陳夢林的作品顯然是他們的重要參考，而承其體繼作，則顯現了一種歷時性的延續。更進一步來講，陳夢林不止是提供玉山的資訊而已，他對於玉山的描寫與譬喻，他提供的視角，他聯想的意象，都給了清人很大的啟發。順著這樣的脈絡來看，清人玉山詩作雖非一成不變，對於陳夢林提供的玉山創作，也多有推陳出新。但不管如何，他們多是在其基礎上再添新意，又或是舊酒裝新瓶，用不同的文字訴說著類似的文意。正因此故，在台灣詩學史上的玉山書寫歷程中，陳夢林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斑斑可考，由來可見。

⁷³ 此即汪榮祖所謂的詩具史筆與史蘊詩心之意，汪榮祖雖以詠史述史詩為例，但就本文所引的玉山諸詩來講，舉凡玉山特徵的描述，方位的敘述等等，實亦具有歷史的性質。由此而觀，文史實可互通互用，當然兩者雖可相輔相成，但仍不該混淆不分，畢竟詩可興到，史當求實，此中分際亦應注意。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2002年），頁284-294。

⁷⁴ 〔清〕王凱泰：〈臺灣雜詠續詠〉，收於施懿琳等主編：《全臺詩（第捌冊）》，頁357。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清〕《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丁紹儀：《東瀛識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年。
- 〔清〕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年。
- 〔清〕沈茂蔭：《苗栗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 〔清〕郁永河著，許俊雅校釋：《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
- 〔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倪元贊：《雲林縣採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孫元衡：《赤崁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清〕黃逢昶：《臺灣生熟番記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清〕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陳昭瑛選注：《臺灣詩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
-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壹—伍冊），臺北：遠流，2004年。
- 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陸—拾貳冊），臺南：臺灣文學館，2008年。

二、近人論著

- 何晉勳：〈論清人對玉山的認知〉，《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
- 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2002年。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年。
- 尹章義：《臺灣開史研究》，臺北：聯經，1999年。
-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1999年。
-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市文化，1998年。
- 宋南萱：《〈臺灣八景〉從清代到日劇時期的轉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綜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07年12月）。
-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年。
- 楊淑惠：《臺灣古典詩中的玉山書寫》，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文津，2002年。

顏崑陽：〈論「典範學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作用」和「鍊接作用」〉，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



Taiwan Poetry on Yushan Mountain in Ching Dynasty —Meng-Lin Chen's *Ode to Yushan* and *On Gazing at Yushan* centered

Liu, Jhih-ching*

Abstract

In Ching Era, while Chinese immigrants wondered the treacherous challenge of climbing Yushan Mountain, they feared the ferocious animals as well as aborigines occupying it. This caused incessant rumors of treasures hidden in Yushan. Meanwhile, despite of continual documentation of the rare beauty of Yushan that attracted people from afar, Yushan Mountain remained a peak nonnegotiable to Chinese immigrants. As a result, Yushan Mountain became part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by Chinese immigrant with plentiful mystery and in an information-lacking con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e inapproachability of Yushan also gave rise to a deal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Poets in Ching dynasty depicted its majesty and beauty of clouds and peaks and went so far as to fake a wonderland of it. The literat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kept celebrating Yushan, which thus became a subject of literary creation as well as a link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s literature. When we review, we will find that most of Meng-Lin Chen's writing about Yushan bore the signature of originality. Chen's significance in Taiwan's poetic writing about Yushan Mountain was always exemplified by Ching poets' re-creation by citing his works or imitation of his idea by quoting his passages. This paper h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ich uses the cognition people in Ching Dynasty about Yushan Mountain as the framework before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Chen's writing from the angle of poetry.

Keywords: Yushan, Meng-Lin Chen, Taiwan poetry, *Ode to Yushan*,
On Gazing at Yushan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論梁實秋《雅舍談吃》中的北平圖象

陳紫華*

提 要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當中藉由飲食，回憶在北平生活的過往。透過一連串對北平人事物的書寫，展現心中那份懷鄉的情懷。無論是北平老字號、街道胡同，梁實秋更是憑藉著經過記憶處理的符號，運用在其書寫當中。並不僅止於紀錄故鄉，也展現北平歷史的悠久以及文人學識之淵博。除此之外，其更用北平結合季節的特殊飲食文化，呈現北平在地特殊的風土民情。而梁實秋所著重的，當然不只是對故鄉的眷戀，其藉由飲食，所強調的，還是那份與親人相處的重要時光，以及北平居民的人情味。正是那份北平人所共有的記憶，讓梁實秋無比的感嘆和緬懷，本文則試圖透過上述所言，試圖描繪出《雅舍談吃》的脈絡特色。

關鍵詞：梁實秋、雅舍談吃、北平、圖象、符號

* 現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梁實秋《雅舍談吃》共有五十七篇，每篇的篇名皆以食物名稱命名之。其於書序中即表明創作理念：「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聊為快意，過屠門而大嚼。」¹說明其書所寫意在言外，著重的並非美食當前，重的是寄託在飲食背後的懷鄉意涵。據此筆者於本文將以飲食為輔，粗略探討書中之「北平圖象」。

北平圖象所意指的是梁實秋於北平生活的舊有記憶，也可視之為記憶中的北平符號。根據皮爾士（Pierce）的研究，可將符號具體區別成三種概念，一為圖像符號，它與其所代表者相似。二為標誌符號，它與代表物有某種關聯。三為象徵符號，它僅僅任意或約定俗成地與其所指物相聯繫。²總結而言，老北平的景象經過梁實秋記憶的處理以及轉換後，在《雅舍談吃》所呈現的是一個片段性的相似圖像，並且圍繞在梁實秋北平生活經驗的人物中，從而將食物與北平相互聯繫，進而表現出對故鄉的眷戀。

筆者在本文將以描繪北平地圖的媒介、藉飲食所呈現的北平季節、所營造的北平記憶三點試論之。

二、描繪北平地圖的媒介

民國時期北平城棋盤式的街道形狀，是承襲著元大都建築格局而來。當時對街道的寬度，宅第的大小都有規定，經過經濟發展繁榮，房屋大量建造，院落之間只留通道，形成北平特有的城市街道名稱「胡同」。北平胡同名稱來歷具有歷史以及文化內涵，且反映當時代的變化，《燕都叢考》則認為民國時期的地名「凡某庫某司某監某局者，皆有關史乘，居今日而知數百年前，某時代之有某機關，並知其適在某地」³，除此之外，更甚者有與當地區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事物命名。

梁實秋的《雅舍談吃》除了敘述北平的飲食之外，且不時提到餐館、街道、胡同名稱，不僅是對往昔的眷戀，也由於文人對於故鄉在地的自我認同。

梁實秋曾居住於北平內務部街二十號、大取燈胡同一號以及大取燈胡同七號⁴。內務部街命名起因為當時北洋政府內務部在此地，因而更名；大取燈胡同則是因明朝時期當地無取燈倉庫而得名；三者皆位於北平的東城區。梁實秋對於北平的記憶，也許可以此為出發點：

栗子以良鄉的最為有名。良鄉縣在河北，北平的西南方，平漢鐵路線上。其地盛產栗子。然栗樹北方到處皆有，故不必限於良鄉。我家住在北平大取燈胡同時，

¹ 梁實秋：《雅舍談吃》（臺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5月），頁14。

² 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9月），頁137-138。

³ 陳宗蕃：《燕都叢考》（臺北：古寧書屋，1969年），頁3。

⁴ 梁實秋：《槐園夢憶》（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6年2月），頁64。



小園中亦有栗樹一株，初僅丈許，不數年高二丈以上，結實纍纍。⁵

梁實秋藉由飲食為聯繫牽引出良鄉的地理位置。以其個人的遊歷為輔，再轉述出兒時生活的四合院中的庭園場景。內有栗樹一株，經過歲月的增長因而高大並進而結實纍纍。北平是梁實秋的生成地，因此在表述出文人對地理文化深厚的理解外，仍不免意想北平的居住處所。因為那也許可視為梁實秋の根，也是展現文化傳統融合的首要之地。

內務部街二十號為梁實秋之祖父所留舊房，為約有四十房的大宅院。梁父為北平「厚德福飯莊」的股東之一。由此可約略了解梁實秋成長過程中家境不俗，因此有餘力於北平城內品嚐各類美食。其父親常帶其前往「厚德福飯莊」，也因此梁實秋對此的地理位置、景觀文物，印象深刻：

北平前門外大柵欄中間路北有一個窄窄的小胡同，走進去不遠就走到底，迎面是一家軍衣莊，靠右手一座小門兒，上面高懸一面紮著紅綢的黑底金字招牌厚德福飯莊。看起來真是不起眼，侷促在一個小巷底，沒去過的人還真是找不到。⁶

厚德福飯莊位於北平前門外窄胡同中。外型樣貌不起眼，非處於交通要道。以十餘歲的年紀而言，如非長輩時常攜其前往，實屬難記憶餐館的確切位置。梁實秋也自言「沒去過的人還真是找不到」。然而他除了對位置瞭若指掌外，更對餐館招牌樣貌有深刻印象，其對此飯莊的熟悉程度，由此可知。

北平為歷史悠久的古城市，除了繼承了豐富的飲食文化之外，更保有眾多的「老字號」餐館，梁實秋於書中提到的，在自家的厚德福外，還有正陽樓、全聚德、便宜坊、寶華春、六必居、醬園、忠信堂、玉華臺、信遠齋、致美齋、同和館、東興樓等十餘來間，老字號是北平在地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更是彰顯出中國文化的特色。如六必居是以「黎稻必齊、曲蘖必實、湛之必潔、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⁷六種經營標準命名。而以吉利字眼為名的則有全聚德、寶華春、玉華臺、致美齋、同和館等；以傳統儒教精神為名的則為忠信堂、信遠齋等。

在內務部街附近，即有多家店舖，「金魚胡同口的寶華春」⁸、「金魚胡同市場對面的天義順」⁹、「北平錫拉胡同玉華臺」¹⁰，梁實秋除了對舊宅院的周遭環境可細數外，對於老北平的特有飲食，雖然已經過往許久，仍可經由符號與記憶聯合而促使經驗再生，將符號與記憶作結合，並能藉由書寫擴充對於符號的印象¹¹：

樓下門市，樓上一小樓一角是吃燒鴨的好地方。一個電話，寶華春就會派一個小利巴，用包溫的鉛鐵桶送來一隻才剛出爐的燒鴨，油淋淋的，燙手熱的。附帶著他還管代蒸荷葉餅蔥醬之類。他在席旁小桌上當眾片鴨，手藝不錯，講究片的薄，

⁵ 同註 1，頁 89。

⁶ 同註 1，頁 52。

⁷ 相關內容詳見六必居官方網站 (<http://www.liubiju.com.cn/history.php>)

⁸ 同註 1，頁 27。

⁹ 同註 1，頁 41。

¹⁰ 同註 1，頁 46。

¹¹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年 10 月），頁 32。



每一片有皮有油有肉，隨後一盤瘦肉，最後是鴨頭鴨尖，大功告成。¹²

北平烤鴨在現代名聞中外。儘管由於時間因素，他對燒鴨料理的記憶不免會有所缺漏，但是仍可憑藉著當今的飲食過程，由此推斷呈現出當時的情景。「小利巴」為北平街頭的夥計外送食物之代稱，藉由這個符號的聯繫，再與中國善用佐料的飲食習慣互相結合，即呈現一道具有視覺、味覺、觸覺的美食料理。

由內務部街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俗稱前門的正陽門之後，即來到所謂的外城區。前門外肉市的正陽樓遠近馳名，主要是因為「工料細緻」¹³。中華的飲食文化著重的不只是味覺，還講究食材、器皿、民俗、刀法等種種，也正因為如此特殊，還有因為思鄉的元素，促使梁實秋對於異地「火腿、雞蛋、牛奶麵包作為標準的早餐，當然也好，但我也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接受了這種異俗。」¹⁴在迫於無奈接受這些異鄉文化之後，其對於家鄉文物總不能忘情。

梁實秋曾出國留學三年，讓他難忘的是正陽樓附近，坐落在煤市街的「致美齋」。其引述清末魏元曠《都門鎖記》說到：「致美齋以四做魚名，蓋一魚而四做之，子名萬魚，與頭尾皆紅燒，醬炙中段。餘或炸炒，或糖溜、糟溜。」¹⁵致美齋除了佇立在北平歷史悠久，更有著多道作工繁複，口味突出的特色料理，四做魚為其中之一。但是讓梁實秋難忍口腹之慾，極欲前往的，是它的爆肚兒：

記得從前在外留學時，想吃的家鄉菜以爆肚兒為第一。後來回到北平，車站一下車，時已過午，料想家中午飯以畢，乃把行李寄存車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齋獨自小酌，一口氣叫了三個爆肚兒，鹽爆油爆湯爆，吃得我牙根輕瘦。然後一個清油餅一碗燴兩雞絲，酒足飯飽，大搖大擺還家。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猶不能忘。¹⁶

這道爆羊肚兒料理，讓梁實秋從外地回到北平之後，旅途勞累之餘，仍從北京車站步行至「致美齋」解饞外，也解鄉愁。此道料理，也讓五十年後的梁實秋雖在臺灣，仍不忘北平的「致美齋」。

北平飲食的書寫，這除了是他對故都的記憶之外，也是與其有著同樣背景，離鄉在外的北平人集體記憶。其善於引用古典，展現文人學識的博大精深，更懂得將古典與當時狀態相互運用。利用北平人或者有相同背景的人，都能從他的文字，傳遞共通的訊息。

對於北平的認識除了在飲食之外，在梁實秋〈北平的街道〉一文中他曾具體形容北平街道的場景：

「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是北平街道的寫照。也有人說下雨時像大墨盒，颱風時像大香爐，亦形容盡致。像這樣的地方，還直得去想念麼？不知道為什麼，

¹² 同註 1，頁 27-28。

¹³ 同註 1，頁 23。

¹⁴ 梁實秋：〈燒餅油條〉，《雅舍小品合訂本·三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 年 4 月），頁 212。

¹⁵ 同註 1，頁 63。

¹⁶ 同註 1，頁 141。



我時常憶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北平苦旱，街道又修得不夠好，大風一起，迎面而來，又黑又黃的塵土兜頭灑下，順著脖梗子往下灌，牙縫會積存沙土，喀吱喀吱的響，有時還夾雜著小碎石子，打在臉上挺痛，眯眼睛更是常事，這滋味不好受。

……

北平城是方方正正的坐北朝南，除了為象徵天塌西北地陷東南缺了兩角之外沒有什麼不規則形狀，因此街道也就顯著橫平豎直四平八穩。東四西四東單西單，四牌樓把據四個中心點，巷弄櫛比鱗次，歷歷可數。¹⁷

梁實秋在此具體的描寫北平街道。早年北平街道一片泥濘，遇到氣候不佳，環境更為惡劣。引文敘述北平在東四的十字路口跟西四的十字路口各設有四個牌坊¹⁸，從高空俯看，北平為方正之形。而其中西四牌樓的「居順和」，梁實秋與其父親也有段記憶：

提起北平的白切肉，首先就會想起沙鍋居。沙鍋居是俗名，正式的名稱是「居順和」，坐落在西四牌樓北邊缸瓦市路東，緊靠著定王府的圍牆。沙沙鍋居的名字無人不知，本名很少人知道。據說所以有此名稱是由於大門口設了一個灶，上面有一個大沙鍋，直徑四尺多，高約三尺，可以煮一整隻豬。¹⁹

引文提及北平餐館有名的白切肉以「居順和」最為聞名。坐落於西城區西四牌樓北邊缸瓦市附近。這是梁實秋對北平西城區的老字號餐館的印象。餐館可以煮出類似中國滿漢全席的一百二十八道豬全席。梁實秋對此好奇，於民國十年與其父親前往一探究竟。梁實秋對此的評語是「很少人去了還想再去」²⁰。但此也許可謂西城區的代表老字號餐館之一，也是梁實秋筆下與父親相處的重要北平場景，所以其仍用不少的篇幅描述。

梁實秋藉由飲食的穿插連結，探索食材所在的文化本源，再從記憶中牽引出連結故鄉的符號，藉由老字號餐館、店鋪、街道巷弄等各個點不斷向外擴張延伸，縱橫交錯成網絡。從中呈現出北平文化，寄託著心中的情懷。

三、藉飲食所呈現的北平季節

(一) 春、夏

時令對於飲食文化而言，極其重要。是因為「大抵好吃的東西都有個季節，逢時按

¹⁷ 梁實秋等著：《文學的北平》（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6月），頁83-84。

¹⁸ 東四牌樓名稱為：思誠坊、仁壽坊、保大坊、明照坊。西四牌樓名稱為：金成坊、鳴玉坊、積慶坊、安福坊。

¹⁹ 同註1，頁112。

²⁰ 同註1，頁113。



節的享受一番，會因自然調節而不踰矩。」²¹合時宜且新鮮的食材易取得，促使北平在不同的時節，擁有各樣的美味料理。春夏之際，黃魚上市，熏黃魚則成為北平人民共同的記憶：

北平胡同裡賣豬肉的小販，口裡吆喚著：「麵筋嘞！」他斜背著的紅漆木盒裡卻是豬腸肝肚豬頭肉，而你喊他的時候必須是：「賣熏魚兒的！」因為有時候他確是有熏黃魚賣。五六吋長的小黃魚，插在竹籤上，熏的黃黃的，香味撲鼻。因為黃魚季節短，一年中難得吃到幾次這樣的黃魚。²²

北平胡同裡的叫賣聲也是北平飲食文化的特色。而且只有在地人才明白，不同的季節小販背上的盒子，所販賣的，是不一樣的小吃。「賣熏魚兒的」則是北平春夏時期，反覆出現的聽覺記憶。

《雅舍小品》也曾談論北平的吆喝聲，「『老雞頭才上河嘞』，緊接著是菱角、蓮蓬、藕、豌豆糕、驢打滾、愛窩窩，一起出現。」²³季節性的小吃會在特定的時間周而復始的出現，成為北平人同樣的生活習慣，時間、空間相互配合：

屠宰售賣羊肉的店鋪，到了夏季附帶於午後賣燒羊肉。店鋪全是回教人的生意，內外清潔，刷洗得一塵不染。大塊五花羊肉入鍋煮熟，撈出來，俟稍乾，入油鍋炸，炸到外表焦黃，再入大鍋加料加醬油燜煮，煮到成焦黑色，取出切條。這樣的羊肉，外焦裡嫩，走油不膩。買燒羊肉的時候不要忘了帶碗，因為他會給你一碗湯，其味濃厚無比。自己做揼條麵，用這湯澆上，比一般牛肉麵要鮮美的多。正是新蒜上市的時候，一條條編成辮子的大蒜沿街叫賣，新蒜不比舊蒜，特別嫩脆。也正是黃瓜的旺季，切成條大蒜黃瓜佐燒羊肉麵，美不可言。²⁴

北平販賣羊肉的店鋪，在夏季午後會附帶販賣著名的北平小吃「燒羊肉」。是異於北平盛月齋的精製醬羊肉外，一般北平市民都能享受的美味。這是由北平回教人特有的獨賣小吃，將羊肉，依照煮、炸、燜多道工序，形成羊肉「外焦裡嫩，走油不膩」的奇妙滋味。利用美味的湯底，自行利用當季時材新蒜、黃瓜配合而成的羊肉麵，成了長年旅外的梁實秋，無法忘懷的滋味。離開北平後，他始終認為無法吃到像樣的羊肉，儘管仍記得製作過程，但是成品僅有「七八分相似」。對此他曾言：「人就是這樣，對於家鄉風味總是念念不忘，其實『千里羹，末下鹽豉』也不見得像傳說中的那樣迷人。」²⁵故鄉的風味往往在於周而復始的習慣、以及人物、場景上因而增添情感，對於梁實秋而言，這是只有在北平成長，了解北平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的人，才能理解的獨特風味。

在夏季炎熱，人會對冰品特別饞，梁實秋談到饞之時，認為那是中國人的特性。尤其是北平人因為元明清數百年文化政治的影響，飲食漸呈現兼容並蓄的八方風味，除了有傳統的宮廷料理外，還有北方季節特定，不分階級皆能解饞的平民美食：

²¹ 梁實秋：〈饞〉，《雅舍小品合訂本·三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130。

²² 同註1，頁131。

²³ 同註15。

²⁴ 同註1，頁160-161。

²⁵ 梁實秋：〈饞〉，《雅舍小品合訂本·三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127-128。



夏天喝酸梅湯，冬天吃糖葫蘆，在北平是不分階級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過東西也有精麤之別。琉璃廠信遠齋的酸梅湯與糖葫蘆，特別考究，與其他各處或街頭小販所供應者大有不同。

他的酸梅湯的成功秘訣，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濃而齷。上口冰涼，酸甜適度，含在嘴裡如品純焦醪，捨不得下嚥。很少人能站在那裡喝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戰勝利還鄉，我帶孩子到信遠齋，我准許他們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們連進七碗方始休。我每次去喝，不是為解渴，是為解饞。我不知道位什麼沒有人動腦筋把信遠齋的酸梅湯製為罐頭行銷各地，而一任可口可樂到處猖狂。²⁶

北平夏天的氣候，雖不如南方一般酷熱，但仍有涼飲解暑之習。早時北平內的皇宮貴族，皆由他處運冰窖內，製滿漢甜點解暑。梁實秋夏天於此獨愛信遠齋的酸梅湯。他形容酸梅湯的酸甜適度，如同其品醇酒般，捨不得下嚥。而在此他認為加以推廣可以與可口可樂比擬，可見酸梅湯於夏季的滋味，也許有其過人之處。他在最後更提及離開北平之後就沒吃過糖葫蘆，實在想念。由此略知糖葫蘆的滋味，也可與酸梅湯相比，讓梁實秋難以忘懷。

（二）秋冬

北平地理位置位處於中國北方，秋冬季氣候偏寒，因此，飲食注重禦寒。到了新年前後，家戶充滿了團圓的氣氛，食物的豐盛性更是不用說。秋風吹起時，也正是家戶吃蟹的季節，對此梁實秋言：「記得小時候在北平，每逢到了這個季節，家裡總要大吃幾頓，每人兩隻，一尖一團。照例通知長發送五斤花雕全家共飲。有蟹無酒，那是大殺風景的事。」²⁷吃蟹佐酒，是北平人秋季飲食的特色之一。

秋季除了螃蟹之外，在梁實秋筆下，還有一道重要的季節性料理：

北平中秋以後，螃蟹正肥，烤羊肉亦一同上市。口外的肥羊，而少羶味，是北平人主要的食用肉之一。……北平烤羊肉以前門肉市正陽樓為最有名，主要的是工料細緻，無論是上腦、黃瓜條、三叉、大肥片，都切得飛薄，切肉的師父就在櫃檯近處表演他的刀法，一塊肉用一塊布蒙蓋著，一手按著肉一手切，刀法俐落。²⁸

北平在中秋之後，除了螃蟹與全國同樣盛行之外，還有就是烤羊肉。北平人除了以豬當作日常主要食用肉之一，羊肉也是主要部份。北平的烤羊肉與他處不同的是少羶味，更易入口。而梁實秋對於此道料理，更描寫其刀工工法精緻。切肉的師父刀法俐落，讓其至今回想，畫面猶清晰。

藉由《雅舍小品》〈北平的冬天〉一文，了解梁實秋對北平冬天的印象，用以形容的是「不寒而慄」²⁹四字。過中秋以後，北平的家戶即為過冬而準備。冬天的北平家戶

²⁶ 同註 1，頁 60-61。

²⁷ 同註 1，頁 78。

²⁸ 同註 1，頁 23。

²⁹ 梁實秋：〈酒〉，《雅舍小品合訂本·四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 94。



充滿著煤球、煤炭、柴火。街上的行人裝扮大多為棉袍、棉褲、棉背心、棉手套等禦寒的穿著，而冬天的北平飲食，在過年節時，視為主要的部份。過年除了年菜之外，「人口旺的人家要進全豬，連下水帶豬頭，分別處理下嚥。一鍋燉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絲又是一碗，加上山藥又是一碗。」³⁰年節的北平，飲食材料特別豐富，除了有過節氣氛外，可能也是為可用此禦寒。其在《雅舍談吃》中，也藉由飲食為引，描繪北平當時不同季節所呈現的風貌。

因此在《雅舍談吃》〈粥〉提到：

一說起粥，就不免想起從前北方的粥廠，那是慈善機構或好心人士施捨救濟的地方。每逢冬天就有不少鶉衣百結的人排隊領粥。……北方人家熬粥熟，有時加上大把的白菜心，俟菜爛再灑上一些鹽和麻油，別有風味，名為菜粥。若是粥煮好後，取嫩荷葉洗淨鋪在粥上，粥變成淡淡的綠色，有一股荷葉的清香滲入粥內，是為荷葉粥。從前北平有所謂粥鋪，清晨賣甜漿粥，是用一種碎米熬成的稀米湯，有一種奇特的風味，佐以特製的螺絲轉而炸麻花兒，是很別緻的平民化早點……臘八粥飾粥類中的綜藝節目。北平雍和宮煮臘八粥，據《舊京風俗志》，是由內務府主辦，驚師動眾，這一頓粥要耗十萬兩銀子！煮好先恭呈御用，然後分別賞賜王功大臣，這不是喝粥，這是招搖，然而煮臘八粥的風俗深入民間至今弗輟。

31

由引文可觀北平的粥極具特色。除了可視為窮苦人冬季必備的糧食，也是一般北平人從早至晚皆可食的料理。也因個人口味上的區分，而製作成不同種類的粥料理。清代臘八時節，皇城內的內務機關花大筆經費煮臘八粥分賜大臣，食粥文化可說為梁實秋筆下北平冬季的象徵產物之一。

北平的冬季年節飲食除了粥之外，還有的就是餃子。此部份梁實秋在《雅舍小品》以及《雅舍談吃》皆有論及：

「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倒著。」這是北方鄉下的一句俗語。北平城裡的人不說這話。因為北平人過去不說餃子，都說煮餛飩，這也許是滿洲語。我到十四歲才知道煮餛飩就是餃子。北方人不論貴賤，都以餃子為美食。³²

前述引文的俗語主要描寫北方人以麵食為主，而包著各種餡料的餃子即為北方主食。煮餛飩為滿族語。北平為前清京城所在，因此在文化用語上仍遺有滿洲話。北平的冬季除了除夕夜吃餃子外，從初一到初三更是「頓頓煮餛飩」。梁實秋還談到除夕夜主餃子還在其中一隻放銀幣，誰吃到誰好運的年節娛樂。

³⁰ 梁實秋：〈北平年景〉《雅舍小品合訂本·續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157。

³¹ 同註1，頁148。

³² 同註1，頁150。



四、所營造的北平記憶

（一）親情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所要表現的，是其過往的經歷以及情感，以在故鄉北平的過往而言，兒時與父母親相處的時光，是其到暮年之時，仍舊難以忘懷的回憶，尤其是對於梁父的記憶：

我記得先君在世的時候，照例要到供應水產最為豐富的東單牌樓菜市採購青蛤，一買就是一麻袋，足足有幾十斤，幾乎一個人都提不動，運回來供我們大嚼。³³

引文透露出梁實秋父親對子女的疼愛。文中並未提及父親的為人處世、身材比例等各方面，但將父親形象化，呈現一個傳統舊社會老北京人，為了自己孩子們的口腹之慾，提著沉重的食材奔走身影，表達為人父的心意。

而讓梁實秋難忘的，除了上述之外，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書寫到讓其難忘的更是梁母所作的菜餚：

我從小最愛吃的一道菜，舊式冬筍炒肉絲，加一點韭黃木耳，臨起鍋澆一杓紹興酒，認為那是無上妙品—但是一定要我母親親自掌杓。³⁴

有一年，先君帶我們一家人到玉華臺午飯。滿滿的一桌，祖孫三代。所有拿手菜都吃過了。最後是一大鉢核桃酪，色香味俱佳，大家叫絕。先慈說：「好是好，但是依天要賣出多少鉢，需大量生產，所以只能做到這個樣子，改天我在家裡試用小鍋製作，給你們尝尝。」我們聽了大為雀躍。回到家裡就天天泥著她做。³⁵

梁母在梁實秋筆下的形象為傳統中國婦女，精通廚藝，連玉華臺餐館所做的佳餚也難不倒其。而梁實秋除了愛吃梁母做的冬筍炒肉絲，認為是無上妙品之外，梁母親自煮的薄銚兒粥，梁實秋吃了形容其「甘之如飴」³⁶。梁實秋除了藉由料理描繪母親嫻淑的形象外，更藉此一解思鄉之情。而母親對孩子的慈愛之情，更在一段舊往展現：

有一天，我們兩三個孩子偎在母親身邊閒話，我的小小弟弟不知怎麼的心血來潮，沒頭沒腦的冒出這樣的一段話：『媽，小炸丸子要多少錢一碟？』我們聽了轟然大笑，母親卻覺得一陣辛酸，立即派佣人到同和館買來一碟小炸丸子，我們兩三個孩子伸手抓食，每人分到十個左右，心滿意足。事隔七十多年，不能忘記那一回吃小炸丸子的滋味。³⁷

³³ 同註 1，頁 35。

³⁴ 同註 1，頁 127-128。

³⁵ 同註 1，頁 49。

³⁶ 同註 15。

³⁷ 同註 1，頁 182。



同和館離家不遠，常有機會在餐桌上，看見炸丸子等美食。但是因為家族人口多，分下來後，每人僅得兩三個，依舊無法解決對食物饑的慾望。因此，當小弟沒來由地冒出童言童語，引來母親的不捨。立刻請佣人買來，滿足孩子的需求。在母愛的呵護下，讓梁實秋一生，都無法忘記那道孺慕之情的滋味。

梁實秋幼時居住於傳統的大家庭中，更提及家中的食物，並非每個家族的人都能享用，仍是有輩分之分，長幼有序在一個大家族而言可以從吃早點約略可以看出：

我生長在北平，小時候的早餐幾乎永遠都是一套燒餅油條——不，叫油炸鬼，不叫油條。……在比較富裕的大庭家裡，只有作父親的才有資格偶然以餛飩、雞絲麵或羊肉餡包子作早點，只有作祖父母的才有資格常以燕窩湯、連子羹或哈什瑪之類作早點，像我們這些民族幼苗，便只有燒餅油條來果腹了。³⁸

家中輩份最小的孩童，每天早餐雖然僅有燒餅油條，且天天食用，但是在爾後梁實秋旅外求學之時，異俗的早點換成牛奶、火腿、麵包之後，梁實秋與其他羈旅之人一般，對燒餅油條的滋味懷念不已。縱使之後遷來臺灣，臺北仍有燒餅油條的店家，但無法與北平當時「大家庭」一起享用的美味相比。他懷念的是「在癡想時所想像的香」³⁹以及眾人一起分享的歡樂。長輩也並非不近人情的，梁實秋仍是有機會一嘗餐館的精緻早點：

我家胡同口有一個同和館，從前在當地還一點小名，早晨就賣混沌和羊肉餡和滷餡的小包子。餛飩做得不錯，湯清味厚，加上幾小塊雞血幾根豆苗。凡是飯館沒有不備一鍋高湯的，一碗餛飩舀上一勺高湯，就味道十足。後來味之素大行其道，誰還預備原湯？不過善品味的人，一嘗便知道是不是正味。⁴⁰

梁實秋用當時滋味濃厚的原湯，與如今大量使用味精相以對比。梁實秋除了描寫當時住家附近就有小有名氣的餐館外，也許也是為了彰顯出當時北平人的單純感，濃厚的人情味就如同原湯般，濃而不膩。

（二）今昔之比的感嘆及緬懷

北平的生活除了經濟尚可，可於餐館用餐之外，更多時候，梁實秋描寫的是城市人物的景象，這也許是當時代的北京人的集體記憶：

在北平懶婆娘自己不動手，可以到胡同口外蒸鍋鋪油鹽店之類的地方去定製。論斤賣。一斤麵大概可以烙不大不小四張。北方人貧苦，如果有兩張家常餅，配上一盤攤雞蛋（雞蛋要攤成直徑和餅一樣大的兩片），把蛋放在餅上，捲起來，雙手扶著，張開大嘴，左一口，右一口，中間再一口，那簡直是無與倫比的一頓豐盛大餐。⁴¹

上述梁實秋描寫當時的北平婦女除了忙碌於料理之外，也可有不一樣的選擇。北方人不

³⁸ 梁實秋：〈燒餅油條〉，《雅舍小品合訂本》三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210。

³⁹ 梁實秋：〈饑〉，《雅舍小品合訂本·三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頁128。

⁴⁰ 同註1，頁65-66。

⁴¹ 同註1，頁124。



如南方人富庶，天氣寒冷之時，又需大量食物禦寒情形下，利用容易有飽足感的麵粉類煎成餅皮，加上雞蛋，就是當時北平居民的大餐。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也寫出從當時至今，北平人成為北平市民後，仍然喜愛的豆類製品：

就是在北平，喝豆汁兒也是以北平城裏的人為限，城外鄉間沒有人喝豆汁兒，製作豆汁兒的原料是用以餵豬的。但是這種原料，加水熬煮，卻成了城裏人個個歡喜的食物。而且這與階級無關。賣力氣的苦哈哈，一臉漬泥兒，坐小板凳兒，圍著豆汁兒挑子，啃豆腐絲兒捲大餅，喝豆汁兒，就鹹菜兒，固然是自得其樂。府門頭兒的姑娘、哥兒們，不便在街頭巷尾公開露面，和窮苦平民混在一起喝豆汁兒，也會派底下人或是老媽子拿沙鍋去買回家裡，重新加熱大喝特喝。……自重離開北平，想念豆汁兒不能自己。⁴²

如同蕃薯是臺灣早期窮苦人家用以餵豬的原料一般，製作豆汁兒的原料也是北平城外人用以餵豬的材料。而城內人不論階級卻甚為喜愛。引文中描寫出豆汁兒熱賣的情形，下至靠力氣維生的勞苦階級，喝豆汁兒搭配其他食物，不修邊幅，仍是自得其樂。而上層的人民，雖不便露面，乃派底下的僱人購買，於自家享用。梁實秋除提及他充分想念豆汁兒的滋味外，也許他更懷念的是當時北平的情景。

梁實秋《雅舍談吃》大抵書寫北平的人事物，以此書創作時間而論，書中的事物據其書寫時間已久矣。而從梁實秋筆下記憶猶清晰。舊地事物對其意義之所在，他曾自言：「舊的事務之所以可愛：往往是因為它有內容，能喚起人的記憶。」⁴³梁文薈在書序中也提到：「現在的北平，不是從前的北平了。」⁴⁴也許是對人事已非，不復往昔有所感觸，梁實秋有感而發。

遷至臺灣之後，北平往日「一家三代，大小十幾口，再加上男女傭工六七人」⁴⁵的大家庭已不復見，而跟隨其來臺的女兒梁文薈，也因留學之後，長期旅居國外。大多日子為其伉儷兩相伴，寂寞之處約略可見：

過年須要在家鄉裡才有味道。羈旅淒涼，到了年下只有長吁短嘆的分兒，還能有半點歡樂的心情？而所謂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尚無雙親，下無兒女，只剩下伉儷一對，大眼瞪小眼，相敬如賓，還能製造什麼過年的氣氛，北平遠在天邊，徒縈夢想，童時過年風景，尚可回憶一二。⁴⁶

無論是《雅舍小品》或者是《雅舍談吃》，梁實秋筆下所常描寫的過年節闔家歡樂的氛圍。舊時北平過節的氣氛更為濃厚，《雅舍小品》中更有許多篇章描寫北平農曆春年的情景，舉凡〈北平年景〉、〈正月十二〉、〈爆竹〉、〈過年〉、〈對聯〉、〈北平的冬天〉等，無不描寫年節街上孩童放鞭炮、家戶煮餚餚的熱鬧之感。對照北平冬季的寒冷，北平濃

⁴² 同註 1，頁 62。

⁴³ 梁實秋：〈舊〉，《雅舍小品合訂本》初集（臺北：正中書局，2008 年 4 月），頁 4。

⁴⁴ 同註 1，頁 13。

⁴⁵ 同註 4。

⁴⁶ 同註 4，頁 156。



厚的鄉土之情其給梁實秋的感覺更甚溫暖。而反觀如今梁實秋與程季淑兩者相伴，幼時的回憶，更顯珍貴。

五、結論

梁實秋用文字以及文化記憶去描繪老北平這座北平人的集體記憶。梁實秋在序中提到「人吃，是為了活著；人活著，不是為了吃。」⁴⁷在其認知，吃永遠不是個重要角色，會對飲食如此了解，從而表現在作品中，可說是因緣際會，也可歸功於父親以及母親在其早年時期給他的印象，還有的就是由於父親的關係得以在北平這個飲食、文化悠久的城市藉由享用美食到處瀏覽，使其對老北平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得以在多年後去書寫北平人物、城市的風貌。

梁實秋藉由飲食描繪出北平餐館林立的情景，並描寫出當時代胡同文化的繁榮，以及舊時代北平街道的淳樸之感。而北平因應著四季的變化，而有不同飲食習慣，也顯現出身為三代古都因應環境變化的韌性。在書中更透露出他對家鄉跟故人的思念，但也因他有著文人的風範，不輕易將傷悲的情緒擴大渲染，而是用樸實幽默的口吻，去描寫今非昔比之感。

藉由《雅舍談吃》筆下的北平，也許我們能更加體會身為文化古都，民國初年當時的文人如何因應時代的變遷而保有自我，並且能在之後重現老北平的風情，也藉以感念對家鄉及故人之思。

⁴⁷ 同註 1，頁 4。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10月。
- 林品石註譯：《呂氏春秋今註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6。
- 梁實秋：《雅舍小品合訂本》，臺北：正中書局，2008年4月。
- 梁實秋：《雅舍談吃》，臺北：九歌出版社，2010年5月。
- 梁實秋：《槐園夢憶》，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6年2月。
- 梁實秋等著：《文學的北平》，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6月。
- 陳宗蕃：《燕都叢考》，臺北：古寧書屋，1969。
- 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9月。



Theory of the Peking images in the “recollections of a gourmet”, Shih-chiu, Liang

Chen, Zih-hua*

Abstract

In the “recollections of a gourmet”, Shih-chiu, Liang memoried of his past life with diet in Beijing. Through a series of writing of people and objects in Beijing, he showed the feelings of Nostalgia. Both of old shops and streets in Beijing, Shih-chiu, Liang used the symbol using in his writing. And not only recording of his hometown, but also showing the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of knowledge in Beijing. In addition, he combined with seasonal special food culture, presented to the special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in Beijing. However, Shih-chiu, Liang is focused on the love of homeland. And to emphasize is the share of time to get along with relatives, and he enjoy the friendliness of the people of Beijing .Beijing residents share common memory, so Liang tremendous sigh and remember.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bove said, trying to describ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collections of a gourmet”.

Keyword: Shih-chiu, Liang, recollections of a gourmet, Peking, images, semiotics

* Th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Soochow University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第 十 九 期

編輯者／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東吳大學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電話：(02) 2881-9471 轉 6074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九月出版

ISSN 2075-0404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ine

No.19

CONTENTS

September 2012

- "Kun" in *Shan Hai Ching* and *Tsu Tzu*
.....Yang, Shu-wei.....1
- Research on the speaking skills in "*Shiji*"
..... Wu, Pei-shan.....13
-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Dong Wu in Lu Ji's *Comments on the Perishing of Dong Wu*
..... Chen, Jyun-Wei39
- T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stituents of the Dissyllabic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In The Illustrated Sutra of the
One Hundred Parables.....Chung, Che-Yu.....59
- Taiwan Poetry on Yushan Mountain in Ching Dynasty
–Meng-Lin Chen's *Ode to Yushan* and *On Gazing at Yushan* centered
.....Liu, Jih-ching.....85
- Theory of the Peking images in the "recollections of a gourmet", Shih-chiu,
Liang.....Chen, Zih-hua.....103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